

CAG40/01



作 者 象





手 蹟

統一書号：10019 · 1213

定 价： 0.89 元

## 目 次

党生活者 (李克异译 适夷校).....	1
短篇小说 (舒畅译).....	83
回家过节.....	85
小点心铺.....	90
腊月.....	98
父亲病危.....	106
杀人的狗.....	110
贴在墙上的照片.....	114
单身监房.....	123
信.....	142
糖球斗争.....	145
母亲们.....	150
创伤.....	162
爸爸回来.....	165
评论 (舒畅译).....	169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	171
年谱.....	175
我的方针书.....	177
墙头小说和“短”短篇小说.....	184
小说写作法.....	188



我推荐的書和想讀的書.....	200
写給北海道同志的信.....	202
“組織活动”和“創作方法”的辯証法.....	208
把我們的文章写得更簡單更切实些.....	210
关于“必須明确地掌握政治”的問題.....	213
書信 .....	235
五 致田口瀧子（舒暢譯）.....	237
九 致田口瀧子（申非譯）.....	239
三八 致斋藤次郎（舒暢譯）.....	241
四四 致藏原惟人（申非譯）.....	245
五五 致佐藤績（舒暢譯）.....	248
七五 致田口瀧子（舒暢譯）.....	250
八一 致村山筹子（舒暢譯）.....	253
八七 致斋藤次郎（舒暢譯）.....	255
九三 致鹿地亘（舒暢譯）.....	257
九八 致田边耕一郎（舒暢譯）.....	260
一〇一 致日本无产階級作家同盟办事处（舒暢譯）.....	263
一一一 致志賀直哉（刘仲平譯）.....	266
一一二 致村山筹子（舒暢譯）.....	269
一一七 致中野重治（舒暢譯）.....	273
一二〇 致壶井荣（舒暢譯）.....	277
一三八 致若林艳子（刘仲平譯）.....	280
一四八 致小林三吾（刘仲平譯）.....	282

# 党生活者



“党生活者”这篇小說在作者死后发表于1933年“中央公論”四、五月号，当时因怕遭到反动政府禁止，書名改用“轉換时代”。譯文根据1953年青木文庫本譯出。

在洗脸室洗手的时候，恰好看见第二车间的工人们从窗下走过，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杂乱的草鞋和皮鞋的脚步声，混合着大声谈话的声音。

“还没有回去吗？”

这时候，须山从后边走过来对我说。他是第二车间的。我转过涂满肥皂沫的脸，皱了一皱眉头。——因为我早就和须山约好：不要在放工的时候一块回去，恐怕被别人看见，万一以后出了什么事，就会互相牵连。可是须山常常破约。他还亲切地笑着说：“别发这么大的脾气呀！”须山完全是一个明朗可爱、令人没法讨厌的人，在这种时候我也只好苦笑。但是在现在这样严重的时期，我就只能给他难看的脸色。而且今天他还要领新会员到一个点心铺里去呢……可是，我忽然发现须山的脸上不是平时的调皮样子，立刻感到了只有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人才会有的那种预感，——“好，马上就走。”我说着，急忙洗完了脸。

须山见我已經明白了，立刻换了腔调，在我身后说：“喝杯麒麟啤酒去吧！”这虽是须山平常说话的口气，可是我立刻觉得，那声调有些不正常。

出了工厂，须山走在前边，离开我三四丈远。从工厂到电



道的路，是很狹窄的小道，一边是高架电車的路基，一边是商店房子。在第二根电杆那兒，站着一个人便衣特务，正往这边望，却故意做出好象并不往这边望的彆扭样子。我立刻跟后边过来的五六个人走在一起，一边說着話，一边提高警惕，用左眼角留意那个特务。那特务完全是被每天的例行公事弄得昏头昏脑的样子，显出对一切都无所谓疲倦的神气。近来，他們每天都在監視上工下工的工人。須山故意跟他开玩笑，走过他身边的時候，慢騰騰地迈开八字步，我看出他的意思，觉得好笑。

到了电車道上行人杂乱的地方，我追上了須山。他擦着鼻子，装做随便的样子，向周围望了一望，說：

“事情有点奇怪……”

我看着須山的嘴。

“上田跟‘鬍子’断了联系啦……”

“什么时候？”我問。

“昨天。”

我虽然明知道“鬍子”是一个沒有必要准备“預备綫”<sup>①</sup>的人，但也問了一句：

“有‘預备’沒有？”

“据說是有的。”

从他的話里知道，因为昨天的联系有特別重要的事，如果延迟了一天，就会出很大的岔子。上田和“鬍子”約定在S川、M街和A桥三个电車站之間的街头上会見，这是前天他們两人从那里走过的时候約定的。但是“鬍子”說：“如果万一出点事就不好办了，”

---

① 地下工作者为了准确取得联系，防备万一发生事故以致断了联系，往往在决定了一个正式会面地点和時間以外，事先再規定一个預备的地点和時間。在正式地点和時間里不能取得联系时，就到預备的地点去接头。

因此在走过大街时又約定了一个他認為安全的咖啡館，說：如果在街头上碰不見，二十分鐘之后就到那家咖啡館去。这在“鬍子”是很少有的事。据說在分手的时候，两个人还互相对准了表。这个被叫做“鬍子”的同志，是我們最上級机关的一个重要联络員，一直到目前为止，在近千次的联络中（全部是在街头会面的），仅仅迟到过两次。做我們这种工作当然應該如此，但象他这样的人毕竟不多。而在这两次中，有一次是因为双方都搞錯了，他还是在正确的鐘点去的。另一次是因为到了約定的那天下午，他不知道他的表出了毛病。別人有一次沒来，还不要紧；可是“鬍子”沒来，又沒到預备地点去，这对我們完全是不可相信的。

“今天怎样？”

“嗯，說是再到昨天約定的地方去一次。”

“几点？”

“七点——七点二十分到咖啡館。我看这情况，总不能放心，所以我已經約定八点半再和上田見一次面。”

我計算一下今晚上的時間：

“那么，你和我在九点見一次面吧！”

我們定好地点以后就分手了。临走的时候，須山說：“要是‘鬍子’被捕了，我就自首去！”这当然是說笑話，但說得好象真的一样。我罵了他一声“混蛋！”不过却很了解他这样說的心情。——“鬍子”在我們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是我們的依靠，如果說“鬍子”是我們的灯塔，也并不夸张。事实上，如果沒有了“鬍子”，首先，从第二天起，我們就不知道怎样进行工作。当然，工作总还是要进行的。我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他最好不要被捕！



路上，走过一个小食品店，我买了一盒森永牛奶糖，带着回去。我的房东家的男孩子，正和邻近的孩子们一起站在一架自动出糖的机器前边。往机器里扔进一个铜子，一按把手，机器里就会有球跳进棒球垒里，球跳进不同的垒里，从球垒下面的小洞也就落下来不同的糖果。最近，这种机器非常流行。在街上，每架机器前边都围着一大群孩子。每个孩子为了花一个铜子也许能得到比一个铜子更多的东西，都睁大着眼睛，用力地歪着嘴，去按那个把手。

我把衣袋弄得嘩啦嘩啦地响，掏出两枚铜子给了房东家的孩子。孩子先是往回缩手，接着马上显出了满脸高兴。大概这孩子一直都是站在后边看别的孩子玩。我把刚买来的牛奶糖也塞进孩子的衣袋里，就回家来了。

我必须要在八点以前把今天工厂里发生的事写成稿子，才能赶得上在明天散布的传单上用。在八点钟和 S 见面的时候，就得把稿子交给他。我从壁橱里取出装着各种文件的皮包，打开了锁。——仓田工厂本来是只有二百个工人的金属工厂，从战争<sup>①</sup>开始以来，已经招了六百个临时工。我和须山、伊藤（一个女同志）就是在那个时候拿了别人的履历书打进工厂里去的。原来只有二百个正式工人的厂却招了六百个临时工，可见突然增加了多少活儿。战争一开始，仓田工厂就停止了原来制造电线的的工作，开始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和飞机外壳。最近，因为这宗活儿告一段落，似乎工厂正在打算从六百个临时工中裁去四百个人。因此，这些天来，厂里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大家嚷着

---

① 指 1931 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

“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又說：“在工厂里，認為临时工本来沒有什麼裁不裁，現在反而比当初講好的期限超过了半个多月啦！”事实是，虽然比当初講好的多干了半个多月，但因为全都是急件，这期間干的活兒簡直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女工們从早晨八点起，一直干到晚上九点才下工，只不过挣一元零八分錢。从晚上六点干到九点，一点鐘是八分錢，因为吃晚飯占去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厂里就要从夜班工資里扣去两分錢或三分錢（还因此特別作了計算）。吃晚飯的时候，我說：“工厂大概以为工人不吃飯也能干活的吧！”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一个临时工接上来說：“啊，一点不錯！”这句话說得很俏皮，惹得大家都笑起来了。厂里每天发工資的时候，把将近四百个女工每个人应領工資的八分錢零头，分別发給一枚五分錢的銅子和三枚一分錢的銅子。这样一个一个地往下发，可实在太費事了。六点下班，就得等到七点。“真他媽討厭！就給一毛錢該多省事啊！要不就我們少要点，給五分錢算啦！”大家排在队里焦躁地嚷嚷着。“我們可想不透这些守財奴的牛脾气！”

这时候，厂里又传出了这样的风声：在裁临时工的时候，工厂准备給每人发十块錢。虽然当初講妥，因为是临时工，不給額外錢，大概因为大家干活兒干得很好，所以才給这笔錢。——这话到底有多么可靠？因为大家一离开这里，总得有一个时期找不到活兒干，也就半信半疑地指望起来了。但是大家沒想到連吃晚飯的时间都要扣几分錢，为了把一分錢的銅子三个一堆地摆起来，讓几百个工人白白等上一个鐘头，象这样的厂，能够給六百个工人每人十块錢（十块大洋啊！）嗎？制造这种謠言，显然暗藏着工厂当局的策略。这是为了防止在裁人以前，工人发生波动，最后用这一手来愚弄人罢了。



因为今天厂里大家都为这件事紛紛議論，我打算把它写在准备明天散到厂里去的传单上。在前天散进去的传单上，就因为反映了大前天工人们都在談論的、要求縮短发工資的时间的事（虽然是这么一点小事），在工人中間得到了很大的好評。我盘腿坐在矮桌前边，写了起来。

过了一会兒，楼下的大媽上楼来了。她对我說：“謝謝您刚才給孩子的东西！”她做着我从沒見过的笑容道了謝，又下去了。做我們这种工作的人，就是在无关重要的小事上，也得注意使自己跟平常人一样。要竭力避免叫同住的人覺得你特別，怀疑你是干什么的。現在正在獄里斗争的 H 同志，为了在比我们严重得多的追捕中活动——甚至他的照片都被张挂在飯館、咖啡店、理发店和澡堂里，有一次他还請同住的人们一起到“帝国劇場”去看戏呢。我們还得学会和普通人說些毫无意义的閑話，学会应酬人。在这类事情上，我是最不行的，常常覺得毫无办法。最近，总多少有些习惯了……

“没什么，那么一点东西，……”我对大媽說，說完了就滿臉通紅，实在不高明。

虽然不过是写两张到两张半稿紙的事情，但是，白天干了一天活兒，一回来坐下就写，的确不很輕松。好容易写完了这篇揭露十块钱津貼的真相的稿子，已經过了七点。这中間，还拿手巾擦了多少次臉。写稿子，就是令人出汗。写完了，把稿子装进信封里，在封皮上随便写了个女人的名字，装做一封情書的样子。七点四十分出去，对楼下的大媽說：“出去散一会兒步。”本来老是沉默着的大媽，这回却看着我說：“您請吧。”果然效果很好，我苦笑着走进黑地里。以前，有一次象往常一样正要出門的时候，

大媽對我說：“怎么总是往外头跑！”我吃了一惊，事实是每天晚上都出去，难免叫人疑心的。我心里扑登一下，勉强微笑着說：“可是，那个……”这时候大媽也笑了一笑說：“因为是青年人吧？”我这才知道，大媽說的原来不是那个意思，心里才鎮定下来了。

八点鐘見面的地点，是在电車道上一条小胡同里有許多小工厂的地方。这条路上，商店里的人和前額上披着絡头发的工人們是很多的。我一向尽可能使自己的服装适应我所去的地方，虽然不能做得很充分，但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我們为了避免随时被当做行迹可疑的人遇到訊問，就得穿着整齐的服装。然而，在今天这样的地方，晚上八点鐘的时候，穿上洋服甚至拿着手杖，那是反而使人看了刺眼的。我現在是穿了一件干净的和服，随随便便扎了一条带子，連帽子也沒戴就出来了。

在笔直的道路，看見喜欢摆动右肩膀的 S 从对面走过来了，他認出了我，就繞到一家商店的櫥窗前，然后若无其事地拐进小路边去了。我跟在他身后，也同样拐了一个弯，然后到一个拐角上，两人就并肩走在一起。

S 听我报告了前天散传单以后的工厂里的情况，又問了各个細节以后，他說：

“从工厂大家关心的事件出发，提出問題，固然是好的，——但是，如何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問題来，这一点是不够的。”

我吃了一惊，看看 S 的脸。我想，他說得实在不錯。我現在仅仅满足于对传单的好評，可是忘記了應該从更高的角度上去看。S 繼續說：

“所以，这只是追隨在群众自发情緒的后边。为了使他們能够从日常生活的不滿达到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質，这需要特

殊的、有計劃的、頗为專門的努力。——叫大家明白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他說，为了糾正过去在传单上出現的那种公式化的、抽象的反战宣传，現在却又相反的犯了把問題局限在經濟要求上的錯誤。正因为这种右傾的偏向而做了群众的尾巴，我們的传单才会在群众中发生了好印象。所以对于这种所謂“好印象”，仍然有慎重考虑的必要。——我們一边走着，一边談論着。

“这种做法，正象用木棍来接竹子，没有什么用处的。这是倒退！直到現在，我們好象是戴着眼罩的馬，看見的只是事物的一个一个的片面。”

走了一会兒，我們进了咖啡店。

“給你一封情書！”

說着，我把稿子放在桌子下边的橫板上。——S用鼻音哼着歌曲，一边留意着女侍，一边把稿子塞进衣袋里。接着，他問：

“你那方面和‘鬍子’（他摸着鼻子下边）沒接上头嗎？”

我把今天工厂下班时从須山那里听到的話告訴了他。他故意用鼻子哼着歌曲，眼睛里却集中了注意，听着我的話，这是他的习惯。

“我那边約定的是昨天六点，也断了。”

听了这話，我心里騷乱起来了。

“是被捕了嗎？……”我說，心里却希望能听他說一个“不”字。

“嗯，——”S想了想說，“本来是个小心謹慎的人啊……”

我們商量一下怎样接上“鬍子”那边的关系，又商量了明天早晨怎样把传单送进去，以后，就分手了。

九点鐘，会見了須山，一看他的脸色就明白了。然而，这并

不是說已經完全絕望了。跟須山商量了一些可能的办法，繼續去調查“鬍子”的消息。馬上就分別了。

我們規定：因為路上危險，除了在自己住處附近的聯絡，一過九點半就不進行工作。——我離開須山，一個人往回走。“鬍子”的事情，意外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不知什麼緣故，一邊走着，一邊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膝頭髮軟，呼吸很費力。——在普通的境遇里生活着的人，也許會以為我這時候的心境，有幾分誇張。然而，我們是與外部完全隔斷了關係，和個人的長期的朋友也都沒有來往的人；就是去洗一次澡，也不敢粗心大意，萬一被捕了，至少也得住上六、七年；我們這樣的人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同志。如果有一個同志被奪去了，就會感到彼此之間互相聯系的深厚的同志的感情。假使這是一個經常指導我們的同志，這種感覺就更深了。——以前，在一個反動工會里作為反對派進行合法活動的時候，即使發生同樣的事，也沒有這樣深的感覺。當然，那時候還有各種各樣的日常生活，沖淡了這種感覺。

太田正在我的住處等着。——我的住處，對誰也沒有告訴過。經過上級同意，只能讓一個人（就是太田）知道。這是因為在倉田工廠進行工作，很有必要規定一個經常和我聯系的專人；只在外邊見面，一發生緊急的情況就來不及了，也不可能充分地討論各種問題。

太田是為了明天的傳單的事情來的。我把和S方才商量好了的辦法告訴他，讓他明天早晨七點到T車站的高架電車候車室去，S會到那里去，把傳單親手交給他。

辦完了正事，我們稍稍閑談了一會兒。我笑着說：“怎麼樣？”



閑扯一會兒？”太田笑了起來，說：“你这心爱的玩艺兒又來了。”平常，差不多每一次辦完了事，我总是很有兴致地說“閑扯一會兒吧？”現在這就成了我的“心爱的玩艺兒”了。为什么我这样爱好閑談呢？最近，我才发现了这个原因。——我們为了工作，几乎是天天都和同志見面。这种时候，即使是在咖啡館里也得尽量地放低嗓子，不說廢話，只談工作。談完了，立刻离开那个地方，越快越好，各自走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当然，由于这样的日常生活的情况，我已經清算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习惯。但是正象长期住在拘留所里的人，有时候簡直象一种突发性的疾病似的，不能忍耐地想吃些“好吃的东西”；大概是生活單調的緣故吧，和同志們在一起的时候，就喜欢閑談一會兒。过着普通生活的太田——这个可以常常在啤酒店里暢飲啤酒的人，对于我的这种心情，只認為不过是我过去散漫性格的反映，他是不能理解的。有时候他很“残酷”地（！）一句閑話也不說就走了。

太田扯了一會兒厂里許多女工的事，回去了。他不知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許多女工們的事，实在可惊。

“女工們的恋爱，跟資产階級小姐們那套膩胃的形式主义不同，她們就是直接而具体的！”太田說。

“直接而具体的”，这話很可笑，我們就大笑了一陣……

## 二

因为散了一次公开用党署名的传单，仓田工厂早晚上工下工的时候就立刻紧张起来了。正当战争时期，制造的是战争物

資，这使得工厂当局狼狽起来了。有一天早晨，在我旁边做工的一个女工，嚷着跑进来。原来工厂大門旁边，有一座仓库，仓库的門什么时候都是开着的，里面黑洞洞的。这女工那天和平常一样，从那里走过，忽然看見有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家伙，在角落里蠕动着。后来才知道，这家伙就是守卫。从这些事上，也可以看出那些家伙正多么慌张。

战争一开始，工厂里年轻的工人不断地被征去入伍。同时，軍需品的制造却急剧地增加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有的工厂都不得不大量雇进新工人。以前，就是雇一个工人，也要經過严格的調查，而且还得有保。战争开始以后，他們就不可能这样办了，我們也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当然在这时候雇进来的工人，是临时工，在所謂“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之下，大量使用临时工，就可以把全体工人的工資降低。可是对于工厂，有利必有害，就不得不无耻地弄来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家伙，来偷偷地監視工人們。

黑衣服之类倒沒有多大关系，埋伏着等待我的，却是穿西服的特务。我的照片正传散在各警察局里，我虽然化装了一下，但是也不能大意。——有一个同志，只因为警察局里有一张他十三年前的照片，就被一次也沒見过的特务逮住了。有些同志劝我完全“轉入地下去”，我沒有那么办。根据經驗，在工厂以外进行組織工作，的确要增加百倍困难，还收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也可以这么說。我們所說的“轉入地下”，当然不是隱居起来的意思；也不单是把身体隱藏起来，或是逃跑的意思，——不了解的人或許会这样想的。如果“轉入地下”，就是指以上所說的意思，那倒不如老老实实讓他們捉去，呆在拘留所里要痛快得多。所謂轉入地下，是为了隔絕敌

人的攻击，去进行更大胆的而且更坚决的斗争。——当然，为了工作和其他的方便，我们最希望的是进行“合法”的斗争，所以我常常对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持我们的“合法性”。从这意义上看来，所谓“转入地下”并不是正确的说法，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他们要我们转入地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冒着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危险，一早一晚防备着穿西服的特务，实在伤脑筋。最近倒还好，站在那里的老是同一个面孔的特务；要是远远看来好象换了另外一张脸的时候，我就得把步子放慢，把帽舌子拉低一点，在走到他身边以前，搞清楚是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张脸。过了这一道关，其次就是门卫老爷的检阅。为了让拿传单进去的人不被他们逮住，太田总是叫女同志带传单。照太田的说法就是：“只有放在女人肚脐下边的地方最安全。”那些家伙好象还没有无耻到连那里都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打开工服箱，发现里边放上了传单；一刹那，波浪似的感情刷的一下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在我旁边做活的女工，正在读着传单，象个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把小指头放在头发里搔着。一看见我，她就问：

“这是真的吗？”她是指的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简直是真得很呀。”

那女工就说：

“真可恶！”

工厂里，大家已经把我当做“好象是那种人”了。我不管有没有传单散进去，只要听见大家谈论厂里的事，也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总是积极地插进嘴去，注意把大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我必須經常取得群众的信任，使他們相信，在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我总是能够站到大家前头的。因此我們必須永远站在群众的前头，爭取大多数的群众在我們的周围。以前，在工厂里，总是采取偷偷地个别吸收的关门主义的方法，后来，在实践中証明了，这种作法，到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使我們的运动成为群众性的运动。

在开工以前还有一点時間，我正想到大家围成一团說着話的工作枱那兒去，工头跑进来了。

“誰有傳單的，拿出來！”

大家都無意識地把傳單藏起來。

“藏起來，可沒好處……”

工頭對我身旁的那個女工說：

“你，拿出來！”

女工順從地從帶子里把傳單拿出來了。

“哪有象你這樣的家伙！把這種危險的東西，當寶貝似的藏着！”工頭說着，苦笑了。

“可是，廠里干的也太厲害了呀，大叔！”

“所以羅——傳單就不是好東西呀！”

“是嗎？照你那麼說，不干的時候，真能給十塊錢津貼了？”

這把工頭難住了。

“我哪里知道？你問廠里去！”

“有一次你不是也那樣說過嗎！嗨，可見傳單上說的是真話！”

女工的話，引得車間里的人全笑起來了。

“好呀，說得對！”不知是誰說了這樣的話。

工頭滿臉通紅，慌忙擦擦鼻子，說不出話，氣沖沖地走出去了。——我們第三工房的人，在后邊大聲地哄了起來。事情很



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也忘了去向别人要传单就出去了。

这一天，开工还不到一个钟头的时候，听说太田从工厂里被捆走了。大概是送传单的事被他们发现了。

最着急的是太田知道我的住址。

以前，他说过：如果出了事，他一定坚持三天。当我问他：三天是怎样估计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的。那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坚持三天就好象成了规律似的。当时，我记得还和他说了几句笑话，可是我忽然感到，太田好象有些软弱的地方。当我听说太田被捕了的时候，来到我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我认识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可是他还是若无其事地住在老地方不动。我和别人都叫他立刻转移，但他认为这是大惊小怪。不出所料，就在第五天上，他的住处被袭击了，他从窗子跳出来，可是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又在半路上逃走，把他脱得光光的逮走了。到了拘留所里，一眼看见先前被捕的那个人，他就怒骂着：“混蛋，没用的家伙！”可是，据说那人倒想对他说：“你才是没用的家伙呢！”——那意思是说：既然我已经被捕了，为什么你还糊里糊涂地住在那里不走呢！以后，那个同志出来的时候，我们对他说：“我们不是没对你说过，明明知道危险，还是麻痹大意，结果果然被捕了，这是组织纪律的问题！”他反过来说：“那是因为那个家伙（先被捕的那个）说出来了。只要在警察面前吐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的问题呢！”事实上，这个同志本人在审讯的时候，真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同志从来没想到自己嘴里会说出什么，因而也就没想到别人会说，所以就糊里糊涂地住在那里不走。这时候，我比谁都感觉到他的话是刺到了我的痛处。我叫人转移住址，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

三、四天后就会說出那个住址来的。这是和布尔什維克完全无緣的态度。——这是常識。从此以后，我們就把那个同志的态度当作模范来要求我們自己。可是，現在对这个不太可靠的太田，我却不能象在上面所說的那样照常守在自己的家里不动。我必須立刻搬家。

但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住址。曾經有一个优秀的同志，讓七个人知道了自己的住处，經常出入。其中不完全是同志，也有“同情者”。結果这个同志的住处被袭击了。我們必須时刻記住：我們是处在号称世界第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工作的。

幸而太田并不認識須山和伊藤芳。我曾經打算：为了工作的便利，把我們所信任的两个好同志介紹給太田，然而考虑到以后的事情，就沒有这样做。第一，为了在一定限度上防备发生事情的时候遭受牽連；同时我也考虑到，認為誰都是自己人就随便信任人，这是一种危险的方便主义。

工厂放工的时候，我和須山、伊藤芳一道在一家点心舖里匆忙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我馬上(今晚)搬家；在情况沒有弄清楚以前，暂时不去上工，只和留在厂里的同志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再决定第二步、第三步的做法。有很多同志曾經在“今天大概还不要紧吧，”“多半不会出这样的事，”这两句話上，出了毛病。以上三件事情作为工厂支部的決議，叫我必須执行。須山从刚領来的一天的工資里，拿出八毛錢，伊藤芳拿出五毛，都給了我。

須山照他一貫的脾气，不知想到了什么，問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sup>①</sup>的話。我笑了一笑說：你又想起你的典故来了！从他的話

---

① 神田伯山是一个說書的名艺人，后来就成为日本的說書艺人的通称。

里知道，神田伯山說过，不管在什么时候，腰带里总得带上一百块現金，不論有什么事都不花掉，(到死为止)带着这笔錢。他認為一个人說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遇見突然的灾难，如果在这种时候，因为手里沒有錢而受到男子所不应受的意外的耻辱，那簡直是非常之不得了的事！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因为手里沒有錢，动不了身被捕了，那就等于是对階級事业不忠实！”

这样說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們也得学习这种經驗教訓！”我和伊藤芳說：須山的脑袋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典故，正象一本貼报簿一样。大家都笑起来了。

我很大意地拐过了往寓所去的小胡同口。不过也許还不能說是我的大意，因为，首先，我沒有想到太田会这样快就把我的住处說出去了。我发现二樓上我的屋子里有灯光！我陡然地站住，并且直觉地感到屋子里好象还不只是一个人的样子。毫无疑问是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还有不少东西得拿出来，也有明天就要用的东西。然而，我知道这个“可是”是不行的，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沒有馬上可去的地方。过去的流浪生活，几乎把所有認識的人家都利用过了，那些地方都不能再去第二次。現在，首先我得立刻离开这个地区。走到电車路上，我向四周围打量了一下，叫了一輛出租小汽車，并沒有一定的地方可去，就說：

“到S街，两毛錢！”

这时候，我才忽然注意到，我刚从工厂回来，沒有換过服装，跟这小汽車很不相称。——坐在車上想，仍然想不出可去的地方，心里非常焦急。只有一个女人，曾經为我設法找过一两次躲

避的地方。如果去求她，一定会帮助我的。这女人在一家小公司里做事，借住在一家商店的三楼上。她对左翼运动是同情的，但并不积极地参加什么工作。我虽然知道这女人的住处，但是到一个独身女人那里去是很不合适的；从前有事的时候，我总是挂一个电话到她的公司里去。可是现在我只剩下这女人的地方可去，那就不能考虑得太多了。我在S街下了汽车，决定到她那里去，就上了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里坐下，两手放在膝盖上，做着无意的样子把电车里的人看了一遍，幸而看来没有“可疑的人物”。我旁边坐着一个好象银行行员似的穿西服的人，正在看着“东京朝日新闻”。一眼望去，看见在第二版当中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的赤色分子”的标题。望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这时候，我开始感觉到电车走得太慢了，有一种坐立不安的心境。

为了小心，在前两站就下了电车，走进一条小胡同里，拐了几个弯，向那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又是走的小道，有点迷路了。那商店门口，有一个老头儿露出了贴着膏药的肩膀，在用手拍打。我问他：楼上的笠原在家吗？他看着我的脸没作声。我又大声地问了一句。他这才向着隔一道纸门的茶室那边说了一句什么话。有一个人从门上的玻璃里往这边看着，从里边用狐疑的口气说了一句：

“啊，出去啦！”

我为难起来了。问什么时候回来呢，回答说不知道。大概是看我的样子(服装)有点怪吧？我在那里站了一下，没有办法，只好说：“我九点的时候再来吧。”就走了出来。望一望三楼，没有灯光。我真有点丧气了。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看了看書，又在摆棋摊的地方看了一会兒，又到咖啡店坐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鐘头，又回到那里去，拐过弯，望見三楼的窗子明亮了。

我对笠原简单地說明了情况，問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凡是她所知道的地方，都是我住过的。公司里虽然有三两个女朋友，可是她們对于革命运动都完全无知，“而且还都是单身女子”。笠原低着脑袋不断地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出个地方来。一看表，已經快十点了。十点以后在外边乱跑是最危险的，我又是穿了这么一身工服，更多一层危险。如果是女朋友，那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想办法的，“可是你是个男子，那可沒有办法了。”笠原笑着說。我也沒有办法了。为了不使自己被捕，就只剩下一条道路，但要把这話說出口来，是需要勇气的。

“在你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說了出来。結巴着，臉都脹紅了。——看来有些太大胆，可是实在沒有法子了。

“……………”

笠原立刻睜大眼睛看一看我的臉，咽了一口气，臉上也脹紅了。她好象有点慌亂的样子，忽然把坐着的时候一直伸出去的两腿縮回去，跪着坐了。

过了一会，她下定决心，到楼下去預先告訴了一声，說是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兒住一晚。說是哥哥，想来也有点可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着很整洁的洋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怎么忽然来了一个穿工人服的哥哥！楼下的老太婆什么話也沒說，从上到下打量着孩子气的笠原。笠原的臉上禁不住显得紧张了。对于一个普通的女人，留一个男子在家里过夜，确实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这样一决定，两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自然，話也說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鉛筆和紙，在鋪席上伏下身子，訂立明天的計劃：立刻派人接替太田的工作，把太田被捕的消息写在传单上告訴仓田工厂的全体工人等等。我用鉛筆很快地写着稿子。我忽然想到，女人自己是不会說出要睡覺的。于是，我問她：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

“大概都在这个时候……”

“那么，睡吧！我的工作也完了。”

我站起身来，打着呵欠。

只有一条垫褥，她要把盖被拿給我，我拒絕了，单盖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灭了电灯以后，听見她走到角落里去，好象是在那兒換睡衣。

自从离开家庭，一直在到处流浪，象这样子睡覺已經习惯了，一躺下就能睡着。可是，住在一个单身女人的屋子里却还是第一次，任怎么也睡不好。我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就醒了，这样地，一連醒来几次。总是梦见被人在后边追赶着。做梦，大抵都是这样的，被人追着逃不脫了，心里一着急，啊哟一声，就醒过来了。勉强把自己鎮定下来，半边脑袋十分鈍重。我好象觉得沒有睡着过，不知翻了多少次身。——可是笠原好象一整夜都沒有翻一次身，我沒有听見她动过身子。我知道她是早准备一夜不睡的。

不过，我至少是睡了一会兒，睜开眼睛的时候，笠原的被子已經叠好了，她不在屋里，也許到楼下做飯去了。过了一会兒，笠原踏响着楼梯走上楼来。她問：“睡得好嗎？”“啊。”我不好意思地回答了。

笠原上班去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出来。楼下的老太婆正在

厨房里干活，看见了我們，就住了手，在后边目送着我們。

走到外边，笠原好象要把昨晚上一夜的驚扭一下子吐出来似的，大声地透了一口气：

“啊——啊——”

又輕輕地罵了一声：“賊老婆子！”

### 三

这天晚上和 S 見面的时候，对他說了昨晚的事。他說，这很糟糕，就給我筹备了租房子的錢。我已經找到了房子，等須山和伊藤給我弄到家具，立刻就可以搬进去。起初，决定不了仍住在仓田工厂这个地区里究竟好不好。在同一个地区里，相当危险，可是住别的地区，交通費就发生困难。住到别的地区去当然要好一些，不过，我想警察也許認为我已经逃到别的地区去了，出于他們的意料之外，仍然住在原地区也并不坏。曾經有过这样的事，一个現在已經到苏联去了的同志，当他听說有的同志用这种战术来工作，为了在江东活动，故意放出經常出沒于城西的风声。他就說：这种方法很笨，如果是我，要在江东活动，就要造出在江东活动的风声。——这地区的特务們还没有認識我的真面目，加上不在工厂做工了，从經濟条件說来，也是决定住在这地区里好些。

租房子条件較好的，是在小商人家庭的楼上，房东要是一对老夫妇就更好。这种人跟我們的工作离得很远，对于楼上的房客的行动，理解也有限。如果是住在那种半吊子的知識分子家庭里，他們一見你的行动和房間的样子，就会敏感地嗅到你和

“平常人”不同的气味。只是警察常常到小商人之类的家庭里来查户口，而且调查起来又很不客气，跟他们对待比较有门面的住家不同，到那儿应该去两次的去一次，去了也只是问一声“有没有事”。这次我找了一家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家。这家的女人据说从前是在窑子里的，现在好象是什么人的外室。

须山和伊藤给我弄来一副行李，好容易安定下来，我深深透了一口大气。只是楼下还住着别的房客，是一个缺点。因此首先得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我下楼到厕所去，看见那人的屋子的纸门打开着，本人不在。我首先望一望他的书柜。这是我每到有一个同住人的新住处，第一就要注意的东西。一看书柜，立刻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书柜上放着一些非常普通的书。好象这是一个什么学校的教员，很多是地理历史之类的书，但桌子上还放着一本“日本文学全集”。一眼看去，书是打开着的，露出了卷头的片岡鉄兵<sup>①</sup>和叶山嘉树<sup>②</sup>的照片。不过这种书只有这一册，别的似乎没有。

有时，常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的同志好容易找到一个住处，可是却发现房东原来是在警察局做事的。能立刻知道房东的职业还好，可是也有住了一个多月还不知道的。“您家先生是做什么事的？”这个简单的问题，照我们的身分，是不能随便问人的。

我向老婆子问了澡堂在哪儿，就走出去作第二步调查。我拿着肥皂和毛巾，闲散地走着，先注意每天出入必须经过的每家的门牌。走过了五六家，在拐角上看见了一个“警视厅警察”的门牌，不过是在一家大邸宅的后门上，用不着十分担心。从澡堂

---

① 片岡鉄兵(1894—1944)是日本当时的左翼作家，1933年脱离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② 叶山嘉树(1894—1945)是日本进步作家。



出来，又調查一下附近的小道和岔道，就回来了。一般地說，这个地区（也許别的地区也是这样）的特点，是工厂街和富豪宅第紧紧連接在一起。这地方虽然和仓田工厂在同一个地区，可是走出乱紛紛的大街就是清靜的住宅区。它的好处，是在于走完了清靜的长道，立刻就可以走进熱鬧的市街，工作回来的时候，可以看清是否身后有人跟踪；从家里出来，馬上就走进熱鬧市街，这也是很好的条件。

在二楼上的我的房間的窗子外，就是晒台，一步可以迈到邻家晒台上，可以从这里很容易地越过别人家的墙头。因此我准备买一双草鞋放在晒台上，只要一开窗子就可以穿上<sup>①</sup>。不过，討厌的是这里的房子都象是“巴黎屋檐下”<sup>②</sup>那样紧挤在一起，稍微打开一下窗子，就有被周围五六家人家和住在那边楼上的房客看見面孔的危險。在沒有弄明白这些人家的职业以前，我只好把四面的窗子关得严严的。为了和房东应酬应酬，我就下楼去了，想从閑談里了解一下附近的情况。

一打听，在左近住着的，有法律事务所的事务員，三味絃<sup>③</sup>的教師，那些住在楼上的，是股票經紀人，“妇人会”的支会，还有七八家公司里的職員，还有一家是一带最有錢的，家里有鋼琴。刚一搬来的晚上，就了解了这些邻家的情况，实在是頗大的成功。除了那种多嘴多舌的“妇人会”以外，可以說环境还不错。

但是，根据过去的經驗，为了防备住处被袭击了或是发生了意外的变故，必須另外准备一个立刻就能够住宿的地方。不管看来多么安全，也并不能說永远都是安全的。以前，我刚搬到一

---

① 日本人在室内不穿鞋子，这兒說准备一双草鞋，是为了可以在必要时逃跑。

② “巴黎屋檐下”是法国影片名。

③ 三味絃是日本的弦乐器，样子很象中国的弦子。

个住所的第二天，从澡堂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前站着一个人。这是一条笔直的道，发现了这个人的时候，已经走到跟前，来不及往回转了。我没有法子，只好故意摇摆着身子，把顶在头上的湿毛巾挂到快碰着眼睛，嘴里吹着记得不大清楚的“我追求着那个幻影，在遥远的地方……”的口哨，不敢走进寓所，打门口走了过去。穿西服的好象正在看我，我觉得作为一个暗中监视的人来说，象他那样看人可就有点奇怪了。走了一段，又转过头来一看，他还站在那里，望着我这一边。那天晚上，我就住到一个同志那里去。那是一个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监视人不会有那样子紧张的；第二，刚搬过去不到几天，没有任何预先的调查就派人来暗中监视，也是不会有的事。第二天派人去调查，果然没有什么事。但是，无论如何，为了立刻就可以应付突然到来的迫害，预先准备好第二个步骤，是非常必要的。在第二次联络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托付了笠原。

工作很快地就恢复了。因为伊藤芳最近非常积极，我就让她接替了太田的工作。在压迫猛烈的时候表现积极性的人，是为数不多的。她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出身，但经历了长期的、虽然是流动性的工厂生活，她身上已经没有一点过去的气味了。这个女人自从被迫过“非法”的生活以来，总是深入在工厂里工作，曾经被捕过好多次，这就锻炼了她的。有些人在转入秘密状态以后，开始了街头活动，就脱离了现实的工人生活的环境，伊藤所走的却是与他们完全相反的道路。伊藤每次被捕，警察就把她母亲叫来，把她交给母亲。每次母亲把她领回家，就对她说：“这次你可别出去了！”可是不到半天，伊藤又从家里跑出来，开始秘密工作了。可是母亲每次一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是女儿被捕了，叫

她去領，她总是喜欢得很，在警察局再三道謝。第三次也許是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偶然和母亲一起到澡堂去洗澡。她想到工作越来越重要，以后再被捕也不会那样容易放回来，这次一起洗澡，心里暗暗地有和母亲告别的意思。可是在澡堂里，母亲发现自己面前的女兒的裸体，吓得瘫坐在地上。原来她受过几次很重的拷問，身上滿是青黑色的伤痕。据伊藤說，自从母亲看見了她的身体，就立刻对女兒发生同情，同时开始理解了。母亲憤怒地說：“警察局把我女兒弄成这个样子，我再也不能向他們低頭了！”以后，伊藤每逢交通費、生活費发生困难，沒有办法，托人去向母亲要錢时，母亲以前虽說过不回家就不給錢，現在却要两块就給四块，要五块就給七、八块，还囑咐說：“不要惦記家！”母亲还对每个去見她的人說：“只是为穷人做点事，就把一个无罪的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一定是警察局不对！”——假如連自己的母亲都爭取不过来，怎么能够把工厂里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人組織起来呢？如果在这句話中包含着很多的道理，那么，伊藤这种人就是証据。伊藤爭取群众的方法，实在令我佩服。只要一有空閑，她就到浅草去看歌舞，去看国产电影，或是讀无产階級小說。她能够很适当地立刻把这些看过的东西当做話題，运用到群众工作上去。（这是題外的話：伊藤有着动人的美貌，就是不开口，男工們在下工的时候，也常常拉她到白木屋分公司或者松坂屋这类百貨公司去，买各色各样东西送她。她也就很沉着地、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机会。）

她虽然是一个很能听取別人意見的爽直的女子，但是，对于她自己从几十次經驗中获得的工作方法，却显得象一块石头似的頑固。現在，很需要象她这样的女同志。尤其因为仓田工厂里八百名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她的意义就更大了。

除了仓田工厂的工作之外，我还在“地方委员会”担任工作。“鬍子”的被捕，几乎已经确实了，我又得接过他的一部分工作。这就突然忙起来了。但是因为自己的住处已经确定下来，又脱离了工厂生活，我可以充分订定我日常生活的计划，能比过去更集中精力去工作了。

在工厂的时候，可以知道工厂里每天的动态，及时地把这些反映到第二天的传单上。现在这工作是由须山和伊藤负责了。最初，我担心离开工厂以后，对许多情况会发生隔膜。但是因为能和须山他们保持密切的组织联系，不但没有隔膜，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离得远些，倒相反地发现了须山和伊藤（连过去的我也在内）往往被眼前小事夺去全部注意，看不见事物进一步的发展。那时虽然好像是看得很精细，其实可以说只是从一个固定的框子里坐井观天罢了。当然，这是因为我现在是处在便于展望的地委会的工作岗位上。因此我明白了过去担心会脱离实际，其实是沒有必要的。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在一个有八百多工人的工厂里，只有四五个党员在拼命（完全是拼命）活动的现象。当然，如果没有这四五个党员拼命活动，全体工人是动不起来的。但是为了使这四五个人的活动能够推动全厂的工人，就必须具体研究怎样和工厂里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或者去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在那里边去工作）。如果不去考虑一个实际的计划，结果也只不过是那四五个人的、没有一点发展性的、唱独脚戏的工作。——实际上，临时工中的女工们，说是好不容易大家认识了，很快地就要各自分散，“碰碰衣袖也是前生的缘分”，正要组织一个临时工的“交谊会”之类的团体。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由于工资和待遇不同，感情很不好，这是工厂当局故意制造出来的。他们之中



也有些“互相往来”结成朋友。但这不过是一两个例子而已。如果支部懂得怎样努力把这种自发的东西扩大(组织)起来,并且在这里边(而不是只在自己的四五个人里边)做工作,那么,趁最近六百多人就要解雇的时候,把全厂工人发动起来,决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因为仓田工厂是一个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飞机外壳的军需工厂,战争时期,在这种工厂里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说的。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把组织重点放到军需工厂(其中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工厂)和交通工业(这是运输军队和军火的)上,这也就是我和须山、伊藤打进仓田工厂去的原因。只是我们全是临时工,不到半个月就会被解雇,必须在这个时期以内,至少让组织扎下根,因此争取正式工人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使我们在被解雇以后,能够从外面和留下来的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毫无障碍地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就决定采取这样的方针:不管在怎样小的问题上,要经常使正式工和临时工互相接近,使他们结合起来。同时,那些临时工在这里被解雇以后,就得另找别的工厂,因而这些人是会到各种各样的工厂里去的,这就是散布了“种子”。所以直到最后,也决不能离开每一个临时工。——我们必须要在被解雇以前的极短的时期里,做好这些工作。

两三天以后,和须山在街头联络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他很怪异地摇摆着两条胳膊走过来了。他一有什么事,总是做出这种样子,好象他等不及见了面再慢慢地谈,先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想:大概是出什么事了!本来规定的是在另一个小胡同的拐角上再一起走的,可是我刚拐进一条小胡同,须山就急步地跟在我身后叫了我一声,说:



“太田有信来了！”

我想：果然不出所料。

太田的信是在监狱里托一个流氓带出来的。从仓田工厂到电车道这一带是“妓院街”。在电车道两边的小胡同里，都是一排排有圆形小窗的妓院。每到晚上，这儿就成了夜市，非常热闹。这一带地方有一些叫做“某某组”的某某人的流氓们横行着。一个绰号叫做“疯子”的，因为讹诈罪被N警察局抓去了，偶然和太田住在一个监房里。当这个“疯子”要放出来的时候，太田就托他带信给我们所认识的T。

太田的报告里说：警察找我找得很紧，连我戴着宽边眼镜都知道了，说是稍微花一点钱就立刻能抓住我。所以希望我充分注意。

听了这话，我说：

“就是因为太田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们才要抓我的。”

“是啊，你戴没戴宽边眼镜，如果特务们没有看见过你，怎么会知道呢？”须山也笑了。

太田写这信是想叫别人认为他的行为是对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很想知道太田在警察局里到底说了些什么，说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根据这点立刻考虑出一个对付的方法。我想太田这么一来，一定很快就可以出来，对这样态度的人，必须十分注意。

然而在工厂里，只因为太田是从做工的地点被绑走的，就引起了不小的激动。大家认为过去散传单的可能就是他，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每次发生事情以后，常常被工头们叫做“卖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原来就是太田；原来以为共产党是在看不见的远处，不料却是每天和大家在一起拿着熨斗熨降落伞的那个太田；大家觉得出于意外。“太田从来都关心我们女工的事。

他現在被捕了，我們就用工厂工人的名義，給他送点什么東西進去吧！”伊藤芳立刻用這種辦法宣傳了“太田事件”，募集了一些錢和日用品。有七個人拿出了錢，其中也有一個據說是喜歡太田的女子。伊藤芳從太田這件事上聯系到傳單和工厂里的工作，結果她爭取了八個女工。她有長期工厂生活的經驗，知道在哪些事情上爭取群眾。而且在降落傘工厂做工的幾乎全是婦女，她們對太田是頗有“好感”的。伊藤也適當地抓住了這一點。她從那八個人當中挑選出幾個最積極的，用“倉田工厂女工”的名義，到警察局去送了褲衩、襯衣、夾衣、帶子、手帕、手紙，還有一塊錢現款。警察局叫那些女人等了好一會，又出來說太田很感謝你們的盛意，不過因為他自己有顧慮，所以不願接受這些東西，叫她們帶回去。沒有經過這種事的女人又和同去的四五个婦女把這些東西拿回來了。伊藤從前被捕的時候，她是有過被警察耍這種愚弄手腕的經驗的，就又到警察局去了一次，硬把那些東西放下了。——後來她從須山那里知道了太田的情況，簡直把她氣壞了。

太田這種人，也許認為自己的變心和屈服只是他個人的事，却不知道這會在許多工人的心里罩上很大的暗影。那家伙是個人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叛徒。他也說出了警察們所不知道的我的工作部署和我以後的行動，這就使我和倉田工厂的同志們在今後的工作中，遭到十倍的困難。——我們就是這樣不只是從敵人，而且還從自己內部的蛻化分子那兒遭到交叉炮火的。這天我的交通費不多，就步行着回來了。在路上，我的神經變得異常敏感，看見每個人都好象是特務。我不斷地回顧着身後。由於太田的“口供”，那些家伙為了要抓住我，一定會在這個地方嚴密警戒的。“鬍子”從前說過：他們抓住我們一個人，就可以領到五

十块賞錢，那些家伙貪得这种賞錢，一定热心得不得了。——可是，想到这样心神不定，对环境失去注意，常常容易发生危險。我可不能被人逮住。我就到一家点心舖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就回家了。

我們，是沒有所謂退路的。我們全部的生活都獻給了工作，这跟做公开工作的人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中遇到这种叛变行为，使我們全身感到了憤怒和憎恨！現在，我們沒有可以称为“个人生活”的东西，因此我們是用益生命（如果可以用这样的說法）去憤怒和憎惡的！

我似乎气糊塗了。平时我出入寓所的时候，总是要和大媽招呼一声的，今天連这个也忘記了，一直上了楼。一坐在桌子前边，嘴里就罵了一句：

“混蛋！”

在这以后，我和笠原很快就亲密起来了，連自己也覺得奇怪。不論什么事，凡是我托她办，她总是給我办好。因为太田的叛变，我决定在最近迁移到別的地区去，但我不能自己到处去找房子，就托了笠原。同时，我想到了和笠原同居。这样对于切实地、长期地进行秘密活动，也有方便。

一个男子单身住在寓所里，不到那里去工作，而且每天一到晚上就出去，——这就够叫人怀疑了。在工厂做工的时候，就沒有这个問題。特别是有时一晚上要有三四次联络，在两次联络中間的空隙里，不能总在外边轉来轉去，只好又回到住所里来，呆一会儿再跑出去。这种时候，大媽总是做出疑心的脸色来，好象表示：这家伙到底是靠什么吃飯的呢？查戶口的警察来的时候，她一說这种情况，就有立刻被发觉的危險。

笠原是在公司里做事的，早晨，在一定的時間出去。如果兩人住在一起，人家見我天天閑蕩着，就會想到我是靠老婆的薪水過活的。社會上只信任有固定職業的人。——於是，我就去問笠原：能不能和我住在一起？聽了這話，她又突然睜大了眼睛看着我的臉。可是，她什麼話也沒說。過了一會兒，我要她回答我。她還是沉默着。這天，她終於一句話也沒說就回去了。

第二次和她見面的時候，笠原跪坐在我面前，她從沒有在我面前這樣坐過，兩肩向前，兩手放在膝蓋上，身子是硬直的。想起我那次住在她的宿舍里，第二天清晨，一走出門口，她就象男子似的爽快地大聲叫着：“啊——啊，賊老婆子！”現在，這種女人氣一點也看不見了。我惊奇地看着她。

我們談了一些事情。說完之後，她就露出了很不安的樣子。兩個人都避開剛才說過的話，極力把這話往後拖着。什麼都談完了，我終於又提起了那件事。這才知道，原來她是下定決心以後才來的。

這以後，我們就一塊兒搬到新住處去了。這裡離倉田工廠雖然遠了一點，但是因為須山和伊藤還是可以乘電車的“身分”，可以請他們上這邊來。這樣能夠節省一些交通費，也少些路上的危險。

#### 四

須山有事到我家附近的時候，常常順便到我母親那兒去。他告訴母親，我的身體很好；回來後，再把母親的近況告訴我。

我離家是很突然的，連自己的母親也不能告訴，就轉入地下

了。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照例出去和一个同志联络。那时，我虽然也正在做非法的活动，但同时还参加一个反动工会当会员，广泛利用合法的地位，以工会内部反对派的姿态来工作的。那一天，在六点钟会面的那个同志对我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原因虽然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人，必须立刻转入地下。我一下子呆住了，在我和F的关系上，他知道我不仅是一个反动工会内部的革命反对派，同时还有“老头子”<sup>①</sup>的关系。当时我要回家去安排安排，准备一下再走。我以为这种余裕总还是有的。可是那个同志（就是“鬍子”）说：

“别在这见说笑话了！”

他好象说笑话，却非常认真地说：“绝对不能回家去。有什么事要准备，可以托别人去做，没有办法，还是马上穿着随身衣服就走吧！”而且还笑道：“这又不是修学旅行！”“鬍子”是少数能够用温和的口气说出坚决果断的意见的人。他举出了一些例子：有的同志因为无处可去，想“也许今天晚上还不要紧”，又回家去住，终于第二天一早就被捕了。也有为了处理一些要事，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正在被追捕的危险，一出门就被捕了。他没有说为什么就不行，只是举出一些相似的事实做例子。这大概是因为他有过各种经历，这一类事情他知道得很多。

我借了“胡子”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就跑到朋友夫妇的家里去了。——后来听说就在第二天清早，果然有警察厅和S局的四个特务，到我家去捉我。母亲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大大吃了惊，告诉他们从昨晚出去还没有回来。其中一个“头子”，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

<sup>①</sup> 当时的隐语，即党的直接领导关系。



从此我就沒有回过家。須山帶着我的消息到我家去的時候，母親好似自己的孩子回家似的，把他讓到里屋坐下，端出茶來，並且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的臉，弄得須山搔頭挖耳，十分發窘。他把我從家里跑出去以後的情況告訴了母親，話頭一停，母親就趕緊問：“還有呢？還有呢？”母親一直夜里都睡不好，她眼睛紅腫，兩頰深陷，腦袋不住地搖搖晃晃，脖子又細又皺。

最後，母親問他：“安治得幾時回家呢？”這句話把須山問住了。幾時？一看母親那細細的脖子，他怎麼也說不出真話來，他說：“傻，不會要很長的時間吧。”

我的母親對於我幾次被捕，在拘留所里度過的幾次“二十九天”<sup>①</sup>，也已經習慣了。尤其在前年，我在監牢里住了八個月，母親還常給我送東西去，因此對我的工作已經能夠理解了。只是她還不明白為什麼我現在不象過去那樣坦率地任警察捉去，她擔心我在逃跑以後再被捉去反而不好。

也許我讓母親過分傷心了，但我還只能用我的不得不採取的行動來對待母親。我知道，六十歲的母親逐漸和我接近，她所經過的內心的痛苦的鬥爭，恐怕比我們自己去做這種工作還要困難得多。我母親原是個鄉下的貧農，連小學也沒有進過。可是，當我在家的時候，她却開始學起字母來了。戴着老花眼鏡，彎着腰，把腳伸進裝着腳爐的被子里，在被上放一塊小木板，把我寫廢的稿紙收在一起，在稿紙的背面，用鉛筆做起功課來了。我笑着問她：“你打算怎樣呀？”前年，我在獄里的時候，她因為不會寫字，一封信也沒有寫給我，她想起來就說：“這件事心里感到很難過！”我出獄以後，母親看出我更加深入到革命運動里去了，

---

① 見第二卷第29頁注一。

以后一定还会被抓去，即使不被捕，因为那次是保释出狱的，判刑以后还得进去，为了准备我再入狱的时候好写信给我，母亲就开始学习识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以前，母亲写的字虽然是又大又不整齐，但是都能读得出来，这使我很惊异。——母亲问须山：“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说还是不见面好。母亲就说：“那么通信也不能写吗？”我听须山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话的心情，深深地受了感动。我难过起来了。

须山在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夹袄、衬衣、裤衩、袜子交给了他。然后，又让他再等一等，就到厨房里去。在那里忙活了一阵，过了一会，拿出五个煮熟的鸡蛋。她让须山对我说：一毛钱能买三四个鸡蛋，要我挑新鲜的买些，一定要吃鸡蛋。我和须山、伊藤一块吃着鸡蛋的时候，须山笑着说：“伊藤，我们一个人只吃一个吧，要不然老太太该埋怨我们了！”伊藤装着好象不懂他的意思，只是擦着眼睛。

后来，须山又要到我家去，我要他明白告诉母亲：四五年当中，我是不能回家的。我不能回家，并不是因为我们干左翼运动，而是那些资本家的走狗——警察们不让我回去；不要恨我，要恨这不合理的社会！与其含混下去，倒不如让她明白了，会从这里产生出抵抗的力量。我知道有的同志被捕以后，家里的妻子或母亲听人家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关系，就有这样说的：我的丈夫或儿子本来不是那种“坏人”，是因为警察硬给加上个罪名，说他是共产党。这就会从家属的口里流露出，共产党就是“坏人”，共产党就是犯罪的了。我的六十岁的母亲，是不应该这样想，也不应该这样说的。我的母亲五十多年的生活，都是在贫困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详细地说给她听，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母亲默默地听了这些话。可是她问：她已经六十

岁了，万一有了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那时候也不能回来一下吗？须山没想到她会說这种話，不知怎么回答她才好。我听了以后，叫须山去对她說，那时候也不能回来。

“不行啊，我不能那么說。”须山为难地說。

我想到这样說对母亲是残酷的，但这是不得已的。我們應該从一切的事情上，使母亲对于統治阶级坚持終生的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就是这样的）。我囑咐须山要对母亲反复說明，如果我連在母亲临死的时候也不能回家，这全是統治阶级逼我这样做的。——可是，当我后来見到须山的时候，我心里很乱，我問他：

“怎么样？”

“我照你說的，对她說过了——”

须山說我的母亲近来瘦了，脸色也有点发青。她只是問须山，能不能見一次面？

我忽然想起了渡政<sup>①</sup>的事，渡政轉入地下的时候，他的母亲（現在她已經不只是渡政一个人的母亲，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了）向同志們說：“不能再見到渡政了嗎？”同志們就回答她說：“不能再見到了。”于是我把这事对须山說了。

“这个我知道。不把你住的地方告訴她，找一个地方跟她見一次面吧。”

实际上，须山看見了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心里已經受了感动。

“可是，特务正在找我，不这样做已經够危险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呢？”

---

① 見第二卷第334頁注一。

可是，我終于被須山說服了。決定了一個我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讓須山用汽車把母親接出來。到了那天，在約定的時間，我就到那個很小的飯館去。母親在桌子對面，離開桌邊，拘束地坐着，臉色很沉靜。我一見母親穿着出門時穿的最好的衣服，忽然從心里產生了說不出的感情。

我們並沒有說很多話。母親從桌底下拿出一個小包袱，拿出了香蕉、枇杷，又拿出煮雞蛋。須山立刻就要走，母親非得把雞蛋和香蕉塞在他手里不可。

過了一會，母親斷斷續續地說了一些話：“比在家的時候臉上倒胖了一點，我放心了！”她說近來幾乎每天夜里都夢見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被警察“責備”着（母親總是把拷問叫做“責備”）。每天都是從這樣的夢里醒來。

母親又說在茨城的女婿，以後會常常來照顧她，叫我不必惦記她。話說到這類事情上去了，我就把過去托須山對她說的話，又親自說了一遍。母親笑着說：“我明白！”

我忽然注意到母親的心神不大安定。好像坐不穩的樣子，說話也很不從容。——後來，母親終于說了：沒有看見你的時候，我一天到晚坐立不安，一下子見着你了，可是一想到別因為這次見面倒把你抓去，就覺得心神不定了，現在還是回去吧。果然，母親一看見別的桌子上來了客人，就小聲說：“那個客人好像還不要緊……”看見了另一個客人就說：“那個人相貌很凶！”相反地，當我不自覺地跟在家庭一樣的大聲說話時，她就叫我放低點聲音。母親說，與其這樣提心吊膽的見着你，還不如不見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在工作，我心里就好得多了。

母親要回去的時候說，我今年六十歲了，雖然還想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歲，可是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說不定明天就會死，

知道在我临死的时候你回家来是很危险的，那么，临死的时候一定不让你知道。对于普通人，也许没有比在临终见不到自己的儿子更大的事情了，何况六十岁的母亲！母亲这种决心，使我感到震撼全身的激动。我沉默着，也只能沉默着。……

走出来的时候，母亲在我身后说：我一个人可以回去，你小心些，回去吧。接着，忽然用很不放心的声音说：

“你的肩膀有点毛病……”她说，“认识你的人从后边就能看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习惯改掉了才好……”

“大家都这么说呢。”

“是吧，立刻就看得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好几遍：“立刻就看得出来。”

从此，我把过去残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母亲的血肉关系也切断了！在以后若干年之内，在新的世界到来之前（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斗争的），我将不能和母亲在一起过日子了！

最近，“鬍子”来了一封信。

原来“鬍子”在T警察局呆了五天，以后就被送到K警察局去了，在那里过了一个“二十九天”。一个和他在同监房里住过的朝鲜工人，把他的信送到和须山、伊藤有来往的T那里，我们这才知道他的消息。信里说：他是在自己的住处被捕的，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原因。又说：重建我们的阵营决不能急躁，不能冒进，也不能有机会主义。在急躁、冒进、机会主义等字样的旁边，他还特别画上了圆圈。



看了这信，我和須山、伊藤都觉得我們做的工作太少，連急躁、冒进都够不上，真是可耻。

“鬍子”家里，有父母和弟兄們。由他的家里也寄了一封信給我（只用在我們之間称呼的名字）。信上說：他自己只准备給他們一张“白紙的供状”，对一切問題的回答，只有“不知道”三个字。大家看了这信之后，都說：

“这一下子，可把太田帶給我們的一肚子驚扭都扫干净了！心里暢快了！”

我們确信，不管在我們的队伍中出了怎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永远是有一条正确的、鮮明而粗大的紅綫，貫穿在正当中的。

“鬍子”常常說：对于敌人的訊問，如果回答了一句話，那就是違反了我們的“一言不答”的鉄的紀律，就是对敌人要我們回答的“紀律”屈服了。共产党員絕對不許違反党的紀律。——現在，他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現出来了。

“芳，你知道蕭瓦洛夫嗎？”須山問伊藤。

“馬克思主义者呀！”

“又是貼报簿吧？”我笑了。

“蕭瓦洛夫被捕的时候，七个月里，坚持着，沒有回答一句話。他說：不向敌人作任何陈述，这就是我坚持七个月的从不违背的战术；作为一个平凡人，沒有比运用这个战术更好的了。”

听了这話，伊藤說：

“可是，不久以前，在一个无产階級剧本里写着一个女同志，連敌人本来就知道的自己的名字和原籍都沒有說，一直坚持到最后，出来了。——这个人比蕭瓦洛夫还厉害呀！”

她好象是在說她自己的事情。須山装着一种遺憾的样子，用

力地搔着脑袋。

于是，我们就把“作为一个平凡人”，对于敌人的讯问一言不答的行为，做成我们支部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不只在我們一个支部，并且还要报告给上级党机关，使它能够成为一个全党的决议。

以后，又从送到T那里的信中知道，“鬍子”又从K警察局被轉解到Q警察局去了，在那里，一連三天从早到晚，由七八个人輪流拷問。把两手綁在背后吊在特务室的天花板上，下边就由拷問的人拿毛竹板子毆打。气絕了，就給他灌水，反复几十次。但他还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見了这信，伊藤說：“那些东西实在可恨！”她自己就有两次在警察局里連短褲都被脫去了，特务們用毛竹板子的尖头向她身上乱戳。

同志們的英勇的斗争，鼓舞了我們。当我有一件工作非得做到天明不可，而我又困得做不下去，直想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些正在監獄里的人，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到他們，困一点算什么呢！——这时候，監獄里的同志們怎样了呢？正在被拷打吧？那么，赶快把这件工作做完啊！这样，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和監獄里的同志們的生活連結在一起了。獄內和獄外虽然不同，但同样都是对統治階級的斗争，没有什么差別。

## 五

伊藤在临时工当中組織了八九个人。——仓田工厂六百个临时工将被解雇的消息，越来越确实了。从共产党散发传单以

后，大家都已經看得很清楚，就連十塊錢的津貼也是不會給的。工廠的內部漸漸不穩起來，正和我們的方針一致。“交誼會”之類的團體都建立起來了，比我們原來所想的還要容易。

女工們從工廠里回來的時候，已經很餓了。伊藤和辻、佐佐木（辻和佐佐木兩人是我們這伙人當中品質最好的）就把大家帶到點心舖子或是面舖里去。大家被一整天繁重的工作累壞了，盡挑好吃的吃。因為這兒已經聽不見工廠里的機械的吵鬧聲，大家都好像要把一天的事情一下子說出來似的，高聲嚷叫起來了。

伊藤她們是這樣做的：她在女工們中間已經被叫做“那個”了，所以她在點心舖里說一些“那一類的話”，並不是很不自然的。辻和佐佐木擔任“敲邊鼓”，和女工們在一起，有時甚至故意對伊藤說些反動話，好給伊藤的話起個頭兒。可是，一開始的時候，常常配合得不大好，在一個問題上來回繞圈子。要不就是露出三個人串成一氣的馬腳來，一走出舖子，這才發現每人都出了一身大汗。經過一次兩次就逐漸巧妙起來了。“敲邊鼓”的敲得很巧妙，把一些女工們不知不覺地吸引過來了。所以，“敲邊鼓”的人，必須清清楚楚地了解那些覺悟不高的普通女工們思想里存在一些什麼偏見，什麼想法。

女工們到了一塊，所談的不外是一些誰和誰的情形有點可疑，誰和誰有了交情，誰沒有勾搭上誰等等。伊藤和我見面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個故事：防毒面具車間的正式工吉村，給降落傘車間的一個叫阿絹的女工寫了一封情書，信上說：“想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和你說幾句話！”女工們一出工廠，就都嘀咕着這件事，來到面舖里，大家也一直談論這個。說是阿絹一接到這封信，就開始在臉上塗起濃濃的白粉來，還在衣帶上系了一個小圓鏡子，一邊做工，一邊不停地照鏡子。有一個叫阿繁的聰明的女

工說：阿絹流着眼泪跟她訴苦，男的說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說說話，可是工厂里整天都是乒乒乓乓的，一下了夜班就是九、十点鐘了，人已經累得要死。而且那人是每天七点就下班的，两人又不能一块走。……听了阿繁的話不知是誰說了一句：“真可怜啊！”于是“敲边鼓”的佐佐木赶紧說：“咱們真是連和情人談句体己話兒都不行！”大家說：“是呀！”“真是这样！”

“劳动時間这么长，要想和情人在一块兒談談，首先就办不到！何况偶尔还想跟他看看电影呢！”

大家全笑起来了，說：“这是真話！”

“一天掙这么几个錢也不行哟！”

“是啊！時間不减少，工錢不增加，恋爱也談不成！”

“工厂真是够刻毒的！”

“我們那兒的工头，今天还跟我們嚷呢：現在是什么时候，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是战争时期！你們得把自己看成軍隊的一部分，要拚命去干活才行！要是战争扩大起来，就給你們跟当兵的一样的餉金，你們也得照样干！这是为国家呀！——那个秃脑袋畜生就是这么說的！”

这使伊藤也吃了一惊。不知不觉的，話題却已經从恋爱轉到工厂的待遇問題上来了。这时候，連那“敲边鼓”的也惊奇起来了。大家的話，一点也不勉强地、自然地变成对工厂的攻击了。

我听到伊藤說了这件事以后，心里想，确实是这样的。战争一开始，到处都在残酷地增加劳动强度，女工虽然和男工同样劳动（或者劳动得更多些），对她們的剝削却更加残酷。現在，如果在經濟上得不到解决，的确是連恋爱也談不成了。即便不听大家这样說，本来也是可以感觉到的。

最近，伊藤想領着这些女工去看一次有意思的戏。伊藤、辻

和佐佐木預先估計到大家一定会要求到浅草去看歌舞剧，或者想去看片岡千惠藏的戏，所以决定想办法讓“敲边鼓”的先去鼓动一番，想办法讓她們到“左翼劇場”去。

听了伊藤的报告以后，我对她說了我的看法：她那个团体里一定要吸收男工参加，叫她和須山联系一下，这不会有什么困难。即或有一个男工加入，也会使大家的情緒不同一些。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团体不要成为仅仅是临时工的組織，一定要吸收正式工参加。伊藤同意了我的意見。

我們为应付即将发生的六百人的解雇，准备停止完全是“工厂新聞”性質的传单，使传单和工厂新聞分开，各自独立起来。

我叫須山去考虑“工厂新聞”的題名，他抽动着鼻子說：

“就叫做‘恋爱的降落伞’，好嗎？”

工厂新聞决定叫做“防毒面具”。因为我已經不到工厂去了，就从S那里接过編輯工作来。由我担任收集伊藤和須山的报告，并根据这些报告写成稿子，送到印刷所去。印出以后，伊藤早晨很早就去取出来。我和須山、伊藤每天取得联系，調查工厂新聞的影响，根据群众意見，立刻在下一期的“防毒面具”的編輯工作上反映出来。

听了須山和伊藤的报告，知道工厂方面正在时时刻刻研究着对策。現在工厂里对于十块钱津貼和解雇的事，很奇怪的，一个字也不提了。显然是有了什么第二步的阴谋。这就是想法子既不发给十块钱的津貼、又能够順順利利地解雇工人。所以，一定得了解他們将采取什么手段，把这种手段向群众揭露出来。假使我們繼續采取过去那样的方法，群众就会离开我們了。我們的战术必須准确地适应对方那种资产阶级的狡詐手段。根据过去我們失败的教訓：一开头，总是我們压倒了敌人；可是敌人



一旦摸熟了我們的一套做法，就反过来向我們进攻。我們往往不去研究敌人的做法，照样搞自己的老一套，这就使敌人占了上风，到最后关头来打击我們。

伊藤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說：“目前情况有点不同！”但是还不知道这不同到底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須山拿来一张小紙片。

### 布 告

由于全体同人共同之努力，使本厂事业得以順利进展。本厂当局与全体同人同深欣慰。如所周知，军队不能单独作战。如我工人不努力制造防毒面具、降落伞及飞机外壳，我軍即不能战胜敌人。因此，工作中虽有某些困难，吾人亦应具有与在敌弹中血战之军队同等之精神与自觉。

为促进全体同人之自觉，特进此一言。 厂 长

“我們的工作进入第二阶段了。”須山說。

工厂方面已經把这样的話散布到工人中間去了，工厂本来打算按照当初的規定，到时就裁去那六百个临时工，可是現在改变了方針，要挑选二百名成績优秀的临时工轉为正式工，希望大家努力工作。

我和須山心里明白了。很明显的，工厂当局散布这种“风声”，是为了破坏在宣布解雇时有組織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个“布告”，使工人們抱一种空虛的希望，为了也許能成为正式工而拚命干活，好讓他們加紧剝削。

須山抄来了那个布告，把事情真相暴露了。这样，我們就完全明白了工厂的第二阶段的战术。

我和須山、伊藤，每天取得联系。不过，在街头联系，很难考

慮出精密的對策。所以，我們約定每星期一次，三人在一起坐下來談談，我們把這個叫做“座談”。決定由伊藤找地方。須山和伊藤的生活還是“合法”的，這是好的，但是我在一個固定場所坐上兩三個鐘頭很危險，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就決定當我和伊藤在街頭聯絡的時候，問明白“座談”場所，先調查她所決定的場所周圍的情況，證明確實安全以後，到那一天，讓她和須山先去，我選另外一條道到那裏去。我到那裏的時候也並不立刻進去，先察看一下在事先指定的某一個地方，因為如果這個場所沒有發生異常情況，伊藤就預先在那兒做好一個安全“記號”。

一天晚上，風中帶來一股被白晝陽光晒熱的瀝青氣味，我拿着要傳給須山和伊藤的“旗”（黨的機關報）和宣傳小冊子走出門去。我們約定在這天晚上“座談”。走到街上，看見街角上站着兩個警察。在另一個拐角上，又站着三個。這不成！我想，我手裏還拿着東西呢。一邊想今晚的“座談”怎麼辦，一邊猶猶疑疑地往前走。走過派出所前邊，也有兩三個警察站在那裏。令人吃驚的是那些警察都把帽帶扣在下巴頰底下。中途往回走是不妥當的，沒有法子，腳步有點躊躇起來了。派出所門口的那個警察，好像正在往我這邊看。——我馬上裝着傻里傻氣的神氣，把帽子拿到手裏，迎上前去問道：

“這邊是S街嗎？還是……”

警察用奇怪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是S街！”

“啊，謝謝您！”

我就往S街那邊走。過了一會兒回頭一看，注意過我的那個警察已經背過身去，兩個人在說話了。畜生！我摸着“旗”和宣傳小冊子，心里想，可惜，白把五十塊錢放過去了！

为了防备万一，我终于又折回家去了。第二天一看报，才知道原来出了一件杀人案。我们常为了无关的事“遭殃”。不过，他们也常常找这类事作借口，实际上是为了来一次所谓“搜捕赤色分子”。他们每逢来这么一手之后，就在报纸上报喜似的叫着：“得到了意外的副产品。”这就是证明。听S说，在外国杂志上这样登过：在日本，完全没有夜间出外的自由，没有在咖啡店里畅谈而不受到警察干涉的自由……这是事实，而且还是特别为了进攻我们。

我经常注意报纸，读遍报上的每个角落，看看在早晚出去的时候，我要去的方向有没有出什么事。尤其是关于逃脱很久的杀人犯和强盗被捕获了的新闻。不只读自己订的报，还常叫笠原去买来各种报纸，注意阅读。有一次看到一则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的犯人的新闻，在某些点上对我很有用处。我每天早晨读报的时候，总是先读这一类的記事。

我和现在跟我在一起做地下工作的S和N之间，订了一个“不被逮捕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我们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把这个计划实行到六年七年，年头越多成绩就越好。因此日常行动不能依赖偶然性，必须在科学的考虑上进行活动。笠原常从旧书铺里买“新青年”<sup>①</sup>来叫我看，有时也認真阅读一些偵探小說。

第二天是約定联络的日子，須山一見了我就叫：“好啦，好啦！”他以为我（我从来没有失約过）被捕了。他說在見到我的脸以前，一直是被不祥的想象弄得非常不安。我向他說了昨天碰上的意外的事，又笑着說：

---

<sup>①</sup> “新青年”是当时日本的一种专載偵探小說的杂志。

“不是說五年計劃六年完成嘛！”

“話虽那么說……”

因为我昨天受了杀人案的“連累”沒有能够去“座談”，須山今天又准备好了，地点是伊藤的住处。因为一两天內她就要搬家，所以决定就在她那兒。那兒住了七八个房客，条件是不大好的。所以决定我要小便的时候，不要上廁所里去，可以使用伊藤生病时候买的那个便壶。如果上廁所碰見别的房客，正好又是認識的人，那就糟糕了。

“轉过脸去！”我对他們两人說，就走到牆角那里，用那个玻璃便壶。伊藤聳着肩笑着。

“好騷！”須山故意堵着鼻子說。

“麒麟牌的鮮啤酒啊！”我說着，就把便壶往牆根里一推。他們两个大笑起来。

仓田工厂快要来一个最后攻势了。从伊藤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来。今天，和伊藤在一起干活的一个降落伞女工，正在看早晨散发的“防毒面具”第三期，突然有一个四天前新进厂的男工把“防毒面具”夺了过去，还把那个女工打了一頓。以前“防毒面具”或传单拿到手里以后，大家只是留神工头，对同伴們是不注意的。因此碰上了这个意外。伊藤看了这情形，知道情况有变化了，她就去調查那个男工，后来从做清洁工作的女工那里知道，原来那男工是这个区里的青年团<sup>①</sup>員，又是在乡軍人，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特別雇来的。注意了那个男工以后，发现他在第一車間和第三車間里都有同党，常在做工時間离开枱子到别的車間里去，工头看見了也不說什么。最近，又发现他跟工厂里

---

① 青年团是当时日本的一种反动青年組織。

原来就有的(从前没有什么活动)大众党系“僚友会”里的清川、热田那些人也有来往。

奇怪的事是,过去一直没有活动的“僚友会”,现在也开始有了些活动。第二件事是,不知从哪里又散布出这样的空气:现在是国家的非常时期,我们的工作责任重大,大家应该比其他的产业工人更加自重,更加紧张,所以仓田工厂里有军籍的人应该成立一个“在乡军人分会”。厂长似乎是赞同的,这些话好象都是由他们特别雇用的人散播出来的,一两个“僚友会”的家伙再从旁吹嘘。显然,他们是计划好的,如果从工厂方面出头来干,效果就薄弱,所以,他们要使这件事看来似乎是工人的自发行动。

我问须山:“你那里怎么样?他说他那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表现,但他想了一想,又说:最近在午间休息的时候,总是有人跑来跑去,大声地谈论战争。他说他听了伊藤今天的报告以后,他过去以为工人们所谈的关于战争和关于经济状况的那些话,只不过是大家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再加上一点他们自己的幼稚的想法,就跑来得意地辩论一通,或者说些灰心丧气的话罢了;但现在仔细一想,才知道并不是这样简单,似乎确是有人在有计划地进行煽动。——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没有疑问,敌人是开始全面出击了。

因此我们要战胜敌人,必须正确地、科学地认清敌人的情势。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仅仅从上而下强制管理工人是不够的,在上工下工的时候使用便衣警察去监视工人也是不够的。他们已经想到了第三步,认为必须打进工人内部来破坏我们的组织工作。因此“僚友会”也发动起来了,还在工厂里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的组织。在这样一个军需品工厂里成立这样的组织,是具备着特别危险的便利条件的。——我们必须承认,现



在是在三条道路上和敌人的势力对峙起来了。

須山說現在工厂里到处談論战争的那些人，已經不說战争是为了“忠君爱国”，也不說“中国人令人可恨，所以非打他們不可”，他們說这次的战争不象以前的战争那样，是为了在占领区設立三井、三菱的大工厂，而是为了开辟“无产者的出路”。打下“滿洲”以后，可以把资本家排除出去，由我們自己建立一个王国，那时，国内的失业者就可以涌进“滿洲”去，这样，就可以使日本国内没有一个失业者。俄国就是没有一个失业者的国家，我們也必須跟俄国一样。所以，这次战争是为无产阶级的战争，我們應該一切为了战争，爭先恐后拚命地劳动。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却說：这次战争是大资本家为了在殖民地進行新的剝削的战争。——每到午間休息的时候，就这样和在乡軍人和青年团的职工們展开辯論。可是清川說：不过这次战争，在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比方說金屬和化学軍需品工厂，出現了空前盛况，簡直不管有多少工人也不够用。从战争股票的暴涨，也可以看出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帝国火藥公司的股票，战前只有四块钱，現在已加了一倍多，值九块钱了。石川島造船公司的股票，从五块钱暴涨到二十五块钱。做子弹用的錫，从二十块左右的行市涨到一百块。德国虽然在世界大战里敗得一塌糊塗，可是克虏伯工厂却比平时获得十倍以上的純利。我們的生活也可以借打仗的光得到好处，所以一般的反对战争是不对的，應該尽量利用战争。——这就是他們的意見。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們和青年团、在乡軍人們互相爭論，到最后，他們的意見就一致了。

从午間休息时工人們的情緒上看来，他們对于青年团员所說的“滿洲王国”之类的话，覺得好象跟做梦一样，不知道相信

好，还是不相信好；也只相信到这么一种程度：如果真能那样，那倒不错！但是对于清川他们说的话，临时工们倒是同意的。如果当兵去，也许会死，也许会成残废，而结果“满洲王国”是否真能那样对自己很有好处，也实在没法设想。可是因为发生了战争，自己才能在长期失业中找到职业。虽然临时工没有津贴，还强制加夜班，和正式工干一样的活而工钱却很少，心里不满意；但是，自己也到底是受了打仗的好处。

清川连自己是一个号称为“工人政党”的“大众党”的党员也忘记了，象个资本家似的只是关心股票的价钱，考虑战争的好处。但是象他这种意见，却巧妙地抓住了工人们（尤其是临时工）对眼前利益的关心。

伊藤说她自己和她的朋友，还没有办法在女工面前揭穿这种想法的内幕，使女工们对事情有正确的理解，在这方面，还很笨拙，不能适当地反驳她们。她说：“恨得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我认为伊藤说的话是实在的。我们对于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了解得很清楚的，但是不能自满；结合大家日常生活来说明这个问题，使每个人都了解，都还做得非常不够。列宁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在战争的问题上，连革命的工会也往往有错误的认识。加上现在又有清川和热田之类的人在努力妨碍工人们去了解，这就越发困难了。

公司现在又常常把五点下班延长到六点、七点，而且不发加班费。最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临时工虽说不满意，心想不干，但又怕将来改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加班。不过，要干到六点就一定得带上饭食，可是又不给饭钱。为了干到六点，自己还得赔上饭钱，等于减少了一天的工钱。公司虽然没有明说要降低工资，实际上这干法正是降低工资。大家非常愤慨地说：“这是

胡弄人嘛！”伊藤的降落伞車間的工人，在加班到六点的时候就这么說：“要是連飯錢也不給，实在忍受不了！”

不但这样，最近，工作時間虽說还是十个鐘头，可是工作跟从前也完全不同了。为了想改正式工，大家干得特別起劲。以前，干活的时候还能和身边的人說說話，象阿絹那样把揣在带子里的鏡子掏出来照照，現在連用袖子擦擦汗的工夫都沒有了。降落伞車間是使用电熨斗的，人都讓汗湿透了。汗啪嗒啪嗒落到展开了的降落伞上。从生产額上看来，公司賺到的利潤比以前高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工資却还是和从前一样。实际干活的工人們对这点是非常明白的。不过，一牵涉到自己的生活，就战争是战争、干活是干活地完全分开来想了，不知道工厂里对待工人越来越苛刻，正是因为战争的緣故。因此，只要使他們了解这两者互相結合的关系，他們就会本能地看破青年团员的詭計了。

从上边說的事，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工厂支部應該把新的斗争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为了断絕清川、热田对临时工的影响，應該想法讓临时工把“反对增加劳动强度”、“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要求提到“僚友会”去。这样，他們一定要說出种种道理，結局他們一定不但不会站在斗争的前头，还会設法去胡弄工人。那时我們就立刻抓紧机会，当着群众的面，叫大家認清，他們并不是站在工人一边的。我們把这个作为支部會議的決議，决定在“防毒面具”的編輯方針上，对工厂內法西斯和社会法西斯，进行新的、不断的揭露。

須山一边用火柴烧着零零碎碎写滿了字的紙片，一边說：“这样看来，你死我活的决战阶段，就要到来了！”

“对了！要战胜他們，必須有科学的、正确的方針，有把这方針在任何情况下貫徹到底的决心。如果法西斯出动了，我們就

跟他們拚命！

我这样一說，須山就笑着說：

“對於我們，工廠不是城堡，而是戰場！”

“這又是誰的典故呀……”

“是我自己的！”

——後來，我出席黨的地方委員會組織的會議時，會上传達了這樣一個報告：最近，在官營的N軍火工廠里，不但守着荷槍佩劍的憲兵，還在各個工廠的重要部門里混進了穿工人服裝的憲兵。派在黨支部那里的人最近被逮捕了，原來他不知道，而對那個“穿工人服裝的憲兵”進行了活動。這種“工人”，表面上故意裝出很進步的樣子，實際上是最危險的。倉田工廠本來不是軍火工廠，還沒有派憲兵來，但事情再進展下去，應該估計到，憲兵也會來的。

## 六

看表還只九點鐘。他們就把身子躺下，隨便閑談起來。我看了一看伊藤的梳妝台，梳妝台比笠原的漂亮多了，連黃色的、紅色的，甚至綠色的脂粉都齊全。

“嗨，不得了！”我說。

“討厭的家伙。”藤原說。我的意思，站起來說。

“伊藤用了紅色、青色、黃色的化妝品，搖身一變，天天夜里耍她迷人的手腕呢！”須山笑着說，“那兒還有許多三越和松坂屋的包裝紙，全是進貢的！真是幸福的人哪！”

工廠里，只要是看得上眼的漂亮女工，就能夠從工頭、主管

人和同事的男工那里收到礼物，或是被带到松坂屋去，或是一起上点心铺子去吃东西。只要是看来有培养前途的普通男工来邀她，伊藤就一道出去，她自己当然也主动去邀他们。因此她在厂里总是把脸打扮得漂漂亮亮。男工们也是一样，只要穿得干净俐索，相貌长得还端正，就有女工们象须山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具体地”跟在他们后头打转。

“最近怎么样？”我问。

须山摸着下巴笑嘻嘻地说：“一向就是不景气！”

“小芳还是老样子吗？”

我手托着脸，没有转过头去，只用眼睛看着她问。

“什么？”

她反问了一句，可是她听懂了我的意思，脸上的表情（在一刹那间）稍微变了一下：

“早呢，早呢！”立刻恢复了平常的神情，这么回答说。

“听说要等革命成功了再谈。我们这些男同志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一结了婚，三千年来的潜在意识就会作怪，也会把小芳当做奴隶看待的！”须山笑着说。

“须山是说他自己呢！”伊藤的脸色几乎是冷冷地说。

“因为没碰见好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说。

“你看我怎么样？”须山骨碌一下子抬起上半身来说。

“你太不自量了！”我说。

“谁不自量，我吗？”须山笑嘻嘻地说。

“这小子，觉得自己不错呢，真不害臊！”

三个人同声笑了。——我把周围的人都想了一遍，能配得上伊藤，和她生活在一块儿的实在没有。如果她真地找到自己的对象的话，那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同志。这样，两个人在一起生



活，互相帮助做党的工作，一定是很幸福的。——我和伊藤一直象这样在一起工作，可是从来没想到过把伊藤当做这个问题的对象。这正说明伊藤的严肃是不知不觉反映到我们的情绪上了。

“我负责帮你找个好样的！”

我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认真地說。那时候伊藤用一种苦恼的脸色望着我……

回家的时候，在街上雇了一辆出租汽车。汽车好象是抄近道走的，不断地拐过黑暗的道路，突然开到一条热闹的明亮的大街上。我装做有点醉了的样子，把帽子复在额上。

“到哪儿啦？”

一问，说是銀座<sup>①</sup>。这有点讨厌。这样热闹场所，对我不方便的。我什么也没說，装做不明白的样子，又把帽子往前拉了一下。可是，我有多少个月没见着銀座了啊。屈指一算，四个月了。我不时看看道路的两边，比我从前来的时候，大大变了样子了。我不知不觉地热心地看起大街来。我曾有过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住监牢的时候，到预审庭去出庭，手上戴着手铐，坐在监牢的囚犯车上，从装着铁栏杆的窗子里看见半年不见的新宿<sup>②</sup>的行人。我看着一幢幢的建筑物，一块块的招牌，一辆辆的汽车，同时也想看见行人中的每一个人。我用很大的注意力去看，行人中，有没有一个認識的同志。記得回到监牢的单身监房后，眼睛痛了一两天。

汽车开到第四条街的十字路口，铃声叮铃铃响起来，对面的电杆上亮起了红灯。我乘的车就停在停车线上。车窗外走过各

① 銀座是东京最热闹的道路。

② 新宿是东京的闹市。

种各样的行人，也有人一边走还一边往車里望。我心里着急了，为了准备万一，就用手握住另一面的車門把手，把脸搭拉到胸口上。一会儿鈴声又叮鈴鈴鈴响了。我透出一口气，松开了把着車門的手。

我望着那些慢慢散步着的无数的行人，想到在我的生活里是完全沒有散步的，我不但不能随便往外踽踽，就是打开窗子坐在屋子里，也怕被外边的人看見我的脸呢。在这一点上，我跟拘留所或单身监房里的同志是沒有有什么分别的。有些地方甚至比那些同志更难受，虽然我还能出来走走，但是不得不竭力抑制。

这在我是有自觉应该这样做的，但对于和我一同生活的笠原来說，却是很难受的。有时她也想和我一同到外面散散步，可是不能一同出去，她心里就好象不太高兴了。笠原每天白天上班回来，我总是已經出去了。因为我是白天休息，光用夜晚的时间工作的。因此两个人一块兒坐在屋里的的时候就很少。这样一个、两个月过下去，眼看着笠原心里一天比一天不愉快。她好象也知道那样子是不行的，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是时间久了，到底克制不住，就发泄到我的头上来。一个完全不能过个人生活的人，跟一个有大部分个人生活的人住在一起，是很困难的。

“自从跟你在一起，从沒見你在家里呆过一晚，也沒一块兒出去散过一回步！”

笠原终于說出这种显然的糊塗話来了。

为了弥补我們之間的裂痕，我想拉笠原参加同样的工作，而且試了好几次。可是自从两人住在一起以后，我发现笠原不是适合做这种工作的人。她是个感情肤浅的、沒有韌性的女人。我对笠原說：“你是个气象台！”有一点細小的事就犯急躁，要不，就相反地自暴自弃起来。有这种性格的人，是不适宜做我們这种

工作的。

当然，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脱离工人生活的打字员的工作上，回来之后还要做饭，星期天还要赶着洗两个人的衣服，实在没有空闲；而且生活的负担又很重，情形是很可怜的，并且她自己也没有从这里振作起来的意识和勇气。我虽然要她振作，但她并不跟着我来。

我在半路下了汽车，走过两个电车站，然后走进小胡同，回到家里。笠原脸色苍白，沉着脸斜躺在屋子里，一看见我就说：

“人家把我裁了！”

这事情太突然了，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她。

——笠原虽然没有干什么事，可是公司里却有人说她是“赤色分子”。于是主任就到笠原的保证人——从前的房东那里去了解她，马上发现她早已不住在那里了。我的住址是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所以她在公司里报的住址还是从前的那个。因此公司觉得这事更加奇怪，赶紧就把她辞掉了。

直到现在，我都是靠笠原的薪金付房租做零用的。为了不使工作受到妨碍，好容易用这钱维持了生活，她被裁掉，实在是个很大的打击。本来可以向那公司多少要一笔“退职金”，但因为我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就不能硬去要这笔钱。实际上，公司主任已经暗示过她：“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就算便宜你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走开吧！”

我们的生活立刻发生了困难。更坏的是：这件事立刻让楼下的大妈知道了。如果不能让房东信任，人家就会猜疑你。这不仅仅很糟糕，而且还很危险。所以不管怎样先得付房租。可是，一付房租，就只剩下两三块钱了。两三块钱是立刻就可以花光的。笠原为了找职业，每天得出去，我一天平均也得出去四回。

我一向坐車子去的地方，現在就走着去。因此，从前聯絡一次前后需要三四十分鐘的地方，現在一去一來就得兩個鐘頭，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我向同志們“募捐”，每遇見一個同志就要來五分錢或者一毛錢，因此須山的“神田伯山”也沒有了，弄得我只有苦笑。須山和伊藤兩個人很關心我。他們說自己過的是合法生活，沒有錢還不至于有很大危險，而且又能到別的地方去借，就從每天的工資里拿出五毛一塊的給我用。我認爲這種錢是不能隨便用的，就拿來做出去工作時的交通費，吃飯方面就努力節省了。茄子很便宜，五分錢能買二三十個，把它放在樓下大媽的糠醬里，早、午、晚三頓就光吃茄子。吃了三天，身體馬上受影響了，一上樓就氣喘、流汗。

肚子餓，身體又疲勞，每天老那麼一種菜，弄得一點食欲也沒有了。後來，就用開水泡飯吃，用力閉着眼睛往嘴里扒。這還得有飯才行。有時一夜得進行三次聯絡，沒有錢只得步行，只在早晨吃一頓飯，實在覺得太慘了。有一次，我想也許會從我要見面的同志那兒弄到一點面包錢，不料見面以後，完全失望了。那個同志臉色很過意不去，對我說：他現在就去會見M同志，也許他拿得出面包錢，叫我一塊兒去！我實在熬不住了，M又是我熟識的人，就這樣跟着他去了。在M那里我找到了面包和牛油。M笑着說：“你這樣一個大人物，爲了一片面包放心大胆地跑到這里來，要讓人家抓去了，可不得了啊！”我說：“抓去了我就說：先給我面包！”說完這話就笑起來了。——可是心里却想：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可實在有點不妙。爲了穩穩當當長時期進行工作，不遭逮捕，不能象這樣毫無道理地焦躁。

我決定採取最後的手段。這天，我回家去，鼓起勇氣對笠原說：去當咖啡店的女招待好嗎？她正爲了每天跑出去找職業，又

疲劳又生气。一听见我的话，她突然把身子一扭，显出阴郁厌恶的脸色。我从她脸上把目光移开。她顽固地沉默着，我没有法子，也只好不做声了。

“你又说这是为了工作吧？……”

笠原并不看我，却忽然用安静的低声说了一句，也不听我的回答，突然高声地叫了一声：

“当妓女我也去！”

因为笠原总是不愿跟着我走，就认为她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我牺牲。如果说牺牲，那么，我几乎是把全部生涯都牺牲了。每次和须山、伊藤会面以后往回走的时候，想到他们是回到普通世界，普通的自由的生活里去了，我却依然要回到不许有一点疏忽的、紧张的生活里去，因而难免在心里引起一种感慨。而且，一旦被捕，就有四年、五年的牢狱生活在等待着我。但这样的牺牲比之千百万工人和贫农在每天的生活里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从我自己父母当了二十多年贫农的痛苦的生活里，是完全能够了解的。我知道我自己的牺牲，是为了解放这几百万人的大牺牲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牺牲。

笠原对这样的事还不能有痛切的了解，更坏的是对什么事全都认为是“为我牺牲”。“你是个了不起的人，象我这样的糊涂虫，是应该为你牺牲的！”——然而很明白的，我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生活的“我”，那么，为“我”牺牲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组织中的一员，我有义务服从组织，我们的工作解放全体无产阶级的工作，我必须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因此我一定要保重我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伟大，也并不是因为我是英雄。——只知道个人生活的笠原，就只能用个人的尺度来理解别人。

我耐心地把这些话对笠原说了。她默默地听着。这晚上她



一句話也沒說，很早就睡覺了。

## 七

晚上，給“防毒面具”寫了稿子，整理了給地方組織的報告，又讀了一些由負責發行的人那兒轉來的積壓了一個時期的宣傳小冊子和資料，工作到很晚，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點鐘。——覺得樓下有什麼人來了。對於我的敏感自己也覺得驚奇。我好象忽然張開眼來，把頭從鋪上抬起來，果然是警察來了，是來調查戶口的。我早已寫好了原籍姓名等等交給了大媽，免得碰上來調查的時候把我叫出去。我聽見警察在對大媽仔細詢問一家的事情，象調查罪犯似的。我感到這樣子有些不對頭，一邊尖着耳朵聽，一邊把裝文件的皮包下了鎖，不出聲地開始換衣服。——“有房客嗎？”警察問。“有房客。”……大媽回到起坐室去，好象是把我寫的紙片給了警察。

“這上面沒有寫以前住在什麼地方啊，”……“是夫婦嗎？”“什麼時候報戶口的？或者還沒有報？這個寫得不清楚。”大媽說了些什麼。“丈夫沒有職業嗎？”……“現在，在家嗎？”——我想：來啦。“出去了！”聽見大媽這麼說。我透了一口大氣，心想還是把所有的錢都付了房租是做對了。“那麼，回頭再仔細問一問吧。”警察這麼說着，好象走了。我想：還好，還好。在被里坐下的時候，就聽見警察一邊開門一邊說：“這些日子，赤色分子有很多租房子住的，要當心呀，……”我吓了一跳。大媽“啊”地反問了一聲。警察又說了幾句話。大概大媽還不懂什麼叫“赤色分子”吧。

这样調查戶口，我覺得不是一件平常的事。这一天，出去聯絡回来的时候，在邻街上看見一个警察拿着戶口册走进一家小舖子里去。走了不远，在同一条街上，又看見两个警察拿着戶口册从一条小胡同里走出来。我会見S的时候，对他說了今天早晨調查戶口的事，他說：現在全市好象都在挨戶調查出租房子的人家，要当心才好。我看見这样大张旗鼓的調查，也觉得必須注意。

反动派不知已經說过多少遍，說共产党已經崩潰了，連根都拔掉了。在他們所有的大報紙上大肆宣传，企图讓什么也不知道的工人相信这話，以便切断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可是，这样宣传了一陣以后，党还是到处在活动。不管用什么方法来蒙蔽群众，还是一点效果也沒有。特别是在这战争时期的“五一”节，八月一日的国际反战日这样大紀念日的前夜，他們正想尽办法想把党的力量鏟除干淨，因此把他們所有的国家权力来一个总动員。开口造謠中伤，誣蔑党，扼杀人民的声音，可是事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反証，表示了党是他們的强有力的敌人。听说外国的一个报纸上，把日本的党叫做“小而战斗的党”。(S和須山的“神田伯山”不同，这些事他是知道得很多的。)S在告訴我的时候說：“这个小而战斗的党，跟一个国家权力是对等的，不，我們的势力还在对等以上呢！为了想鏟除这个‘小而战斗的党’，那个比我們大几百万倍的組織正在使尽一切的力量。因此，我們中間的每一个人，必須以这样的‘自豪’来进行工作。”他又說：“这是不同寻常的‘自豪’。”听了这些話，我們高兴得不得了。为了把这种自豪貫徹到底，决不能讓他們逮住！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住处是很危险的。我和須山、伊藤指望仓田工厂在“五一”节那天活动起来，結合六百个临时工解雇的

問題，只要我們再加上一把勁，是有充分把握的。如果在这以前被逮捕了，那就等于背叛自己的階級。听说S这几天在枕头旁边准备了粗大的手杖和草鞋睡觉。我注意到这个，为了实现还没有实行的在晒台上准备草鞋的计划，就在回来的路上买了一双。

从跟須山会面时的情况看来，知道“搜索赤色分子”的事不仅仅在工厂外进行。——那次我去会他，远远望見須山脸上纏滿着綑带，跛着脚走过来，不觉吃了一惊。“挨揍了！”他告訴我。他不时在綑带上边按着脸，伤口在发痛。可是怎么办呢，时机是这样紧迫，断了联络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跑来了！我們决定不在外边走着談話，一同走进一家点心舖里。

工厂因为仅仅靠外边的警察没有什么效果，就把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軍人、青年团的力量也組織在內，进行工厂內部的“搜索”。可是在“防毒面具”和传单上，連这件事也給揭露出来以后，他們好象着了急。两三天以前，工厂举行了一次征集慰勞金的活动，这件事本来已經过时了，但仓田工厂在这时候来这么一个活动，目的是想借此統一工厂內部的空气，使所謂“赤色分子”沒有“侵蚀”的余地。他們的所謂“忠君爱国”等等，如果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那他們是不会关心的。給工厂献策的，据说就是在降落伞車間里那个打过看“防毒面具”的女工的、穿工人服的在乡軍人青年团员。

須山打算抓住这个机会，使群众摆脱清川、热田的“僚友会”的影响。伊藤也贊成这个主张。“劳农大众党”自称是工人的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但其实完全不是“工人党”，对帝国主义战争也只是在表面上反对罢了。——要大家認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須山和伊藤加入了“僚友会”做普通会员。无产阶级为

了揭露資產階級一切欺騙政策的本質，進行困難的反戰工作，首先就得和那些看去好似自己人的“僚友會”那類右傾機會主義做鬥爭。須山就找清川，問他能不能為慰勞金的問題開一個“僚友會”的定期全體大會。同時準備通過在自己和伊藤影響下的同志，把征募慰勞金的問題，在群眾中揭露出來。

全體大會開會的時候，想不到青年團的工人也來參加了。我們重視“僚友會”，是因為這裡臨時工雖然很少，可是正式工卻很多。在伊藤和須山的群眾中，只有一兩個正式工。雖然一再強調正式工的重要性，但因為困難很多，所以並沒有什麼成績。加入“僚友會”的，除了兩三個人以外，大多數人都是糊塗的。因此如果在這些人面前顯示出來，到底是清川對還是須山對，那是很有可能把一些人拉到我們這邊來的。

從戰爭開始，半年多以來“僚友會”只開過一兩次會，會員當中也有人說些不滿的話。須山在大家面前一開頭就說：在有這許多工人和農民被送到前綫去，日常生活這樣緊迫的時候，“僚友會”沒有認真地開過一次會，這是對階級不忠的表現。——當時就有五六個人說：“對……”說完了，這幾個人又私下里嘀咕起來。我和須山都有過在反動工會里做革命反對派的經驗，很明白這種在說了“對”之後的嘀咕的情況。聽到這裡我就笑了。須山也笑了，可是他立刻叫着：“痛，痛！”在綑帶上面按着臉。他善于抓住特征模擬別人的樣子。

說到“慰勞金”的時候，清川說：到“滿洲”去的兵士都是工人和農民，是我們自己人。所以由於無產階級的兄弟關係，給他們送慰勞金，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大家搓着手指甲沒有作聲，聽他說話。我們的同志，在工廠里受資本家的剝削，到前綫去犧牲在敵人的炮火底下，保護我們同志的只有我們自己，所以我們應

当征募慰劳金去慰劳他们。——清川这次说话，大家觉得很对。

伊藤见了这情形，困惑地皱皱眉头。

“是真的吗？——”她问了一声。

“僚友会”里有十四五女工，常到会的只有两个。这次由于伊藤的张罗，到了六个女工。在“僚友会”里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在“僚友会”上从来没有女工发言，大家的目光立刻转到伊藤的脸上。

“听了清川说的话，似乎很对，不过很象陆军大臣的训辞……”

大家哄的笑了起来。

“不论是清川或是别人，都明白这次战争不是为我們的，结果还是为了资本家。如果是为我們工人、失业者、贫苦的农民去打仗，我們宁可剥光了衣服也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慰劳的，——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伊藤这样说了之后，青年团的工人突然插进嘴来打搅。于是，須山也插了进去，他就用着清川的话说：“我們工人在工厂里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家用不着我們的时候就把我們随便赶出去，一到打仗，就先把我們送到战场上去，無論在哪里都是为资本家去牺牲，——所以，如果要出慰劳金，就得叫资本家去出。”

大家听他这么一说，脸上就表示了“这也说得不错！”的神气。

“他們要我們出钱去慰劳，就是欺騙我們，讓我們相信：打仗不是为他們打的，是为了全体人民打的。这是他們的詭計！”

伊藤紧接着又说了“赤色慰劳袋”的事。又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大家的生活都很苦。这一来，清川他們已經沒法子还手了，清川的“僚友会头子”的威望，在大家面前，一下子就打下来了。



青年团的职工們，也跟着完蛋了。可是，这种社会法西斯的本質，真正的戏并不在大家面前唱，只在背后才露出他們的本来面目。如果仅仅以为这样就一切順利了，那是大大的錯誤。

开完会回来，两三个青年团的家伙对須山說：

“你这小子好厉害，你来！”

一走进小胡同里，就突然扑过来，打起来了。

“他們是三个人，我沒法子只好挺着挨打。”

須山說着，笑了。

他挨打之后，馬上通过伊藤要她向昨天集会的“僚友会”的會員报告青年团的这种卑劣手段。这件事最明白地表示出来，到底誰对誰不对。

和須山見面后一个鐘头，我又会见伊藤，她說：大家都很关心地問：为什么为了慰劳金的事打起来呢？她把打人的事告訴了他們，順便把慰劳金的真相向他們揭发了。因此她很高兴。——我們正担心不能使大家充分了解慰劳金的問題，但是，事实上大家关心的不是大道理，工作已經够苦，还要他們出錢，他們就說：“这簡直要我們的命了。”結果，出乎意外地，募捐慰劳金的活动完全失敗了。須山因为挨了一頓揍，在工厂里的威望突然增高了。职工們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大家都很感激須山。可是，須山也开始被工头注意了，伊藤說：說不定会有危險呢。

“这回募集慰劳金，看来也許是工厂为了要发现工人里头的赤色分子，特意布置出来的……”

我說，也許是这样。

于是，她說：

“我們有点上当了——”

我覺得这话不大象是伊藤說的。

“这不对，”我说。“我们已经在几十个工人面前，证明了到底谁是正确的。同时，在‘僚友会’里面，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如果不放弃这种影响，把它保持下去，就会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们做工作，总是有牺牲的。到最后的决定关头，一定会起作用。”

伊藤的脸马上红起来了：

“明白了！对，——明白了！”

她说着，带着她所特有的深思的目光，轻轻地点了几下头。

我开玩笑地说：

“最后的笑才是真正的笑，现在先让须山苦一点吧！”

伊藤也笑了。

接着，她说她带着自己的小组去看了筑地小剧场的戏。所有的女工说到戏就只知道“歌舞伎”（虽然她们自己没有看过）和水谷八重子<sup>①</sup>。这回看见男工女工都上了台，在台上“吵吵闹闹”，不觉大吃一惊。看完以后，大家都说：“这哪里是戏呀！”伊藤问：“那么是什么呢？”她们说：“那是真事！”她又问：“有意思吗？”大家只是“啊！——”了一声。可是看来却有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就常常谈到筑地小剧场。常跟伊藤在一起的一个身材很小、名叫阿君的，就这么说：

“人家一说我是女工，我常常觉得害臊！可是，那戏里的女工却很骄傲，我想，这是不真实的！”

她想了一想，又说：“在罢工的时候，我也能够挺起胸膛来干！可是，一听邻居说我是女工，还是觉得很害臊。”

问她们什么时候再去看，很多人都说还想去。因为看过的那个戏里，有一个跟家里的（所谓家里是指自己的工厂）工头很

<sup>①</sup> 水谷八重子是日本有名的女演员。

相象的家伙被大家收拾了一頓。

伊藤裝做無所謂的樣子說：反正我們早晚得解雇，老老實實干也得不到津貼，不如象那戲里一樣，大家來它一次罷工，把工頭治一治怎麼樣？大家都嘻嘻地笑了。

“嗯！……”她們互相你看我，我看你地說：“來一下子，有意思呀！”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商量用什麼法子把工頭好好教訓一頓，不知不覺就說出了和戲里一樣的办法。

受了伊藤的影響，在她們中間又加入了三個“僚友會”的女工。因為這三個人多少呼吸過一些工會的空氣，常常坦然地使用那種伊藤她們平常不大使用的術語。這就在女工中間造成了一點隔閡。同時這幾個女工也有點“混熟”了。她們做出似乎很懂得左翼運動的樣子。——伊藤正在製造種種機會，想搞好她們中間的關係。她笑着說：“不能象小說里寫的那樣順利呀！”

我們決定了“座談”的日期，由伊藤去找地點。越來越需要決定最後的對策了。

“你還在吃茄子？”

伊藤一邊站起來，一邊這麼問我。

“嗨，”我笑着說，“因為吃了茄子，膝蓋都發軟了！”

伊藤把手揣進衣帶里，拿出一個小小的疊成四方形的紙包，我以為是報告，看了看她的臉，就放進衣袋里。

回到住處，拿出來一看，原來是用薄薄的手紙包着一張五塊錢的鈔票。

## 八

笠原进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决定要进去的时候，样子确实是很可怜。搞革命的人，为了生活去进咖啡店，到底是一件可怕的事。这种同志不管自己怎样坚定，也很容易堕落下去。“氛围气”对于我们，正如水对于鱼一样重要。女同志为了自己个人，或是为了男女两人一起工作，不致大家垮台，而上咖啡店，其结果也都是一样的。何况笠原是一个没有受过革命锻炼的人，当然更容易走到下坡路去。而且，她也没有把全生命投入革命运动的决心，另一方面，我的组织工作，已到了必须坚持到底的关头，决不能有半点伤感的情绪。

笠原开始到咖啡店去上班，工作又生疏又劳苦，直到深夜才带着满脸疲倦和不快的神色回家。走进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搭拉着肩膀坐在席上，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坐到我的对面，把双脚默默地伸在我的眼前。

“——？”

我看看笠原的脸，用手摸摸她的脚，已经肿得上下一般粗，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席子上把腿弯一弯，膝头就发出咯吱的声响，叫人听了难受。

“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啊！”她说。

我对她讲了从前听伊藤说过的纱厂里的情形：女工们站肿了腿，跟不上机器，工头在身后用皮鞋踢着干活。……我说不要以为这种职业的痛苦是自己一个人的痛苦，只要自己一个人能够逃脱就行了。应该把它看做这是束缚整个无产阶级的痛苦。

笠原听了我的话說：

“你說得对！”

我把笠原的娇小的身体，抱在自己怀里，——这是好久以来沒有过的事了，她閉下眼睛，身子一动不动。

以后，笠原搬到咖啡店去住了。开咖啡店的是一个女人，好象是人家的外室。她一个人照顧不过来，就要笠原搬到店里去住，說供她吃飯，还照样給工錢。笠原告訴房东只說是回娘家去住些日子，就搬走了。女主人是一个高等师范或是女子大学出身的，英国話說得很漂亮。男的不只一个，似乎有三个，她輪流地住到男人那里去，到早晨才回来。那些男人中有大学教授，有著名的小說家，还有电影演員。女人一回来就詳尽地叙述一番，一直描写到細节，而且还加以比較，弄得笠原大为难堪。女主人講完了，就一直睡到下午三点鐘。我在早晨沒飯吃的时候，就到这咖啡店去。早晨，咖啡店里几乎沒有客人，笠原假装做她自己吃的飯，填饱了我的肚子。开头她还不願意这样做，后来习惯了，就認為“这样的事也是應該的”。咖啡店的厨房很窄，又乱又湿。我蹲在那兒，急急忙忙地吃飯。

“你这神气真好看！”

笠原一边注意着二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

可是笠原的环境真是坏到不能再坏了。女主人过的既是那种生活，到有女人的咖啡店里来的客人，不是喝完咖啡就走的，不少人是专门来和女人胡鬧的，她就得到一个地跟他們敷衍。当然这些坏东西是会渗进笠原的心里去的。我并没有把笠原全部放弃，一有机会我就給她送去一些書籍，尽可能地和她談話。可是，她对一切事情比从前更沒兴趣了，对什么事都不願去花脑筋。



可是，繁重的工作完全把我捆住，和笠原的这种关系，也不可能保持下去了。仓田工厂的情况紧张起来，我只在要交通费或是找饭吃的时候，才到笠原那里去一下，几乎不可能和她谈什么话。我发现笠原有时候脸色很寂寞。我靠笠原才能很好地进行日常活动。在这点上，应该说她对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对笠原说过这种意思，说她必须要有这种明确的自觉，才能完全掌握住自己，不致招来精神上的崩溃。

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和找饭吃的工夫都没有了，从三天去一次，到一星期去一次，再到十天去一次，次数逐渐减少了。“地方”“区”还有“工厂支部”的工作很繁重，往往一天要联络十二三次。早晨九点出去，常常一直跑到夜里十点。回到住处，脖子硬得象根棒子一样，脑袋里针刺似的疼痛。好容易上了楼，就得一下子扑到席子上躺下来。这些日子，我都不能仰面朝天舒舒服服地睡觉。因为极度的疲劳，好象身体里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同软弱的孩子一样，只能伏着身子睡觉。我记得，我的父亲在秋田县乡下种地的时候，从地里回来，连满是泥的草鞋也不脱，一下子就伏在房门口睡午觉了。他工作得太累了。因为地租太凶，他拚命去耕种村里没有人种的满是石头的荒地，想多少收点粮食，补贴生活。因此他的心脏出了毛病。——当我如果不伏着身体就睡不着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渐渐象起父亲来了。但父亲不去反抗地主要求减低地租，只想拚命劳动直到把身体搞垮，来逃避地租。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了。我却和父亲不一样。我和自己唯一的母亲隔绝了关系，跟妹妹、弟弟，也断了往来，如今把自己同笠原的生活也牺牲掉了，再加上，连自己的身体也正在坏下去——可是这不是象父亲那样为了给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是为了反对他们。

我連一点点的个人生活也沒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党的生活的一部分。連四季的花草、风景、天空、雨，这类东西都成了不是独立的东西。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的时候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早早过完，不是因为讨厌夏天，只是因为夏天衣服穿得少，我的有特征的身段(讓这种特征去喂狗吧!)很容易被人看出来。一到冬天，我就想：“又多活了一年，可以多干工作了!”可是东京的冬天天色过于晴朗，这是很不方便的。——自从过了这样的生活，我不是对季节不关心，倒是以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对季节非常敏銳起来了。跟前年关在牢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换特别敏感的情形又完全不同。

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是所处的生活环境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当我被警察搜索以前，虽然也同样全力以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但那时仍有很多“个人的”生活。有时候和工厂中同一工会里的人(这个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系统的反动组织，我在那里边做反对派工作)谈谈闲天，到浅草或新宿去散散步。虽然也受工厂支部的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那些跟合法生活不可分离的“交际”生活，看看电影(近来我已完全忘记了电影的存在)，吃吃、喝喝这类事情，确实也占去了我生活中不小的部分，因此有时也使工厂支部的工作拖沓一两天。那时，还有点朦朧的好名的思想，当可以抬高自己名誉的工作与工厂支部的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总是先做自己的事。虽然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渐改变了，但是还不能說是在过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这不仅是由于个人的錯誤，也因为所处生活环境的关系。意識的努力总是有限度的。当我断絕了一切个人关系，置身在这种凡不属于党生活的个人欲

望都被限制了的生活中时，那些我过去曾經努力去清算而又极难做到的事情，却很可惊地变得很自然、很容易地就能够做到了；它把我过去需要的一两年的努力縮短到两三个月就成功了。这种新生活在开始的时候，曾經象小时候跟同伴們比賽誰能把头伸进水盆里最久一样，感到过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种难受确实是說不出来的。——然而究竟我还没有在真正的困难中鍛炼过。常常喜欢用和須山不同的“典故”的S，听我說了“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就对我說：“我們必須把自己鍛炼成一个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而不知疲倦的人。”

所謂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我起初不大明白这个意思。但当我一天必須有十二三回联络的时候，我就理解了它的意义。現在我的願望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这样的生活——使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成为阶级的生活。

仓田工厂使出了最后的花招，传出要把若干临时工改成正式工的风声。为了对付这一着，我們重新組織了力量。从在須山的影响下的群众中挑选了一个年輕的正式工，从伊藤的組里挑选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正式工，另一个是临时工。我們把这三个人推荐給党組織。我把他們的簡历提交給地委組織部，被批准了。明确分配給每个党员在工厂內分担的責任；万一須山或伊藤发生变故的时候，后繼的人馬上就可以照預定的新部署进行工作，不使工作中断一天。須山或伊藤假使出了事情，在工厂里立刻就会知道，那时新的人就可以到須山和我联络的地点去。我們的会晤是斗争的司令部，如果断了联络，不能在决定性的时刻里及时地拿出对策和方針来，那就等于背叛了阶级。因为有人被捕而断絕了联络，使工作不能順利进行——过去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从失敗主义的观点出发的，好象我們本来沒有受什么

压迫，完全沒有想到会被捕似的。有人会被捕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們进行斗争，首先应该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准备工作。

事实上，从“僚友会”的毆斗以后，須山的处境已經十分危险了。每天上工厂去，他都做着不是今天被捕就是明天的精神准备。在工厂里正在干着活的时候，只要特务喊一声：“喂，到这兒来一下！”就会立刻抓走，一切完事。可是发展組織的可能性正在高涨，他还是上厂里去，虽然危险，但另一方面却有了在車間里公开說話的某些自由，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

快到月底了，工厂可能在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就要裁工。說是要改正式工，可是一直沒有一点具体的行动，这就使工人們怀疑起来了。我們在“防毒面具”上指出了这是一种欺騙手段，他們用这种手段，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是为了弹压大家的反抗。大家立刻明白了这个意义。可是大部分是临时工，一旦发表了解雇的話，团结力是会松弛下来的，事情的成敗就得看这两三天內的工作。

我們一直在传单和报纸上，号召大家反对战争，一旦工人們在裁工問題上站立起来，就会以“童話一般的速度”教育工人，为什么要反对战争。尤其在这种制造軍用品的工厂里，是能够引起政治性的斗争的。——現在首先应该把事情发动起来。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由須山和伊藤影响下的同志和新的小組分別担任各車間的工作，同时举行一次“反对解雇”的車間會議。为了完成这件工作，决定由須山在工厂里公开散一次传单。——伊藤的那个“点心鋪小組”里有一个女工，她的哥哥是仓田工厂的职员。从她的口里知道了工厂已决定不是在三十一日（他們故意使人以为是在三十一日），而是在二十九日先发制人，宣布解雇临时工。据



說在那一天，不但有警察，還要出動軍隊。所以，無論如何我們要在二十八那天舉行罷工，一定得由我們這邊先下手。

但是，須山最近似乎有被捕的危險。據伊藤的報告，她曾經有一兩次看見特務從事務所里走出來，並且還在須山所屬的第二車間門前和工頭站着說話。這都是在這一天以內的事。自從太田被捕以後，廠里仍然發現了兩次黨的傳單，和兩次“防毒面具”，對方已經毫不懷疑地注意了須山。一般人在說到共產黨的時候，不知道他到底在什麼地方，認為這是一種天上地下出沒無常的神仙或鬼怪，別人也是要他們這樣相信的。但是我們必須使他們明白，所謂共產黨，就是象須山那樣受到大家信任，終日和大家一起並肩勞動的人，使他們感到親切和信任。——為了這個原因，我決定讓須山公開散發一次黨的傳單。這是最後的一次鬥爭，即使沒有須山，也得由另外一個人來執行這個任務。僅僅用隱蔽的方法，是動員不起群眾來的。我們必須象蛛網一般發展秘密的組織，然後發動公開的鼓動。

我們決定開一次“座談會”來討論最後的對策。打算把這個方案在“座談”中提出來，做出決定。——可是一想到須山，就覺得心裡難受起來。散發黨的傳單，雖然根據本人的鬥爭經歷輕重不一，至少得準備坐兩三年到四五年的牢。……平時我在外出的時候，總是把一切思索和空想都擱在一邊，一邊走，一邊留意周圍的環境（這已經成了習慣），可是今天，我忽然發覺我總是在想着須山。這樣把思想停留在須山的問題上是很不好的。對須山來說，如果他看明白我們當前的形勢，他就會理解這件工作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如果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非這樣辦不可的話，我們就不能存在任何工作以外的想法——比方說這種做法太“殘酷”了，太“無情”



了……等等的想法。

可是一直到会面的地点为止，一路上我的脑袋里不时地出现那个常常突然用“典故”取笑我们的须山的脸，心里觉得很不好受。

约会的地点是已经用过三次的须山的一个从前的酒友的家。在看不见脚的黑黑的外屋脱下木屐，把它揣在怀里，向楼上走去，在斜射下来的光线中，望见了须山的脸。

伊藤身子靠在墙上，侧坐着伸出了两条腿，正在揉着自己的脚。我一进去，她好象用手撩了一下垂下来的头发，抬眼向我一望。我说：“上次，多谢了！”她没有回答。伊藤到工厂去，总是抹脂粉的。可是在小组开会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抹过粉，因为没有必要。可是今天伊藤的脸却打扮得从来没有过的美丽。

“伊藤同志刚刚‘组织’了一个男的正式工回来——”

须山指着伊藤的脸，又说起他的笑话来了。

这种时候，伊藤总是沉默着。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她却看了一下我的脸。

会议一开始，我就特别注意地听须山的照例的报告。他已经按照前次小组会的决定，到各个车间去布置了开会的事。看工厂方面的情况，最近两三天，好象就是决定关头了，因此，必须赶紧行动起来。

伊藤补充说：上次对我报告的裁工的事，表面上做出三十一日实行的样子，实际上大概二十九日就要动手了。从降落伞和防毒面具的交货期来估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最晚在二十八日，必须进行决定的斗争。

意见一致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决定的斗争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进行。——须山想了一想说：“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群

众情绪正在高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一鼓作气地把群众鼓动起来！**”

他停了一停又说：

“能不能一鼓作气地干起来，这是胜败的关键了……”

“对。现在就是要有一个点火的人！——为了八百个人！”

伊藤的脸上露出了少见的兴奋。

“我，在最近——就在这几天，心里正有点着急。直到现在，我们曾经用了种种办法去清算福本主义<sup>①</sup>时代的关门主义，可是，它还是有残余的。现在我们不能一口气斗倒这个工厂，也许就是这个关门主义在作怪？”

须山又看着我的脸说：

“谁要是不能在群众面前做公开的斗争，就没有方法完成任务。这是一个从量到质的转变！我这思想不知是不是过‘左’了？”

须山在这句话上特别用力地说。好象是有谁在说他过“左”似的。

我知道斗争必须用“说服”的方法来进行，不能“独断”，我就沉默着，只是注意着使问题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现在，问题就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了。伊藤和须山并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解决工厂内部时时刻刻的动态出发的，于是在工作方式上就取得一致的正确意见。这是由于不脱离工人群众的生活，使我们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自然的统一。

——我对须山说，这种所谓过“左”的说法，只是卑劣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在实践上的失败主义，向反对它的人戴上一顶大帽子罢了。须山说：“对啦！”

<sup>①</sup> 见第二卷第239页注一。1927年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之下，日本共产党清算了福本主义。

这样，就提出了我的方案。在一刹那间，感觉到被压抑似的紧张，但很短的一瞬间就过去了。

“我也这样想……”

须山带着有点生硬的声音，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我向须山看了一眼。——他说：

“这当然应该由我来！”

我点了点头。

伊藤的身体好象突然僵硬起来，只是用眼睛来回地望着我和须山。——我向伊藤看了一眼，她低声说：“我——没有不同的意见……”

看须山时，只见他盘腿坐着，无意识地一只蝙蝠牌香烟的空盒子撕成一条一条的。

作了这个决定以后，出现了一阵短时间的寂静。耳朵里立刻听到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大街上行人的脚步声，和不断喧叫着的夜市商人们的叫卖声。

接着就讨论具体问题。——最近，他们发现传单和“防毒面具”都是因为对女工检查身体，由女工带进去的。所以，对女工的身体检查，突然严格起来了。我们决定那一天由伊藤负责，让她穿上那种把两腿用胶皮带箍得紧紧的短裤，把传单放进去。在那天早晨，她到S那里把传单取来，就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把它放进短裤里。进了工厂以后，按照约定的时间，仍旧利用厕所，再把传单交给须山。须山就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在屋顶上散发。

开完了会，一直在压抑着的感情，突然冲上了胸口。我对须山说：

“恐怕要好久不能见面啦……”

“我有两个这样的朋友，”须山说，“他们是两个很好的朋友，

一个是在‘三·一五’<sup>①</sup>被捕的。判了五年，另一个是第二年的‘四·一六’<sup>②</sup>被捕的，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个出来以后，本来想欢欢喜喜地等着‘四·一六’那个朋友，可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他又被捕了，判了三年。当他第二次进监狱的时候，他说：‘我和他大概总是这样轮流坐牢，永远见不着了！’可是，这样也不坏……”

接着，须山自己又说：

“这大概是我最后的‘典故’了？”

我和伊藤不觉笑了出来。可是，脸上却硬梆梆的象要哭的一样。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这鬼的组织存在，斗争扎下了根就会继续下去。你可不要被他们抓住！要是你也被捕了，那就连我干的事也白白干了！”须山说。

我们决定按照今天谈的那样去做准备，约定二十六日晚上再碰一下头。

“好吧……”说着就都站了起来。这时，我和须山两个无意识地站在屋子正中，用力握紧了手。忽然，须山象个孩子似的闹起来，对我说：

“怎么？佐佐木的手原来这样小啊！”

须山一边向外走，一边对我说，怕以后没有机会，又到我家去了一趟。他说：“你妈妈不知怎的，好象一天比一天的显得更

---

①② ‘三·一五’事件，发生于1928年3月15日，田中反动政府在这一天大批逮捕革命工人，对日本革命运动开始了血腥的弹压。‘四·一六’事件，发生于1929年4月16日，田中反动政府更残酷地迫害革命工人，大约逮捕了三百多名共产党的同情者。

瘦小了……”

“……………?”

我原想說些什么話，可是他說的“一天比一天顯得更瘦小了”這句話，打動了我的心。從他的話里，好象明白地看見了忧伤的母親的瘦小下去的身影。——我知道不應該在這種時候說這種話，就裝做不在意的樣子，只說了一句：“是嗎……”以下的話就說不下去了。

和須山分別以後，因為伊藤到下一次的聯絡還有三十分鐘時間，就跟我一塊兒散了一回步。我們打算在二十六日為須山開一個小會。決定那天由伊藤買一些點心和水果來。

伊藤平常總是象男子一樣，邁着大步，擺着肩膀走道，這是她的特征。現在走在我身旁，却非常女人氣地邁着細碎的步子。分手的時候，她說：“你稍微等一等！”就走進一家小商店里去。一會兒，拿了一包東西走出來。

“這個，送給你——”

說着，就把那包東西交給我。我說：“這怎麼行！”她強迫着塞進我手里。

“這些天，你的襯衫那麼臟！那些家伙們，專門注意這些地方啊！”

回到住處，把紙包打開來，忽然發現我的心里正把伊藤和笠原兩個人做比較。同樣是女人，我可從來也沒有想把伊藤和笠原比較過。可是和伊藤一比，我開始感覺到笠原離開我是多麼遠呀。

——我已經有十天沒到笠原那里去了……



## 九

仓田工厂的屋頂上，正在建筑第三車間。午間休息的时候，大家都走到屋頂上，有的晒着太阳光睡觉，有的閑談着，有的互相打鬧，有的玩排球。这一天，初夏的阳光刺眼地照射在水泥地上，須山在自己身边布置了一些自己人，准备阻碍那些来捉他的人。

正在十二点四十五分鐘的时候，須山突然使劲地把传单連續地向上抛去，大声地叫道：“坚决反对大批裁工！”“全体罢工，反对裁工！”……立刻，他的声音在大家的喧鬧声里消失了。紅色和黄色的传单，在太阳光里閃爍着。传单刚散出去的时候，大家“啊”的一声站住了，但立刻就喊叫着奔到散传单的地方来。其中有几十个人，气鼓鼓地把拾来的传单高高地向上抛出去。因此，开头只是散在一个地方的传单，一眨眼的工夫，就散开到六百个职工的头上去了。——預先布置在屋頂各处的工厂守卫，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边张着嗓子大声地叫道：“不許拾传单！不許拾传单！”一边向人群里冲进去，可是，到底是誰散的传单，已經看不清楚了，看来好象每个人都是散传单的人。

守卫們沒了办法，就守住屋頂的狭口，过来一个人就检查一个，这样办的时候，再过一个鐘头也上不了工。当粗大的水泥烟囱响起上工的笛声时，大家就拉紧着胳膊向那个狭小的出口“嘎嘎嘎”地冲过去，守卫再也招架不住了。——这时候，伊藤看見須山在人堆里悠悠然地走了下来。

以后，工头向每个人問：“是誰散的传单？”虽然有人知道是

須山散的，可是沒有一個人說出來。青年團那些混蛋們懊惱得很，氣得什麼似的。在這一天里，須山工作的第二車間和伊藤的降落傘車間里，工人們的情緒高漲起來，派了代表去和別的車間聯繫，發動大家向工廠提出抗議。

下工的時候，須山和伊藤走在一起，須山說：“在這種時候，我也真想哭出來呢！”他把帽子戴一戴正，不停地擦着臉。

在路上，他反復說了好幾遍：“真沒想到能這樣！”“真沒想到！群眾的力量真是了不起啊！”

我為了了解散傳單那天的情況，當天很晚的時候和伊藤取得了聯絡。我完全沒想到須山竟和伊藤一起來了，我把跟在伊藤後邊走進來的須山，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知道這無疑是須山的時候，才突然地站起身來。……

我聽了經過的詳細情況，也感到很興奮，就模仿着須山對伊藤說話的口吻說：“在這種時候，我們也可以去喝它一瓶啤酒吧！”三個人就喝了一瓶麒麟啤酒。<sup>①</sup>

決定性的鬥爭，當然得看明天這個關頭了。我們又仔細研究了明天的準備工作。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剛一上工，工廠對六百個臨時工里的四百個人，每人發給兩天工資，就在工廠大門口解雇了。門口站着十五六個警察，對那些領到兩天工錢，楞生生地在門前徘徊的女工們叫道：“回家去！回家去！”攆她們走開。

在發工錢的窗口邊，挂出一張很大的布告：“本廠原定二十九日截止工作，故今日宣布實行。廠方為照顧工友，特增發兩日工資，希工友們體會廠方此種心意，如廠方有新工作時，當優先

---

① 下面由譯者刪去原文3行。

采用，特此布告。”另外留下了二百个临时工，他们是有打算的，目的是在扰乱工人们的步骤。

被解雇的也有须山和伊藤——在这紧要关头，他们在我们之前先下了手。须山和伊藤沮丧得厉害，我也一样。敌人是敌人，并不是木头人。我们必须立即从头来过，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决不放弃这个逆转的形势，使它对以后的斗争有利。

虽说是被他们撞散了，在正式工里还留下了两个同志。被解雇的工人们，就要分散开去找新的工作，这些人里就有须山和伊藤小组里的十来个人。只要以后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的斗争范围就会反而急速地扩大起来。

他们以为先下了手，就可以打乱我们的工作。可是却没有料到，正是他们自己的手，散播了我们组织的种子。

现在，我和须山、伊藤，用比以前更大的精力，从事新的工作。……

作者附记：这篇作品献给藏原惟人同志

1932, 8, 25.



短篇小說



譯文根据青木文庫本“小林多喜二全集”第一卷“初期短篇集”(1954年)、第五卷“短篇集”(1954年)譯出。

## 回家过节<sup>①</sup>

风雪交加。顶着风简直寸步难行。龙介好不容易来到了车站，舒了口气。往回开的火车再过二十来分钟才进站呢。龙介掸掉了身上的雪，凑到火爐子旁边去了。

一个脖子上围着变黄了的手巾的工人，把切成半截的纸烟插在烟嘴里抽着。在他身旁，一个穷苦的四十来岁的女人，站在那儿发呆。夹在他们两个人当中，站着一个小伙计；身上穿着崭新的外套、用手工缝的笔挺的衣服，窄袖口里露出一点看来是头一天上身的雪白卫生衣，鸭舌帽、分趾袜子和木屐也是崭新的；这些东西龙介看到了都觉得特别扎眼。小伙计不止一次地看看火车运行时刻表，再看看钟，偶尔也好像听听工人们正在讲的露骨的语言；可是看来他还是沉不住气，视线老是一个劲儿往钟那边飘。

过了一会，小伙计打怀里掏出来一个大皮钱包。钱包的头上有一个环，用小绳子牢牢实地拴在腰带上。里边装的五毛钱新纸币露出了一点边儿。小伙计一手攥着钱，把钱包叭噹一声关上了。然后用小绳子把它缠了好几道，就尽可能深地塞

① 原文作“蕨入”，日本旧时的用人每年在正月十六日和七月十六日有两次假日，可以回家。

进怀里去了。然后，他把新木屐在洋灰地上踏得山响，买票去了……

龙介发现自己忽然变得忧郁起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试着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分析自己的心境。这是回家过节的日子。是啊，那么他弟弟不是也要回家来过节吗？他想起了可能也是和这个小伙计一样穿戴打扮的弟弟，才忧郁起来的。

为什么想到弟弟就忧郁呢？他心里乱得象一团麻，在洋灰月台上低着头走起来了。简直不敢想弟弟的事；可是一抬头，映在眼帘里的仿佛不是穿带白点子的棉布衣服的那小伙计，而是穿着条纹的衣服、新木屐，白卫生衣的弟弟阿由了。阿由可能也有个大钱包，也用根小绳子缠着吧……他仿佛看到了阿由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眼睛？是对哥哥发出怨恨的眼睛啊！龙介对于自己能够逍遥自在地上学校念书这事，很觉得对不起弟弟，觉得弟弟是为自己牺牲了。一点也不错！——他想着，脑袋又耷拉下去了。本来龙介是在F运输店半工半读的。店里给他出学费让他白天去念中学，放学后就去干店里的活。中学毕业后，店主人劝他入大学预科，他自己也乐意，于是就升了学，可是就没办法再替店里干活了，因为预科放学晚，还得预备第二天的功课，自然就没了业余时间了。他心里觉得怪不好过的，仿佛白白叫人家供自己上学似的。店主人也了解到他的想法，就提出一个办法：他在店里没法念书，不如回家去念，让他的小学刚毕业的弟弟到店里来替他。

这一来，龙介就回到自己家去了。他从个人利害得失出发，作了一番盘算，可能在大学预科和自己弟弟之间画了个等号。——当弟弟说出“为了哥哥好，我愿意……”那句话时，他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难道弟弟就该为哥哥打算吗？可是弟弟的牺

性却使哥哥的自私自利的心情得到了滿足。父亲說，反正弟弟讀完了小学家里也供不起他上中学，倒还不如叫他上那样的大舖子里当学徒，将来也許更有出息。母亲听了也点头同意。

“从前，我小时候看过許多小說，里面就有講到离开父母兄弟出去当学徒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当它是‘小說’，看完了就算了。哪里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咱們自己身上呢！”

姐姐哭着朝龙介这样說着。而他只是咬着嘴唇。姐姐的話使他很震动，觉得必須深思姐姐这話的涵义。那天晚上弟弟睡下了以后，贫穷的一家子围着火盆聊天，一面想象着将来店員打扮的弟弟的样子。——姐姐又說了：“現在倒还没关系，将来阿由长大了，想起来自己没有升学的事不知道要多么难过呢！”

給姐姐这样一說，龙介觉得心脏都要停止了似的。

龙介想：自己这个人是否那么有价值？值得把阿由当作牺牲品的价值？他算是什么人啊？他簡直是坐臥不安，自己都觉得自己这个人可怕，馬上就用被子把头一蒙，索性睡下了。

过了两三天，阿由的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了。老师告訴大家应该升学，然后統計了一下人数。六十名当中，打算升中学的占二十名，上高等小学校<sup>①</sup>的不到四十名，剩下的三个人就是念到此为止的，其中有一个就是阿由。老师挺不高兴地问道：“你們打算怎么办？”阿由坦白地講他要到F运输店去当学徒。于是老师就問阿由：“你的家庭有那么困难嗎？”大家都盯着阿由，他没有回答。……这些情形，阿由在以不告訴哥哥为条件，偷偷地講給母亲听了。

阿由上F店去的时候，是龙介跟他去的。一路上阿由倒是

<sup>①</sup> 日本小学校是八年制，寻常科（即初等科）六年，高等科二年。上中学的人寻常科毕业后就升中学，不上高等科。

連說帶笑的。可是龙介馬上就感到阿由是故意这样作，龙介心里怪难受的。

两三个月以后，姐姐去看阿由去了。回来的时候帶給龙介一个系外褂的帶子，原来是店掌柜的送給阿由的，阿由說当学徒沒法用这种东西，所以叫姐姐給龙介捎来了。姐姐本来劝阿由不要太自卑，可是阿由說，当个学徒还有什么可自豪的！——这些话龙介越听越不是滋味。

为什么龙介越听越不是滋味呢？那是因为他觉得，弟弟目前的处境，完全是他給造成的；渐渐地他害怕起来，想着可能弟弟在恨着自己吧？——他只要一抬头，就仿佛看到了弟弟的含着怨恨的眼光。本来嘛，弟弟本来应该恨自己嘛。……

但是，能够和别离多日的弟弟見面，这感情却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他想，应该打心里欢迎弟弟回来。他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些。他想，晚上带弟弟去看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到面舖里去吃点什么……

他想起了今天爸爸說，阿由回来就杀鷄的话；他上学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正在那里捣年糕呢。

龙介是个什么样子的个人主义者呀！为了自己的幸福，把弟弟踩在脚底下！龙介又是个多么卑鄙的小人呀！他想用美丽的假面具遮盖他的丑恶的自私自利。他想要点手段来蒙蔽弟弟的眼睛；用电影、面条和假装很爱弟弟的几句话！

可是，应该受責备的难道只是龙介一个人嗎？他的父母不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生活的安易，才把兒子送去当学徒的嗎？

于是，在弟弟回家过节那天，他們象哄幼兒似的，弄了一只鷄和一些年糕，想把弟弟籠絡住。他們在过节的时候这样作的目的，不外乎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讓孩子别把自己給忘掉而已。



龙介发见了“过节”里面所包含的这种可怕的虚伪，这是想否认也否认不掉的。他知道了一切事情里都有虚伪的成分，只是人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罢了。当小学徒等于给许多人当了垫脚凳，他本人是被蒙在鼓里的，实际上被用一切手段笼络着，被不自觉地剥削着……龙介陷入深深的忧郁里面了。

1923, 4.

## 小 点 心 铺

你坐在那儿，只要一伸脖子就能看到的黍子的叶子，一被雨打着就颤抖，反射出暗淡的光芒。正在缝连着破烂衣服的老太婆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头朝窗子外面瞧了一眼，然后把手中的活计拿到嘴边，用牙齿咬断了线头。正在这时候，她听见柜台那边有动静，她就想：“八成是有客人上门。”于是就隔着镶在纸门当中的那块玻璃往铺面那边瞧，果然看到门口站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老太婆想：“真有买主来了，”于是把膝头的活计往旁边一撂，正想站起来，谁知道那个男人挪动脚步，走出去了！

老太婆心里怪别扭地瞅着男人的背影，不由得遮羞地嘴里噤里咕嚕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她本想捡起活计来接着作，可是身子却不由自主地惶惑不安地站起来，终于到厨房去了。她打那儿的窗户盯着瞧斜对过的点心铺——虽然她的内心起着斗争，不让自己作这样的事情。

一点也不错！——老婆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方才差点儿走进自己店里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在那家店里了。那讨人喜欢的女掌柜的一边笑着，一边扯着闲话。哟！好大的一个纸口袋！是个盛三斤的大口袋，看起来，这是个七八毛钱的主顾……老婆子

用鼻子嗤了一下。

老婆子想起了打一清早起，自己店里才来了刚好一个巴掌上的手指头可以数得过来的五个主顾。一个买了五分钱的糖球，一个买了一毛钱的豆包，其余几个也不过是三分钱的薄荷糖，一毛钱的豆馅面包，和五分钱的杂拌糖袋……总共才这么一点点儿。老婆子恨得牙痒痒的。她觉得，这个男的本来应该是自己这儿的买主，结果叫对面的点心铺给夺去了！真可恨！

……那客人掏出来一张钞票，还是五元的哪。那女掌柜的到后边去了。这时候，老婆子忽然间意识到自己在这里干的什么，不由得红了脸，觉得这太卑鄙了；自己也想，这算干什么的！于是回到屋里，刚拿起活计想作下去，可是一种悵惘的感情压倒了所有的感情，老婆子的心沉重极了。

老婆子的思路自然而然又回到往常的牢骚不平的老路上去。她想，一天卖上七八毛钱，往好里说卖上两元钱，就拿最高额的两元来说吧，利钱不过就是五、六毛钱。就凭这五六毛钱，得想法儿打点全家吃饭。这个郊区，一过七点钟简直就看不见人影了，今天到这个时辰，可以说一天的一半已经过完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才卖了三毛钱……反正越往下想，越觉得把刚才那个买主给放跑了，算是遗憾透了！

话是那么说，要是凭这个店和人家的比较，那简直是没法儿比，人家那店光是门面就比老婆子这里宽上一倍。再说老婆子这里的点心匣都是油漆剥落的，六个一排，总共才两层。而且点心摆得稀稀落落的，连匣子底儿都露出来了。既没有装饼干的罐儿，也没有货架子；只有一个老头儿自制的台子立在昏暗的店头，上边七歪八倒地放着十二三个贴着红蓝纸帖的汽水瓶，不错，还有点东西：就是挂在进口两侧的草靴子和草鞋。

那些接二连三地新开张起来的点心铺，对于老婆子来说，它们的富丽堂皇都不在离这儿好几里远的城里那些点心铺之下——二三十个新的漂亮的点心匣子亮晶晶地排列着；点心架子都是玻璃砖做的，饼干罐排着大队，那些匣子罐儿里边装满了好几十种糕点……而老婆子这里，除了豆包和面包之外，不过只有三四种粗点心罢了。

老婆子每当路过这些新的同行门口的时候，总要产生一种压迫感。心里想瞧瞧究竟人家都卖些什么，可是头就是扭不过去。自己也恨自己哪儿来的这种感觉，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心里很生气。

在这种时候，她只好回想一下从前刚搬到这儿来的时候的好风光，聊以自慰。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当时这一带房子还很稀少，提起点心铺来就只有老婆子这一家，想当年那客人一个连一个，老婆子是经常的守在店铺里，走都走不开，每个月随随便便就能攒下二三十元。后来又赶上附近开办了中学校，很多学生来买东西，更使她忙得不可开交。

可是附近越来越繁华，打城里往这边新开的点心铺越来越多。人口增加得远不如这么快。在这些新开的店铺旁边，老婆子的店显得又脏又旧；她不得不默默地随着自己的主顾逐渐地被新开的店夺走。

储蓄的数目越来越少了。减少了？哼，岂止减少了，再过几天根本就提不到什么储蓄不储蓄了！因为最后的一分钱也被提光了。——人，都有个好奇心，而新开的店又是那样地令人眩惑，陈旧的必须让位给新的。可是老婆子从前也过过好日子，她是过来人，对于嚐过甜头儿的她说来，眼瞅着自己获得的地盘被人侵占，过去的一番辛苦全都白费了，心里那份难受是无法形容的。

对于这种必然的现象，老婆子不是没有进行了小小的一番斗争，可是那会有什么结果呢？！老婆子再过些日子就不得不跑当铺了。

于是“新开的店”这件事永远充满了老婆子的脑海。

比方拿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来说吧，固然这种事兒不断地在她們一家人的眼前发生，可是她的感觉并没有因之变得迟钝，相反地，每次她都感到跟以前一样强烈的气忿——不，甚至是越来越强烈的气忿……现在徘徊在她脑海里的，就是等兒子阿健和老头子回来后，怎样对他们报告这件事，才能最有效地表达出自己的遗憾。

老婆子抬头看了鐘。

“得，趁老头子还没回来，我先把……”

老婆子自言自语，把膝上的活計弄成一堆，把它们塞进壁厨的角落里，然后把附近散落的线头子拾起来扔到窗外；于是她走到那間充当狭小的作坊的厨房里去，打算趁着老头子还没回来，赶紧把作豆包的材料准备好。老婆子把搁在角落的面粉箱打开了，里面剩下的面粉大概只够作这一回的，差不多见了箱子底兒了。老婆子的心搅一下子暗淡下来，她直起腰来。面粉差不多光了，老婆子的怀里有钱买嗎？不用说囊中是空空如洗。

老婆子想道：下回再作豆包的时候，只好先上当铺了。真不是个事兒！把赚来的钱吃尽了还好说，连老本都赔光了真是叫人搞不通！老婆子越想越难受，每天象这样作着豆包卖，卖来卖去落了个两袖清风，那又何必受这份累？真是白费力气！

老婆子往面里掺上碱面和阿莫尼亚，搅拌开了；正在这时候，听到店头有孩子的喊声：

“有人嗎？”



老婆子暂时摆脱了她的烦恼，走了出来。

“哈哈哈哈哈！……”

两三个孩子的笑声打玻璃门后边爆发过来，孩子们轮流地由玻璃门探头探脑的。对于正没好气儿的老婆子来说，这玩笑可是开得太大了。老婆子喊了声“畜生！”就蹦到店门口去了；可是孩子们早就呆在老远的地方笑得直不起腰。老婆子进退为难，气得脸涨得通红：

“畜生！混賬！你们再敢来，瞧我揍死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这场臭骂，整个街都听得见；骂完了她刚想进屋去，看见儿子健打那个街角回来了。

“健！快替我揍那群小兔崽子们！他们刚刚跑到咱店来胡闹了！”

健停了一下脚步，往孩子们那边瞅了一眼，可是没理他们就又往家这边走过来了。孩子们倒是瞧见了健，真有点害怕，偷偷溜走了。

“妈妈，你怎么啦！多难看呀！”

“……那群小兔崽子……畜生们……”

“不都是小孩子吗！”

“就是小孩子才可气，人要是赶上倒楣，连小孩子的气……都……得受……”

老婆子激动得哭了起来，阿健一声不响地走进了房门。

“怎么啦，一个买主也没上门？点心跟我早晨出去的时候原样儿没动！”

健瞅着匣子里面说了句。于是老婆子开始讲给健听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想法儿把话说得和健的心境挂上钩。健皱着眉头听完了说：

“娘，往后少干那种丢人的事兒，打窗戶里偷看人家作什么？”

他只說了这么两句，就不再理母亲，走到放着他的桌子的房間里去了。老婆子盯着他的背影直楞楞地瞅了一会兒，感到沒有着落，誰也不替自己着想，心里好生不受用；可是老婆子还止不住得把这事对老头子講一講，虽然知道說了也不会得到什么安慰，反正自己心里憋得慌，总得把它傾泄出来。

十几里开外的河那边正在盖着監獄呢。老头子就背着粗点心、年糕和面包到那工地去卖；現在他回来了，显得很劳累地把箱子放到店头的台子上了。

“怎么回事兒？今天一个主顧也沒有上門？”老头兒瞧着点心匣子說了句。

老婆子从厨房走出来問道：“你怎么样？”

“我嗎？……面包剩回来啦……簡直是白跑了一趟。今天不知道打哪兒出来一个卖年糕的，把咱給頂了……”

“是啊，真是不走运，我也差不多……”老婆子这样說了，然后就講了一遍刚才发生的事兒。

“嘿，又犯你的老毛病啦，胡鬧！”

老婆子不免又講了一遍那群小搗蛋鬼的事；老头兒听了，說：

“哈哈！犯不上这么認真呀——对了，作豆包的准备作好了沒有？”

“嗯。”

“那我就到河边上拾点柴来，上次收的那些大概是用光了。……要是能檢找点好柴火就好了。……还有，把我这箱子里的点心拿出来摆到点心匣子里吧。”

老头兒这样說着，打后門走出去，到河边拾柴去了。

那天晚上一家三口吃晚飯的时候，提起了对面的山貨鋪里鬧强盜的事。

“听說，那强盜一只手擦着蚊帳，另一只手就掏出手枪了，这么比亮着說：‘把錢拿出来！’老录打蚊帳里爬出来，就領他到手提保險箱那兒去了。老板娘可真了不起呀，就抓了这个空，打后門跑了出去，大声喊：‘有强盜啦！……’哈哈。”老头兒这样說着，吃了些魚子，然后又接着說：“这种事兒呀，謝天謝地，咱家是碰不上的呀！”

老头兒說完了还把四壁萧然的家里看了一遭，弄得阿健和老婆子不由得为之噴飯；可是剛笑完就感到一种奇怪的滋味。

“沒关系！咱們就是敞着門睡，也不会有人正眼瞧瞧的。”健这样說。

吃完了飯，老婆子把早晨收到的信叫阿健給她念了听。

“是姐姐写来的。”

“是啊。”

阿健低声地跳着行念道：

……娘这些年来受的苦，决不会是白受了的。老天爷是不会叫你遭罪到底的。現在越受罪，将来越会有福享的。……阿健学校要毕了业，不是馬上就可以当教員嗎？那么就好了……是啊，沒有多久了，再忍耐一些日子吧……

老婆子把这句“沒有多久了”重复了一遍，心里也就認以为真了，觉得挺高兴的。——“沒有多久了。”

等大家都睡下了，老婆子把門戶全部关好，然后把放錢的箱子捧了过来，为了不出声音，她把它倒到鋪席上了。只有三四个

一角銀幣，在一堆銅錢里發出烏暗的銀光。老婆子盯着它瞧了半天。暗淡的电灯光，老是把老婆子那寒儉的身影照射到被雨水滲得發黃的牆上。

老婆子的心里盤算着明天又得把什麼送進當舖；不過她的悲慘的心理，時常由於那句‘沒有多久了，再忍耐一些日子吧’的話給多多少少沖淡，稍微豁亮一點兒了。

郊區的夜，靜寂如死。

發表於1924年7月。

## 腊 月

……但是！又是“但是”！——打刚才起自己就在这个“但是”周围兜圈子。活象那想要逃跑的铁笼里的狮子，拚命地在作徒然的努力。

道路上的雪冻得硬梆梆的，天气冷得不得了。在大马路的两旁，排列着“年底大减价”的广告牌和给风吹得奇形怪状、唢呐乱响的旗子。装在道路上方的弧光灯往复盖着白雪的铺道上投射着冰一样的凛冽的光。由于寒冷，人们都迈着小步子急急忙忙走着——可以看到拿着买来的一包包东西的、好像是往家走的公司职员打扮的人，也可以看见，交抱着胳膊、弯着腰走过的工人，拉着雪橇的店员，还有女人们；在他们后边还有为了度过年关而奔走的人。这是离大年三十还有两天的腊月里的大街上的景象。——可是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我走着走着，心里只是想着郁子的事。

这时候，我发现了走在我前边的一个女的（其实她在我前边已经走半天了）。她身上的旧衣服用一根绳子胡乱地缠在腰上，这么大冷天还光着一双脚，脚上挂着鱼鳞似的泥。发黄色的头发蓬蓬松松的，约莫有四十来岁。她手里拿着一个什么包裹，缩着肩，匆匆忙忙象踏步走似的往前走，看来是和我往同一方向走。



过了一会兒，她由大道拐进一条横路，我也是往那么拐的，接着她又拐进另一条小路，那是条死胡同，在尽头的地方挂着当舖的門帘。（我停了脚步，观望了一下。）女的到了当舖門口，把木屐上的雪踩下来，又端詳了一下当舖的刻着姓名的牌子，终于下了决心似的拉开了門。

“这是司空見慣的事，”我忽然这样想道。不错。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正是因为这是司空見慣的事……我的心情黯淡下来了，不过我馬上想到了郁子的事。我想到，对郁子說来，这已經是很久以前經歷过的事了。

我回忆起从前到郁子家玩，那时候她母亲在隔壁房間里常常乒乒乓乓地翻騰东西，然后就不言不語打后門出去了。郁子的小弟弟一說肚子餓，因为有我在場，郁子就很狠狠地哄着他。她只要一听见門口有动静，就心神不宁地往那边瞧。等看見母亲挟着米筐回来，她馬上就提起精神来，站起来到厨房去了。

有一回郁子和我講她替母亲头一次跑当舖的事。（我只要想象一下当时郁子的心境就要感到痛苦。）她說她走进当舖，看見已經有一个女的先在那里了。那个人是送进冬衣把夏天的換出来；可是她还差一点錢。女人为难地想了一会兒，把手伸到头发里，找出了一根頂多值两三毛錢的簪子，掌柜的自然“公事公办”地說：“不够！”于是女人就在自己身上找开了。她沒有穿內衣，身上只有一件直接貼肉穿的衣服。——女人想到了自己身上系的带子，不过多少犹豫了一下，瞅了掌柜的和郁子一眼，可是到底解下了一圈又一圈的带子，把它放到柜台上了；怪难为情地用手捂住衣服的前襟。女人总算把夏季的衣服拿到手了，里头还有一套小号的女人衣服。

“那时候我想，比起她們来，我們还算是幸福的呢……”郁子

曾經这样說过。——可是現在，还能不能算幸福呢？——恐怕沒有資格說这話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郁子的母亲死了丈夫以后，和一个姓山田的同居了。）后来我又去看她們的时候，那个小弟弟秀夫正和他的繼父鬧着玩兒呢；繼父用很长的烟袋鍋兒輕輕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杵秀夫的脑門或脸蛋兒，既逗他又讓他抓不着烟袋鍋兒。弄到后来孩子嫌煩地来回用手拨开；可是那繼父也不肯停手，还說：“怎么？連烟袋鍋兒都抓不住呀？嘿……嘿……”繼父一边笑着，更加一个劲兒地弄个不住。孩子越来越后退，退到紙門那里，哭咧咧地說：“不行呀！”手里举起一个空盘，說时迟那时快，盘子当地一声碰上了鑲在紙門上的玻璃，把它砸碎了。——繼父的眼神兒当时就变样了。把我也吓了一跳。母亲吃惊地从厨房跑了出来，强逼着把秀夫拉到隔壁的房間去了。然后把孩子往死里揍了一頓，揍的孩子喘气兒都困难，只是往里倒抽气。打完孩子母亲自己号啕大哭起来了。我倒是理解那母亲的心理，不过也觉得未免作得太过分，那回我倒給弄得有些手足失措了。郁子对我說：“媽媽老是那样，——即便不那样，我弟弟心里还捧着个劲兒呢！”

（郁子的母亲和山田在一起沒过多少日子就分手了。为孩子着想，在一起过总是不成。母亲和山田經常为这椿事情吵嘴吵得很不愉快，而且每次都給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还有一次，郁子曾經告訴过我这样一件事。那是当她不在家的时候，繼父曾經对母亲說：“如果郁子是自己的亲生女兒，那就把她行李里的东西送进当舖，大概她也不会說什么吧？”——总之，不論什么事总要感到不自然和隔膜；坐在一张桌上吃飯，那种难受的心情是

可想而知的。所以對於她家和山田分手這事，雖然經濟上也許會感到困難，我可是打心眼里贊成。）

有一回我和郁子倆在街上散步。她忽然問我：“是不是有人真正明白，人活在世界上是怎么回事呢？”我回答她說：“可能不會有太多的人真正明白吧。”那時候，郁子已經由中學三年級中途退學，到精選綠豌豆的工廠去作工了。我理解她的心緒不寧，很替她難過。（我時常由我的僅少的收入里拿出一塊錢、五毛錢的給她送去，這錢常常成了她當天晚上買米的錢。）

郁子一家人差不多有一個月也沒去澡塘子了。所以母親和郁子身上都生了虱子。有時候我晚上去，就瞧見她們把電燈拉得低低的，在捉虱子。起初，她們還難為情，慌慌忙忙捂着蓋着的。一來二去，我也就參加幫她們捉虱子了：打開衛生衣的貼邊，肥肥的虱子緊緊貼在里边。我頭一回看見這個場面的時候覺得后背一陣發寒。用手指捏住它也覺得特別難受，只好趕緊往火里一扔，它一爆，發出一股腥臭。郁子和她母親倒是滿不在乎地用兩個大拇指的指甲把它擠碎，擠到几十个的時候，手指甲都染紅了；把它擦到報紙上，又開始擠。等到找不大出來了，大伙兒就把衛生衣拿到火上烘，於是眼瞅着經不住火攻的虱子不知打哪裏又出現了一批，於是又來捉……奇怪的是，不管頭天晚上怎麼捉，第二天依然還會生出那麼多虱子。由於虱子太多，秀夫的臉色都變青了；身子發癢，所以老是蹭來蹭去的。

那一陣子幾乎每天都要上當舖。我也有時候陪郁子一道去；如果弄不出當晚必要的幾個錢，我就暗地裡把我自己的東西也送去當。秀夫因為交不上學費，就常常請假不上學。我知道了，就回家找出一些舊書賣到舊書店去，替他交上學費。

“可是這一切一切，究竟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常常這樣想。

但是我知道，只有一个可悲的回答在等待着我：腐烂的柿子，只有不去管它，听天由命地随它落掉。可是自己怎么忍心这么作呢！

郁子的母亲在和山田同居之前，把五个孩子里的三个小的送了人。她母亲当时的情形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是她刚刚死了丈夫，守灵的那天晚上。在隔壁那间屋子里和尚在念经；这边房子里就在商量送孩子的事。对于刚刚死掉丈夫、心情本来就非常紧张的女人说来，那刺激可是太大了。母亲用她从来没有用过的口气，仰着身子高声喊道：“不不，不管谁说什么，一个孩子也不给人！”那四个小孩儿并排躺着睡觉呢。亲戚指着孩子们说：“那就随你便吧！”

后来亲戚还是不断地劝她。可是她只是重复她那句话。当时我和郁子并排坐在和尚的身后，可是一听她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高声喊叫，郁子就不安地瞅着我。我也沉不住气，几次三番地到隔壁房间去瞧瞧。心里觉得好不难受，何况还是守灵的晚上呢！

后来，郁子从精选豆子的工厂回来的时候，常常看不见母亲。她母亲每天总得到把她的孩子领走的那几家门口去绕几次，否则就不放心。如果在人家门口正好碰到了自己的孩子，就抓住问个没完：“肚子饿不饿？”“你妈妈骂没骂你？”“冷不冷？”在这些问题里，只要有一条答案不对母亲的心思，她就把孩子抱起来，不管是腮帮子还是脑门，一个劲地亲啊亲啊，心疼极了。走完了这家，再到下一家去。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觉得母亲对这事老是这么拿不起来放不下去的，长此以往对她的身体健康有影响。我把这意思对她说了，可是她只是苦笑。



一个孩子叫一个曾經干过女招待的人領去了。那孩子有一次回到自己的母亲家来玩（那一次我也在場），我听见她和母亲說：“这回，又来了一个另外的爸爸，脸漆黑漆黑的呢。”郁子問她为什么那人是黑脸的，她說：“是打扫烟囱的工人！”还說：“那个爸爸随便喊我的小名兒，所以我根本不理他。——还是头一个爸爸好……”那家的女人經常不在家，不是到这家喝酒就是到那家打牌。孩子餓了沒得吃，只好往母亲家跑。可是那时候她还和山田同居，不敢当着他的面給孩子吃飯，只好把孩子哄到学校去，等山田出門后，母亲买了甜面包，特意給她送到学校里去。

那家的邻居告訴母亲說：那孩子因为沒人照料她，只好一个人裹个斗篷睡覺。——母亲听說这种情形，就打算把孩子要回来。可是那个女人說，那也可以，不过得給她賠出来到现在为止的养育費。母亲进退两难，毫无办法。看起来，那女人是打算好歹把这孩子养大了，找个地方把她卖掉。

我曾經看見过，那孩子有一次和秀夫在厨房玩耍，嘴里唱着“鴨綠江小調”；那种唱腔完全象个大人而不象八岁的孩子。唱到最后，还加上一段花腔。郁子对我說：“你瞧，簡直不象話！”不好意思地眼睛瞧着下头。我也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心想母亲一定更难过。

把那个男孩子領去的那家人家倒还不错；不过那孩子身体不大健康，所以母亲一直很担心。流行性感冒流行的时候，那孩子也感染上了。母亲听說了就在家里呆不住了，往外跑出去好几趟；但是想上那家去心里又有顧虑，就又回家来。最后还是跑了出去，在那人家門口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再回家来。

还有一个女孩子給了一家铁匠舖。这也是个穷苦的人家。那家的女人常常給电影院雇去扛大旗，滿街走着作广告。有时



候也替神社庙宇扛那装在筐子里的施舍米什么的；干活的时候有时候也把孩子一块儿带去。母亲有一次打别人身后瞧见了她们在大街上的情景，实在看不下去，赶紧跑回家来了。那个孩子和母亲特别亲昵，偶尔母亲到她那里去串门儿，往回走的时候，孩子老是跟在后边不放。

母亲去看这三个孩子的时候，常常给他们带糖果面包。有时候看见孩子穿的分趾袜子太破得不象样子，自己还偷偷地买给他们。母亲家里日子本来就难过，又加上这些孩子们的事，可以想到她的心境是多么惨痛了。叫人想想都觉得难过。这位母亲偏偏得了重感冒，躺了两个月。（当时我去东京了。预定住三个月，是为了学习这次工厂将要买进的新机器。我接到郁子的信，写着：“现在连虱子都要把我们遗弃了……”）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件事：正是上述的种种事实，逼迫得郁子终于有一天在工厂放工后，出卖了肉体……

当初，我真是受不了。我想：我这么全心全意热爱的郁子居然会作出这种事来！它给我的打击是无法形容的。——“原谅她？”还是“不原谅她？”这两个极端的意念占满了我的心，弄得我什么别的心思也没有了；它们象一座挂钟的钟摆，在我的心里摆过来摆过去，就是静不下来。

“郁子是那樣的愛着我的，可是她雖然愛我，却……”我這樣想着，“難道說，她終究還是個爛柿子嗎！”

可是在她作這種事以前（的確是在作這種事以前），我並沒有去正視她這種悲慘生活的現實。

我清清楚楚地想起了有一次郁子心神不寧地問我的話：“真正明白人活在世界上是怎么回事的人是不是有很多呢？”噯，當時我不是也不知道“人活在世界上是怎么回事”嗎？我不是也不

知道“为了生活下去，人该怎么办”吗？我想到这儿，觉得没有脸去见郁子了。真的，对于她的不得不忍受的痛苦，我太不体谅她，我的态度太不对了。

今天晚上郁子就应该由被押了五天的拘留所里放出来，我应该去安慰她，去抱抚她接近绝望的心上的创伤。我又想，不论碰上什么事，只要我们俩同在，就是幸福的。

我正在边想边走，突然有一个穿便服的女人成心碰了我一下；我一抬头，瞧见她意味深长地瞟着我說：

“先生！上大摩登家里去坐会儿好吧？”

把我吓了一跳，可是我沒停下脚步。当我走出一程回头看的时候，那女人正在跟另一个男的說着同样的話呢。当时我脑海里出现了那女人带人去她家的画面，随着出现了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的画面，再就是郁子的脸……我无法忍受，为了不再想下去拼命摇晃着头。

然后我拐进一个行人稀少的小路里去了。

我感到，“生活”这个字眼儿对我有了新的意义。它里面充满了“意外”，这使我惊讶。

我现在来到郁子的家门口了，忽然觉得自己的心快要从小口跳出来了。

1926, 1, 28.

## 父亲病危

我站起来系着腰带，对妻子说：

“那我就回去一趟。应该这么作。”

妻子本来抬着头望着我，揣度不出我会怎么说；等听到了我这么一说，马上象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似的，还对我道了谢。

我这样干干脆脆把话说出了口，心里反倒觉得轻松了。于是拿起那封电报，仔细地又读了一遍：“父病危速返小林。”

可是，自己和父亲最后分手的那场面又出现在我的心中了。真是“Eternal problem——father and his son.”<sup>①</sup>

……记得那次，父亲弓着背，下身鑽在被爐里，和我搞得不可开交，最后，说了句：

“你去随便搞吧！”

他说着，把烟袋锅兒往当烟灰缸用的空罐头上狠狠地一敲。

“当然要搞的！”

我顶了一句嘴。——本来好象有许多话要说，可是嘴唇和喉嚨都仿佛起了痙攣，发不出声音来了……接着是令人难受的沉默：两人当中隔个被爐对坐着，大眼瞪小眼，一声不响。父亲

---

<sup>①</sup> 英語，意思是：“永世不得解決的父子問題。”

的那只拿着烟袋锅的手一个劲儿哆嗦。

于是我就和父亲所谓“随便搞”的那个女人在别处安了家。女的觉得心里不过意，老是说：“真对不起呀，真对不起呀！”

妹妹来信提到了父亲，说那次我一走，父亲就哭开了。虽然他口头上老是“畜生、畜生”地骂我，看来他心上对我还是恋恋不舍的。——那以后，父亲照旧到某村去收买农家的鸡蛋，或者到某处的工地上去卖豆包和馅面包。信上还写着：“本来父亲还这么说来着：‘……这个星期五，你哥哥的银行有新建房屋落成典礼，那时候我就能借儿子的光，有生以来头一次坐上电梯（这个字父亲老是咬不准），头一次吃吃大菜了……’”

记得自己当时看到信上这段，曾经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对父亲的事无动于衷。因为关于父亲的回忆，可以说一点好印象也没有。

上面这些，是两年以前的事了……

我站着对妻子说：

“作父母的，不知道是不是都疼爱孩子？”

“……不过，你的父亲可是爱你的呀。”

“爱我？那我就搞不明白了……”

“我要是这么说，你也可能会发火——反正我总觉得也许是你这方面不爱你父亲……”

妻一面瞧着我的脸色，一面含蓄地说。

“那时候我在跟你恋爱。不过这并不等于因之就不爱父亲。——一句话，怪我父亲那时候太不体谅我了……”

“那么说，双方都有着爱。可是彼此不能谅解，爱和爱起了冲突而引起了相互之间的憎恨。——我可真不明白了，爱，究竟

是个什么玩艺儿?!”

妻难得地兴奋地说着。

“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近来只要想起了父亲，倒是尽想他的好处的时候多……真是不明白。”

当天我和妻就坐快車动身了。

那是我当年正在考高等商科学校时候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的家境很困难，所以当时我寄居在伯父家里，一面帮他家干点活兒，一面預备考試。父亲背着豆包和面包到处去兜售。我的考試开始的当兒，他来了，对伯父說：家里給神仙供了神酒。英語一門我差不多都答上来了；可是商业算术和簿記两門只弄出了一半。那时候我灰心极了。心想考試竞争得这样厉害，自己恐怕要糟糕。尤其是还麻煩了人家亲戚一大气，这事更叫我懊丧！

我打考場回来，伯父对我說：“你爸爸今天早晨来了两趟，問你怎么还没回来，看样子对兒子真关心啊。”

那天晚上，伯父叫我回家看看父亲。可是我自己因为沒考好心情不佳，簡直回不去家。我只是东一头西一头地滿街乱走，专挑那黑暗无人的地方边走边嚎啕大哭。仿佛穿着草鞋到自己这里来了两次的弯腰驼背的父亲就在我眼前……我越哭越难过……

（每逢我回忆到这件事，我总要联想到另一件事。那是我还在上小学时候的事了。有一次欠下了三个月每月两毛的学費，无論如何再也拖不下去了；可是那天家里沒有錢。自己于是就賴在家里，說不好意思上学；父亲想了半天，最后答应我中午以前一定給我把錢送到学校去。



我在学校正要吃午饭的时候，校役就来喊我。我急急忙忙跑到学生出入的门口那里一看，脚上穿着草鞋的父亲坐在那里发呆，在等我呢！——后来我打母亲那儿听说，父亲那回是上当铺弄了钱的。）

我很侥幸地被录取了。当时我完全顾不得那些应该马上给信儿的老师同学，撒开腿就往家跑……

现在我坐在火车里，回想起那回父亲说：“你去随便搞吧！”我就答对他：“当然要搞的！”他听了说不定心里有多难受呢。但愿我们到家的时候，他还没死才好啊！

1926, 8, 4.

## 杀人的狗

蔚蓝的天空，衬托出右方的十胜岳山清晰的轮廓，看上去好象一幅廉价的油漆。广告画右方是高原，往左方看，宛如一块打着折儿平铺着的大包袱皮，它的起伏一直伸展得很远很远，顺着其中的一条折儿，朝上方爬来的一条线，是通往钏路的铁道。还可以看到十胜川，就象孩子们玩弄过的铁丝一样，只是有几处闪闪发亮，晃人眼睛。时间正当三伏天的晌午。大陆性的炎热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照射着，使人觉得马上就会把哪儿照得起火似的。正在高原上崩石砂的工人，都象打热水澡塘里刚出来的神气：全身大汗，晕头转向。大家两眼无神，上了火，象腐臭了的青鱼一样充满了血丝，浑沌不清……

忽然，有个工头撒腿就跑开了。

另一个也跟在他后边跑开了。

将近一百个工人忽然喧闹起来了：“有人逃跑了！”

“你干什么？王八蛋！杂种！”

工头杀气腾腾地骂道。在那边有人挨了打，啪！——打在肉上的声音响得很清脆。

这时候，把头骑着马来了，把手枪交给两三个工头，命令他们马上去追逃跑的工人。

“真是何苦干这种糊涂事儿！”

不知道是哪一个？馬上就会被捉回来，那么，狗又要高兴了！

可以看见下方的铁道上，玩具似的火车往这上边爬；发出仿佛劳累不堪的噗嗤、噗嗤的声音。有时候还吐出象寒冷的清晨的哈气那样的白色烟圈儿……

那天傍晚，工人们和往常一样，给工头押着打工地往回走。夕阳照在后背上，把扛着丁字镐和铁锹的人们的身形在前方的地上留下长长的影子。当他们转过去饭场的一座山头的时候，听到后方传来了马蹄声……“叫人捉住了！”大家都这样想，停了脚步回头看。原来是源吉被捉回来了。

源吉的湿淋淋的身体，被麻绳左一道右一道捆得紧紧的；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工头骑的马上头了。马跑得稍微快一些的时候（工头成心那样作），逃亡者就摔个仰面朝天，从那满布石砾的山路上被拖过去，小挂挂破了，脑门、两颊全出血了；血和泥土掺在一起变成黑糊糊的颜色。

大家什么也没说，又继续往前走。

（大家后来听说：源吉在这里把身子搞坏了，他常说，要在临死之前看一眼留在青森的母亲。他才二十三岁。他抱着一块木头板，就跳进了被两天以前落下的雨弄得完全浑浊了的打着漩涡流着的十胜川。）

开过了饭，工头喊大家上空地集合。

又要来那一套啦！

“我可不想去……”大家都这么说。

来到了空地上，把头和工头都先来到了。源吉被捆着，趴在

空地的中央。把头一面摸着狗的后背，一面大声說着話。

“都来啦？”把头发問。

“都来齐啦？”工头这样問大家一句，跟着就对把头回复：“人齐了。”

“好！現在开始！你們好好看着！就演好戏了！”

把头卷起便服的袖子，踢了源吉一脚：

“站起来！”

逃亡者搖搖晃晃地站了起来。

“噢，你还能站起来哪，好！”把头說着，当时朝他的旁脸就是一拳。逃亡者簡直象演戏似的，輕飘飘失去了主心骨，脑袋无力地垂到胸前；吐了一口唾沫，里面全是血，接着又吐了两三口。

“混賬，今天給你点兒厉害瞧瞧！”

把头的胸脯摊开来，露出胸毛，跟着就冲着工头发号施令：

“动手吧！”

一个人就把逃亡者的繩子給解开了。这时候工头就把身長赶上个大人高的土佐狗<sup>①</sup>面朝着源吉。那狗肚子里咕咕地直叫，它的四条腿，眼瞅着就憋足了劲头。

“放！”

工头把土佐狗撒手了。

那狗呲着牙，前脚一扑，屁股一撅……源吉混身打战，吓得动都不能动。刹那間，四下里死寂无声，人們大气兒也不出。

土佐狗咆哮着扑了上去，源吉悲鳴了一下，揮着手，那手势就象瞎子把手伸到前方摸索似的。狗一下子就扑到他身上，人和狗滾成一团，在地上起伏了两三回。狗离开了，狗的嘴边上沾

① 土佐狗是产在土佐地方的狗，以凶猛、好斗出名。

着血，它繞着把头周围跳着轉了两三圈。源吉倒在地上抽动了几下，晃晃悠悠站起来。土佐狗吠也不吠一下就扑上去了。源吉当时就被摔到空地尽头的墙上去。那狗又逼上去了。源吉轉过脸朝着狗，背靠着墙，往上蹭着站了起来；大家不由得一看他，只見他满脸血肉模糊，鮮血順着下巴流过咽喉，淌到裸露出的、急促地喘着气的胸膛上。源吉站了起来，用胳膊擦了一下脸，仿佛打算瞧准了狗的方位。那狗象是夸耀胜利似的吠了一声。刹那間源吉不知很快地說了句什么，然后大叫：

“吓死我啦，媽呀！”

接着他一下子轉过身去，作出猫要掙扎着爬墙的姿勢。狗跟在他后边咬上去了。

那天夜里，一个工头押着两个工人把源吉的尸首抬到山上去了，挖个窟窿埋上了。月光照得十胜岳山比白天看得还清楚。用铁鍬往窟窿里揚土，土碰在下面的箱子上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 往回走的时候，有一个人趁着工头停在后头小便，对伙伴說：“咱們走着瞧，早晚我得把那狗給宰了！”

1926, 8.



## 貼在牆上的照片

“認識嗎？這個照片是誰？”

走進食堂，就在右手的牆上，貼着一張看來是打報上剪下的不很精緻的照片；大概是昨晚上哪個瞎胡鬧貼上的，還能看見往上貼的時候用的飯粒疙里疙瘩的。

在照片前面，站着五、六個公共汽車售票員；她們把空飯盒夾在腋下，“嘶——嘶——”地用牙籤剔着牙，手搭在別人的肩頭上。

“誰呢……？”

後進來的售票員也靠了過來，可是也不知道這人是誰。

“真有特殊趣味的人，喜歡這種怪里怪氣的……”

“可不是嗎！貼這個象是搶了人家的錢，還要把人教訓一通的強盜似的照片作什麼？”

“貼一張大明星岡田時彥的該多好！”

“我可就是喜歡山內光！”

照片上的人表情嚴肅，容貌不佳，滿頭辮子胡碴子，居高臨下地瞪着大伙兒似的。

人們你來我往地站在照片前面端詳着。

第二天早晨，出頭班車的售票員走進食堂的時候，看見照片

的旁边，写着几个大红字：

这是誰？

有一个售票員素来爱恶作剧，不知她想到了什么，掏出鉛笔，舔了舔，往那旁边写上了：

是我的情人！！

大伙兒看見她写这几个字兒，哄地大笑起来。有的說：

“小英，原来有猎奇趣味！”

可是到了晌午，“是我的恋人！！”的字样，被用两根紅綫勾掉，在旁边用更大的字写着：

这是咱们的先鋒渡政！！

在“渡政”两字旁边，画着两个双重的大圆圈。

“渡政是什么？”

“他是干什么的人？”

比起以前来，聚集在它前面的售票員和司机更多了起来，七嘴八舌的。

“不是渡改，应该讀作渡政。”站在大家身后的姓后藤的司机說。

“渡政？”

“渡政！——是咱们的先鋒渡政！”

打那以后，在这“公共汽車庫”里，“渡政”这个名字常常给人家提起，那张照片也就貼在那里了。

就在那同一片墙上，曾經貼过一些传单，例如：“清除工賊，重新組織革命的反对派！！大家团結到日本交通運輸工会的旗帜下来！！”“不要被职工会、中正会、正义团的工賊迷惑了！！”等等……諸如此类的紅色传单，一經貼上，就馬上被撕下来，接着警察和密探就跟踪而来了……現在，墙上仍能看得出那些传

单留下的痕迹。

但是“渡政”的照片，可能由于不是“紅色传单”，所以一直貼在那里沒有人管。——它就呆在食堂的牆上，每天每天凝視着公共汽車的售票員和司机們。

这正是“公共汽車”收买問題逐漸乱哄哄吵嚷起来的时候的事。

## 二

过了五六天，职工会××支部的部会开会了。

第一届部会是×部召开的。

作完报告后，进入討論。——議長照例由那个反动的“部长”来担任。在××車庫，沒有一个人管这“部长”叫作部长的；一喊“反动反动”就都知道是指这个“部长”說的，——換句話說，反动这个詞兒，成了部长的名字。

进入討論的时候，“反动”自己些微地举举手，然后說：

“先有点事兒問問大家，打四五天以前貼在食堂的照片，那是誰呢？”

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說：“那不是叫‘渡政’的嗎？”

“旁边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嗎……”

“据說是叫什么渡政……”

“議長，他可不是电影明星呀！”有一个人說了这么一句，惹起哄堂大笑。

議長示意請大家靜一靜，又問：“那么，叫渡政的这个人作什么的，是怎样一个人？”

“議長你看見那张照片了沒有？”坐在后边的一个尖嗓子提

出質問。

“看过了。”

“上面不是写着嗎……”

“說的是吶！”

“告訴你，那上写的，他是咱們的先——鋒，斗士……！”

“諸位請靜一靜！”議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時候，副支部長喊道：“議長先生！”

“好的，阿佐谷君，請。”

“對於議長方才的提問，我想作一些說明……”

大家暫時靜了下來，和部長相反，這位副部長很得職工們的信賴。

“渡政就是為了咱們勞動人民進行了英勇的戰鬥，作了咱們勞動人民所不能忘懷的、頭一次慘酷的白色恐怖‘三·一五’的犧牲者，在基隆被殺害的那位‘渡邊政之輔’。——給我一說，大家當中一定就有知道的人……”

“渡邊政之輔！”

“啊，原來是他？”

“——渡政！”

嘈雜的說話聲象波浪一樣在開會的人們當中擴散開來。——差不多的人，過去只是因為照片的旁邊那樣寫着，所以人云亦云地跟着“渡政”、“渡政”地瞎喊，現在給副部長一解釋，就恍然大悟了。

“那麼說，‘渡政’不是共產黨嗎？——咱們憑什麼貼這種傢伙的照片！”議長說。

“共產黨！？”

“議長！不過咱們現在做的工會工作，當然和共產黨的工作

不一样；——可是請你別忘了，每次站在咱們頭里，真心真意代表咱們的切身利益為咱們作鬥爭的，就是共產黨！”

議長听了朝着說這話的副支部長狠毒地瞪眼睛。

集合的部員又騷動起來了。

“——共產黨不好嗎？”

“赤色分子什麼地方不好呢？”

“反動頂好嗎？混蛋！”

“渡——政——！！”

異口同聲，熱血沸騰。

對於這些，議長發話了：“因為政府禁止共產黨，所以它不好。”

“這是誰訂出來的規矩？”

後邊有人突然間大聲喊：“那都是對資產階級有利的！”

“誰說不是！”

“不錯，不錯！”

“沒有異——議！”

“咱們勞動人民非站起來不可！”

別的聲音在重復這個句子：“咱們勞動人民非站起來不可！”

部會完全陷入了混亂狀態。

在食堂貼的那張照片前頭，擠滿了人群；現在，人們完全被一種感情激動了，眼睛放出光輝，臉蛋發着紅光。

“我們的渡政！！”

“我們的先鋒！！”

但是，到了第二天，那張“渡政”的照片不知道給誰撕掉了。



### 三

出了問題了。

几天以后举行了一次干事会，在会上，“反动”的手下某書記把那天在部会上副支部长的发言速記拿了出来，想借这个理由逼那位經常和部长持有相反意見的副支部长辞职。——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借口。

从前，这个“公共汽車庫”里曾經有人分发了“第二无新”<sup>①</sup>，那回副支部长曾經叫住了工作队当中的一个人，說：

“喂，再給我多来几份。”

他这样要来了两三份，就把它分給售票員了。

职工会的工賊把这件事当作大問題提了出来，对副支部长投了不信任票。

他們还說，副支部长是“全协”<sup>②</sup>的污点，是变节分子。

可是职工們可不听这一套。大家在公事房里鬧翻了天。

“你們不信任副支部长的哪一点？……工賊說副支部长是赤色分子，赤色分子有什么不好？……你們是說那种‘報紙’不好嗎？坏在哪里？……大家都知道那个报上說的全是真情实事！！……那报上是我們真正的呼声，那報紙是我們的！……把我們的東西給了我們自己，有什么不應該？……副支部长作得对！！”大家这么喊着。

从上次部会有过“渡政爭論”以来，人們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渡政”的名字；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人們对于“党”和“全协”都

① “第二无产者新聞”的簡称。

② 見第二卷第109頁注一。

有了亲密的关心。——在过去，食堂里贴了“全协”的传单的时候，甚至有的司机和售票员都心惊胆战，动手把它撕下来；现在，干这种事的人是沒有了。——想不到那些惧怕全协和党的工贼那么一搞，反而激起了人们对全协和党的关心！这种事，說起来真带諷刺的味道。

大家都有了转变。

所以，这次副支部长的問題一发生，大家馬上就团结在一起了。

不能容許工贼胡作非为！用咱們的力量——用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取消对副支部长的不信任提案。揭穿“职工会”的面目，赶走工贼！

售票员、司机都一个跟着一个地把汽車扔在一边，乱哄哄地集結到車庫的人堆里来了。后来接班的售票员来了，听人家一說，也就自然而然地給吸收到大家当中来了。

“走！到干事常会去！！”

“打倒反动！”

聚成一堆的女人們，咚咚咚地跑上二楼。

跟“收买問題”同时，听說最近还要开除一些人，正因为这样，大家更是心情激憤。

“干掉它！”

“把他抬起来！”

七嘴八舌，挤到部长室的門前。

干事会正在午間休息。

大吃一惊的支部长，一推开門，馬上被团团包围起来了。

“出了什么事？諸位……你們这……是怎……么了？”

“放你的屁！別装胡塗！”

“干掉他！”

女售票員們象男人一樣粗聲粗氣地大喊大叫。

支部長的身體在售票員們用肩膀和臉結成的肉陣之間搖晃着，有些支持不了的神氣。

“干掉他！”男人的聲音在高叫。

“哇——！”

“啊呀！啊呀！”

支部長的臉突然變紅，跟着變青——忽然間他的身體倒在無數的肩膀和臉之間看不見了。

“哇——！！”

“啊唷！啊唷！”

跟喊叫聲同時，這回支部長的身體飄浮到人的波浪上邊——他被出色地抬起來了！

“咕咚！”

這是支部長的身體直截了當落在地板上的聲音。

“哇——！！”

“啊啾！”

數不清的臉，肩膀，臉，肩膀……它們起伏着，雪崩一樣落到支部長的身上。

獲得了絕對勝利的娘子軍跑下樓梯。跑在前頭的是那個“硬骨頭”櫻井香圖子，在她頭上不知有件什麼東西飄飄搖搖的。她一直跑進了食堂，大家都跟在她後邊。“硬骨頭”櫻井香圖子伸出舌頭把手裡搖晃的那張紙片一舔，拿到牆旁邊，躡着腳，一巴掌就貼到牆上了。

“啾！”眼光尖銳的女人們，一眼看出來，不由得高聲喊道。

“太棒啦！”櫻井香圖子搖着手叫道。

“万岁——！”

“咱们的先锋渡政！”

“哟，原来给那畜生藏起来啦！”

人们抬起头来盯着抢了回来的照片看着，兴奋得互相拥抱。满脸胡碴子、表情严肃、耸着肩的“渡边”，给樱井香图子的唾液沾湿了半边脸，打上面俯视着大家伙儿。

1931, 4, 17.

## 单身监房

不論誰都是一樣，田口自然也不例外，打那兒出來之後，他象改換了個人似的，變得非常愛說話。漫長的八個月，他一直是一個人待在四堵牆之間——也就是一小間單身監房里。說話嘛，也只有自言自語說給自己聽，除了獨白之外連自己的聲音都聽不見。——長期以來被堵塞着的話，現在得到了自由，就象開了閘門的水似的，滔滔不絕。

他取保釋放的第一天晚上，本來說怕他累着，讓他早些睡覺的，可是田口到底一睡也沒睡，講了許多話，講了個通宵。他自己說他並沒有怎麼興奮，身體的情況和氣色也看不出有什麼異樣。不過看來這個久別了一年的“塵世”，究竟還是不知不覺間使他感到興奮。

下面，就是田口的談話筆錄，當然算不了是什麼小說。

## 藍色丁字帶

汽車響着信號喇叭，往監獄的院子里開。

---

① 下面由譯者刪去原文兩章，共116行。



監獄的水泥牆壁，當你走到它旁邊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比你原來想象的要高得多，人走在下邊顯得很小。打汽車下來，我仰頭瞧了好幾次那座高牆，把我的腰帶勒緊了一些。

一個背着裝在皮匣里的手槍、挎着腰刀的門警，把一張小卡片和我的臉比着打量對証了半天，然後我們就走進了鐵門，進門後，聽見後邊鐵門嘎的一聲關上了。

聽到了這個聲音，我覺得這聲音仿佛響過了以後一直殘留在我的身體裡面似的。我於是就想到，對我來說，這扇門將要象現在這樣關上兩年的工夫。

路過陰暗的接見室前面的時候，人簇裡很多面孔都轉過來瞧我，我吸着抽剩下的蝙蝠牌煙卷頭，提着被逮捕當時拿着的全部財產——一個包袱走了進去。煙卷也是最後一根，從今天起，幾年之內要抽不到了。

天氣倒是蠻不錯的。

後來我又走過了一個縱橫鋪着軌馬鐵軌的陰暗的、看上去象是地下室似的地方；再走上台階，就來到了一所寬敞的辦公室。在這裡，一直在兩旁押送着我的特高警察辦了移交手續。

其中長得矮胖的那個有些腼腆地用手往帽沿上來那麼一下，對我說：

“你說你是秋田縣生人。我也是。真是不曉得是什麼緣分。——這話由我嘴里說也許不大對勁兒，頂要緊的是得注意身體啊。”

隔着好幾張亂七八糟堆着公文的桌子，窗戶旁邊坐着一個翹下巴頰兒、兩眼深陷的漂亮的女辦事員；一邊打着字，時常抬起頭來瞧瞧我們這邊。在這種地方看到那樣的女人，使我產生一種奇異的感覺。

我的随身物品完全被搜查完了之后，主管人捧过来一个大厚本子，把我身上的錢給存到监狱賬上了。我被逮捕的当兒，身上带着十块钱現金，那本来是我們的交通費。象我們这样搞运动的，把交通費一向看得跟命一样重要。我想要往上盖章，往他摊开的賬本上一瞧，看到在我的名字前两三个人，有一位熟人的名字，是一位有名的左翼同志，本来我还在奇怪，为什么老沒看見他写的东西了；現在才知道，原来他也到这里来了。这样一想，我就感到自己的心情忽然塌实了。

后来，我又被带到“临时检查处，”給脫得精光，向右轉、向后轉地給他們捉弄了一通，把身上的一些特証記下来了。他們发现了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后背上的一个痣。在那里，我就被换上了“蓝色的衣服”。

蓝衣服，蓝衬褲，蓝丁字带，再系上蓝带子，穿上草鞋。——还戴上了有生以来头一次戴的犯人用遮面草帽。我当时想，何必連丁字带都非得蓝色的呢！

我瞅見了，穿着紅衣服的犯人干完了活兒，排成一排，通过那边水泥房子之間，往回走。

一开头，我的身子总是輕微地发抖，毫无办法！

“怎么样？头一次穿这玩艺兒？还好吧！”獄卒問我。

我把身上的肌肉放松一些，緩緩地吸进一大口气。

“順着这个走廊一直走！——戴上草帽！”

獄卒这样对我說，我朝他指着的方向一瞧，看到长廊的前方有一栋装着許多鉄格窗的紅砖房子。

我默默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了。

① 下面由譯者刪去原文一句。

## 公 寓

“南房”的二楼。

单身监房“第十九号”。

共产党犯人“七”<sup>①</sup>字第六十三号。

由警察局搬到这里，觉得真是安静极了。长廊的两侧，并排着上了锁的几十间单身监房。当我走过的时候，忽然听见其中的一间里有低低的干咳声。我当时觉得，仿佛有人一把抓住了我的肩，我感到，每一个这样的小单间里面都有咱们的同志：交抱着胳膊，眼睛炯炯放光，坐在那儿……

我最初被关到一间什么东西都还没预备的空空洞洞的单身监房里头了。当门被关上的时候往小屋里掀起一阵小风，接着就是咔嚓一声上锁的尖锐声音……于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成了孤零零一个人了。

我轻轻地室内走了一遭。敲敲墙，悄悄地瞅瞅窗外，然后听听廊子那边有什么声音。

有人在廊子里走动。当我站下来倾听着那个声音的时候，忽然间浑身战栗，觉得毛骨悚然。——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如果我能够放声大哭，我真想不愿羞耻地、比孩子还要大声地嚎上一通。

过了些时候，穿红衣服的杂役给我搬来了许多“家当”（杂役是这样叫它们的）。

---

① 日本字母，读若“色”。

“你怎么啦？——眼睛好象有点紅！”他瞅着我这样問，又說：“沒关系，馬上就会习惯了的！”

我把脸扭过去不看他，說：“瞎說八道，共产党有哭的嗎？”

杂役給我送来的东西有这些：

笊帚。擲子。硬紙板做的簸箕。痰盂。抹布。

有盖飯碗二只。碟子一只。飯桶一个。筷子一付——这些东西都装在食器匣里。再有擦桌子布一块，茶壶，茶杯各一。

黑漆馬桶。洗脸盆。清水桶。脏水桶。水舀子一个。

沒镶布边兒的草席子一张。玩艺兒似的小蚊帳一个。

除此之外，他还递給我一块号碼布和針綫，我把它縫到衣服的前襟上了。我偷偷照了一下小圓鏡子，觉得我的脸真的带着罪人相了。我赶紧把鏡子扣着放在桌子上了。

杂役弄完了，嘻嘻地笑着說：“你是头一回到这兒来吧。你看，过日子的家伙現在是应有尽有啦。打今兒起，这間房子就是长期归你用的公寓了。所以，自己常常打扫打扫，弄得干净些，你会爱上这个地方的。”他說完了，瞥了獄卒那边一眼，又說：“哼！这么个不景气的年月，还住公寓呢。真是穷講究！”

說完他就出去了。

## 漫长的欧洲航綫

假如你問我，轉到監獄来以后，什么是頂痛快的事？我要說，頂痛快的是六十天以来头一次用肥皂洗了个热水澡的事。

澡盆是用洋灰砌的，怪小巧玲瓏的。泡在热水里，一擰开关，蒸气就发出咯当、咯当、嘭、嘭的声音过来了。

浴室墙上贴着这样的告示：

入浴时间 十五分钟

不遵守规定时间者，有可能被改换入浴次序

当我还在警察局的那个时期，他们常常抓进去一些露天睡在言問桥下的无家可归的人以及买破烂的……这些人进来后，就把臭烘烘的、潮湿的衬衫脱下来捉虱子。黑油油的肥虱子在所有的衣服缝里爬上爬下。

有一次，抓进来过一个全身生皮癣的六十来岁的买破烂的老头儿，这个可怜的老头儿专挨着所有的饭馆的后门串，讨点剩菜剩饭什么的。他住过五年监牢，今年正月才刚刚被放出来，他说无论如何这个年想在外边过过。我和那老头儿在一起睡的期间，叫他传上了皮癣，所以这六十天以来头一回洗的澡，使我大有飘飘然之感。

洗澡房和单身监房不同，窗户开得较低，可以打那里看见监狱的广阔的院子，在碧绿的、美丽的草地上栽了很多棵修剪得又矮又圆的松树。很多穿红衣服的人蹲在松树间的小径上，悠散自在地摘着长长的草。裹着黑色绑腿、穿着胶鞋的狱卒，倒背着手在那附近溜弯儿，跟人说着闲话……夕阳把对面监狱的墙壁染得通红，靠这边的半个院子里，投射着砖房的斜影子。这是夕阳快西沉、而夜晚还没来临的时候，一切东西都静悄悄的、停止了活动。我眺望着平和宁静的监狱风景，在澡房里嘩啦嘩啦往身上浇水，搓着澡。在万籁无声的世界里，独有我嘩啦嘩啦弄水的声音，这情景不知怎地至今仍留在我的脑子里。

第二天该“理发”了。——象这样，我到这儿来了之后，一步



一步地把自己拾掇得象个人样兒了——这兒的理发师穿着紅色的衣服。

我靠窗戶坐下了，面对着一块簡直照不出人的、小小的破鏡子。这里居然也先用手絹纏到你脖子上，然后給罩上个白围裙，这个穿紅衣服的理发师光头上生了許多肉瘤，眉毛挺粗；过去是当船員的。这兒的飯他已經吃三年了。我問他想出去不想，他說，这算不了什么，只当它是去欧洲的漫长的航海，来回两三趟不上岸罢了。說罢哈哈大笑。——不管叫它“住公寓”也好，叫它“欧洲航綫”也好，住在这里的任何一个穿紅衣服的，都把住监牢这事看得比呆在自己家里还无所謂。

准备工作完了，这位理发师轉到我后边去說：“要拿推子全給你推光啦。”

虽然我事先知道都得这样，但是給他一提醒，不由得震动了一下。

“劳駕，請你还是給我留长点得啦。”

“你呆在这地方，还打算給誰看呢？”他說着，哧、哧地笑了。接着又說：“对啦，对啦，我明白啦。一定可能有女的来看你……”

我这点头发总算保住了。可是这个理发师刮脸的时候，不管你脸上有疙瘩还是有什么，从上到下揮动着剃刀，毫不容情地給你刮掉。

当他看我用手捂住刺痛的脸頰的时候，他恶意地笑着說：“咱这兒本来不是銀座的理发館嘛！”

## 紅色体操

我們早晨六点半起床。不过春夏秋冬这个時間稍有变更。

起床后馬上收拾舖盖,叠毡子,刷牙洗脸。“点检”的人在这时候就过来了。他們是三个人組成一队,走在前头的獄卒鏘啷鏘啷地打开門,跟在后面的部长就把头伸到单身监房里,一面和点检簿对証着喊:

“六十三号!”

殿后的獄卒跟着又鏘啷鏘啷地把門鎖上。

到了七点半,杂役打那头喊:“吃飯預——备!”于是你就得把飯桶和两个飯碗摆在食器匣的盖上,一手拿着茶壶,站在門口等着。飯車会順着走廊推过来的。等小門打开,你就把手里的东西递出去。把那装在嵌着号碼的圓模子里的飯倒在飯桶里,大醬湯限喝两碗,装到飯碗里,然后再往你壶里給灌点开水。大醬湯的表面,常常漂着一块兒煮进去、已經死了的蛆似的白虫子。

八点鐘是“倒水”和“給水”的时间。要点干淨水,把脏水叫他們給倒掉;把馬桶送到廊子里叫他們打扫。(这事一天两次,下午还有一次。)

这一系列的程序搞完,下面就是自由時間了。你可以面对小而硬的桌子看点書;牆上还貼着“广播体操”的图解,你可以作作体操。

单身监房入口的左上方,有一个简单的設備;把那露在外面的木头往里一按,就咋嗒一声冲外边廊子跳出去一个写有单身监房号碼的扇形“标示器”。獄卒看見了它,就走过来隔着門上的小窗問:“什么事?”

过了晌午,值班的獄卒就各房間轉来問“明天的願望”。

那么你就可以告訴他你的要求:

軟糖 一盒。苹果 一角錢。

向家里要的书 开个申請单子

信紙 可封緘的明信片兩張。

向家里要的衣服。

運動每天一回，二十分鐘。一星期洗兩回澡，一星期理一回發。診察身體隔日一次。——由於每隔一天就給我們診察一次，有時候就使我們產生一種悶氣的感覺，彷彿我們有個“侍醫”似的。不過要是論到這個“侍醫”的醫道多麼不高明，自然就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晚上八點鐘上床睡覺，可以足足睡十個鐘頭。

我們在“外頭”的當兒，生活得很苦：一個多月也不好好洗個澡，每天只吃一頓，東奔西跑，所以曾經瘦得皮包骨。加上在一個地方連一個星期也住不上，要來回換住所。長期這樣下去，不知不覺間身體就虧損得很厲害。而這回在警察局呆了六十天，現在又挪到監獄里來，我自己覺得出，胳膊腿兒都越長越胖了。這對我來說，決不是由於運動不足的浮腫，而真是身體恢復了正常，健康無比。

我們的同志，現在仍然管住監獄叫作“去別墅”。這裡包含着由淫威不屈的無產階級的剛毅而來的明朗。但是不僅如此，我發現了從這個字本來的意義——比方說，資產階級嘴里的“休息”的意義——來說，這個地方對我們也是個別墅。所以在出去以前，我們必需在這裡養精蓄銳，把身體弄強壯。

不過這個紅色的別墅雖然不取分文，享樂是談不到的，每天過着鐵一樣的有規律的生活。——但是，這也對我們挺合適，也很有趣。

“好，現在開始作紅色體操。”

在單身監房里作“廣播體操”的當兒，我經常這樣對自己說。如果這裡是紅色別墅，那麼在這裡作的體操自然也就是紅色體

操了。

我劲头十足地两手作着动作，精神百倍地抬腿踢脚。

## 松針作的 K. P.<sup>①</sup>

运动場上有展开成扇形的九个水泥牆壁，它們还划出八个空間，每个空間里进去一个人作跑步运动。相当于扇肘的地方有一个高台，獄卒就守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監視着我們的动作。

属于我們这一类的，連运动的时候都得孤零零一个人。梵·高<sup>②</sup>画的那张名画，一大群人兜圈子散步的“囚人运动”，那是属于小偷和杀人犯作的运动，我們这样的囚人运动他也画不来。

于是我进到那空間里，打了赤膊，把下襟掖到腰带里，露出腿，“一二，一二，”地开始跑步。二十分鐘。我每次出来运动的时候，总是深切地注意到自己跑的速度和疲劳的程度，以之衡量自身的健康情况。这简单而原始的方法我执行得很經常。

我一边跑着，故意大声喊。在隔壁跑着的同志也放声喊。我咳嗽一声，那头也有人咳嗽一声来回答。有时候我还用胳膊肘去碰牆，算是打招呼。

看样子是趁着獄卒不注意的当兒写的，在那水泥牆上用泥，或者用不知由哪兒弄来的粉笔写下了好几个“共”字，或者断断续续的“共”“党”，K. P. (共产党的縮写) 等字。獄卒只要看到了这些，就把它們都擦掉，可是到了第二天，又好好地写在那里了。有一次，下过雨的第二天，我出去运动，偷偷地抓一把泥，也想抓个机会写字，可是沒有得手。看来我作这种事就是笨。

① K. P. 是德語 Kommunistische Partei 的縮写，意思是共产党。

② 梵·高(1853—1890)是荷兰画家。

有一天早晨，在运动場尽头的焦木栅栏的裂縫里面，我发見了用松針拼成的精細的 K. P. 两个字。那时候的喜悅真是終生难忘的。当时我跑步的姿势都变得和跳舞一样了。獄卒高高在上地瞧着我。——我想，那个同志趁着獄吏不留神，不知作了多少准备、費了多大時間作出了这两个字呢。他一点一滴作这工作的心境貫通了我的心。

于是我首先感到的是：同志遍天下。有一次我讀書讀膩了，还曾經摸着单身监房的牆，看看有沒有別人写下的什么字迹呢。单身监房和警察局的拘留所不同，里面只有一个人，而且时常有点检，所以牆上很少有什么字。可是虽然如此，过了不久我終于在各个角落找出了好几十处“共产党”和 K. P. 这些字，以及旗子的画。我忖度着在我以前住这间房的同志是个怎样的人。我嗅着这些文字，仿佛想由它們摸索出一些形象。到“書信室”写信去的时候，那里不管是桌上也好，牆上也好，都写滿了許多东西。我到那里去写信的时候，也决定总要写下点什么。

不錯。我是呆在单身监房里的。可是我决不“孤独”！<sup>①</sup>

### 俺蓝淨法界 乾元亨利貞

由高高的窗戶照射进来的日光的落脚点逐渐变换位置——秋天来到了人間。运动归来，手触到門的金屬上，感到一陣冰冷。

东京的秋天，对我是头一次。每天每天我透过紅砖和鉄格子的窗子看到高而清彻的天空，感到它的美。……北国已經下着掺杂着雪片的雨了吧。过去还不怎么觉得，近来隔壁单身监

---

① 下面由譯者刪去原文一章，共 23 行。



房里的一些动静特别使我的心弦颤动。住在那房间的同志，是“全协”的？还是P(无新)的？他是共青团员呢，还是党员？……秋深矣借问邻者谁？

冷不妨地门嘎唧嘎唧地打开了。

“啊唷！”杂役扛来了一床被，噗通地把它扔在门口了。然后擦着汗，说：“这么厚，这么沉的被子，我可是头一次见到。我真不明白，作父母的对于这样不孝顺的儿子，还要送这么厚的被！”

我什么也没说。

等他走了，我就把被子送到角落里，发现它真是又硬又重，厚得很，个儿也大。

以后，我给外边写信，里面有过这样有感伤味道的话：“夜里，被子太重，压得喘不上气的时候，我不能不想到，这个重量意味着什么……”

和被子一道，还送进了一件夹衣服。

两三天以后，天气冷了些，我换上夹衣服的时候，觉得袖子里好象有东西，伸进手去一摸，掏出来一个小纸片。

卯 岁 文 珠 菩 萨  
守护本尊

这是用金色和朱色写的一道护身符。

马克思主义者和护身符。这事怎么说也不对劲儿。我私下里红了脸。

打开一瞧，里面是“文珠菩萨真言”。用象朝鲜文字似的字体，写着：“唵蓝净法界 乾元亨利贞。”

我把这真言在口中念念有词地重复了两三遍。

总是象绕口令似的不能说得很顺溜。可是当我反复念它的

时候，却仿佛触及了好久沒有見面的癡呆的老母的心。

有人說，我們这种人是沒有眼泪的；对于什么样的美女也不許恋爱她；看見月亮也不能有愁思；想念母亲也不應該落泪的。我母亲起先还不知道我被关了起来的事。她买了我爱吃的西瓜等我回家去吃。今天沒回去，盼着明天，也不讓饞涎欲滴的弟弟妹妹碰一碰，到末了那西瓜烂掉了。我来到这里以后，小妹妹給我来信，用又大又不整齐的字把这档子事写了来，我讀完了信，忍着声音哭了好久。

我眼睛里仿佛看見小个子的母亲，孤零零地坐着，把手插到腰带里的形象——这是每逢母亲有担心事时候的姿态。

## 无产阶级的节日

“咚，咚，咚……”

隔壁的单身监房在敲墙。

“咚，咚，咚……”

我这边馬上就給他回信。

隔壁同志敲墙敲得五花八門，有板有眼的，每一敲都是我們的歌的拍子。对于这个連“国际歌”都記得不大熟的我，却是难题一件。当我听明白了对方敲的拍子是什么歌的时候，为了表示我明白了，就打这边同样地給他敲一通。我敲的时候，对方就停下来听我的，等我敲完了他就“咚，咚，咚！”来这么三下子，于是两个同志的意志完全結合为一了。

在单身监房里那单调、漫长、憋悶的日子里，这个举动在一天的生活里还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哩。有些同志費了不少工夫，利用这个敲墙为号的方法互通姓名，报告一些事情，取得連絡。于是

我也变着样兒敲牆，間隔或长或短地敲，效果却是不大好。

起床的时候，就寝的时候，有飞机来的时候，精神旺盛的时候，精神不济的时候，打了喷嚏的时候，还有“我們的节日”的时候，我們都互相敲牆。——正如資产階級有他們的各種“节日”，今日的日本的无产階級也已經有自己的“节日”了。

有一件特別遺憾的事：就是我隔壁的同志对于“我們的节日”記得太清楚了。当然，在这方面我也并不次于他。只是有一点：临到那天敲牆，我总是落在他的后面。——每次到了节日的前一天，我总是作好了精神准备，打算第二天先发制人。可是到了那天，总是給他先敲过来：九月一日，十一月七日，連“十一月七日”都是这样。

那一天——十一月七日早晨，起床鈴刚刚响过，所有的监房都涌起了踩脚和敲牆的声音。由于单身监房的四壁是光板水泥，所以回音更大。有的人在吹口哨，另一边还响起了大胆的歌声。

我从床上一爬起来，立刻就又踩脚又敲牆。两頰发热，眼泪盈眶。不知不觉間，我搖着肩膀，揚起眉毛来。

“开飯准——备！”

这正是我渴望的时刻。因为每逢这时候獄卒和杂役都到离我的监房(第十九号)最远的壹号监房附近去了。——我突然跑到窗旁，两手抓住窗戶框子，一使劲跳起来，把脸塞到两根鉄棒之間，朝着外面高叫一声：

“苏联革命万岁！！”

“日本共产党万岁！！”

“哇——”响应的欢声。一定是从对面监房的打开的窗子里出来的。对方也在喊些什么。我的心卜卜直跳。

飯車轉到我的监房門口的时候，我听到了頂远的监房——

可能是壹号吧——在喊“俄国革命万岁!!”獄卒綑着一幅鉄青脸兒。——也有人用口哨吹出了“国际歌”。……我連飯也顧不得吃了，兴奋得佇立了半天。

飯剛吃完，听見樓上的露台上有两三个人叭噠叭噠地跑过去的声音；接着，一間监房被凶猛地打开，好象有人被拖了出来，猛地里叫喊声混成一片。身体和身体在地板上磨蹭的声音，仿佛脖子被掐住了的低低的窒息声……刹那間，原来喧鬧的监房完全一靜如水。我的筷子举起一半，斂声屏息地停下了。

——忽然間，有人在敲牆，它象点燃了导火綫似的，于是爆发了：敲牆啊，踩脚啊，响成一片。

在十一月七日作了英勇斗争的我們的同志在这当兒大声喊着，被带走了。我們听着他的喊声渐渐远了，一直到听不見了，我們也沒停止踩脚。

## 出 庭

寒冷的冬天早晨，獄卒由小窗里光露个眼睛对我說：“今天出庭。”

吃过了飯，我出了监房，被带到獄卒室去了。他們都把脚摆在火盆边上，烤着火。我有日子沒看見“火”了，这是头一次。在那屋子角落里，我受到了身体检查。

“这是什么？”

检查我袖子的獄卒，作出滿脸公事公办的神气，掏出个东西来。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看明白了，原来是护身符。

“噢，这不是护身符嘛！”我心安理得地說。

獄卒作出疑難的莫名其妙的神色自言自語似的說：“噯

——?护身符?——怎么搞的?”

“我的娘……”

我刚刚说到这里,一个年岁大的狱卒没等我说完,就接过来看看,说:“啊,对呀,对呀。可不是吗——别冒犯神明呀!”这样说着,他把护符放在额前拜了一下,然后放下,恭恭敬敬收到我的袖子里了。

“来,把两手伸出来吧!”

狱卒把手铐弄得叮噹作响,回来了,把它套到一起伸出的我的手腕上了。冰冷的铁碰到皮肤上冰得叫人吓一跳。

“好凉!”我不觉把手往后一缩。

“凉吗?对,对。那么你把袖头拉下来,把它铐在袖子上面吧。”

“那太好啦,劳驾吧!”

“看到你这个样子,爹娘不知道要说什么!真是个大逆不孝啊!”

老狱卒一边说着,替我开锁。老头儿上了年岁,手指尖一个劲儿哆嗦,加上有些冻僵了,钥匙插不准锁眼,只是在周围瞎撞。我呆在他对面,盯着瞧他的弯腰驼背的样子。

那天出庭的还有一个人。是个瘦小的人,薄嘴唇冻得发青。可能是“第二无新”的同志。

一别半年的“外界”,给了我莫大的欢喜。护送汽车开出监狱的院子后,我要求他们摘掉我的草帽,打开了窗帘。快要过年了。街上很热闹,装饰得五花八门。有的地方,乐队还在嗚哇嗚哇地演奏。

打N町来到了中野,曾是老牛破车的西武电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改成双轨的了;本来一下雨就是满街泥濘的道路也都铺上



柏油了——这些，使我又一次地感到，我在里边坐牢的日子实在不少了。

我們要求他們回来的时候特意把車子打新宿繞一下。汽車由淀桥往右拐，出代口木，从神宫外苑开过去。我們俩把臉頰、腦門和鼻子都緊貼到玻璃窗上，目不轉睛地瞧着外头。看到公共汽車后边貼着的电影广告，跟我在一起的那位同志說：“出去之后，头一桩事就是想去看电影。”

时代錯誤的議会的房子，差不多快盖成了。我們打窗戶里望着它的尖塔。在頂尖的附近，还剩下一些脚手架，衬托着清澄的冬日的青天，輪廓十分明显。

“喂！那兒不是你們的老家，警視厅嗎？”

獄卒不怀好意地笑着，把左側的窗戶略微打开了一些。我和另一位同志互相看了一眼。提起警視厅来，我以前倒看过一篇挺有意思的小說。

那是講参加修建警視厅的建筑工人的一段軼事。这位建筑工人說：“要把这房子牢牢实实地盖得越坚固越好。”另一个工人駁他：“去你的吧，这不等于把套自己脖子的絞索作得结实一样嗎？馬馬虎虎給它湊合上就成了。”于是头一位建筑工人說了：“瞎說！将来我們取得政权后，这里就是咱們的国家公安部本部了。所以打現在起，咱們就把它修得漂漂亮亮的，結結实实的。”

小說的大意是这样的。

不爱讀小說的我，由于它的對話生动，所以一直也沒忘掉。

就在那个警視厅的高处的脚手架上，腰上挂着一串繩子的工人在劳动着……离得老远地看着，显得小人兒似的，在那兒动作。

那一天，預審庭的審查終了后，又被裝進了汽車，這回有一種說不出的厭惡的感覺，不象來的時候還有些興沖沖的勁兒。

新宿依舊是那樣熙熙攘攘。一看到漂亮的女人在汽車前邊慌手慌腳的神情，我們就樂了。——不過，干么有這么多的“女人”在街上走呢？我們還沒入監獄的時候，本來沒有這么多女人嘛！這事真透着奇怪！女人，女人，女人……在雜亂的人群中，我們只是挑着女人看，看得眼睛生痛……

和監獄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了。我們在途中互相說笑着，但是，漸漸地兩個人的話越來越少了。

“大街也逛了……再進去坐着吧！”我冒出了這一句，隨着就一言不發了。

汽車鑽過了高架電車的橋下，開進了N町。

再有五天就過年了。

## 單身監房小調

……上次我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不由得聯想到正在過着陰暗的、度日如年的監獄生活的哥哥，想象到各種情形，覺也睡不着了。很後悔看了這本書。

可是每回去見面的時候，哥哥老是開着玩笑，大聲笑着，簡直不象坐牢；每一封信寫得都挺開心似的——這究竟是什麼道理，我真被搞糊塗了。

讀了這封信，我不由得大笑起來。我想，怎麼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無產階級鬥士相提並論呢。我也記得當初讀過那本書，越讀越沉悶。不錯，人道主義者可能把這里看成悲痛、陰慘、絕望的場所。然而對未來抱着信心，絕不迷失方向的無產階

級，不管他身在何處，他是明朗快活的，甚至可以怡然自得地哼着小調。

在走廊時常可以碰到別的“罪人”。一眼就可以分得出，哪個是咱們同志，哪個是小偷強盜。凡是把遮面草帽往後一推，大搖大擺邁着大步子的，准是同志；那和其他犯罪者那種垂頭喪氣、縮手縮腳的神情完全不同。

不僅是這樣，雜役告訴我說，我們的同志中間，有的還約好一定的地點——例如運動場或書信室，利用雜役跟別的單身監房里的同志交換“情報”，甚至組成了“獄內中央委員會”。對外，則和“國際革命運動犧牲者救援會”取得連絡，作些結合實際運動的工作；對內則加強一致團結，打算提出“改善獄內待遇”的要求。

敵人把我們捉住，不論把我們關到哪裡，我們的活動是一分鐘也不會停止的。“單身監房”，“單身監房”，這個詞兒乍一听彷彿是個地獄似的地方；也許有人會以為這能使人產生懼怕之心，對我們的運動三心二意起來，那麼我可以對天起誓（這個詞兒用得也許不當），說它：“完完全全是個優游自在的地方！”

不要說別的，我有時候還作出孟蘭會跳舞的身段（這是我看着人家跳，學來的），在單身監房里唱起小調來呢。

單身監房的好地方，

大家都來逛一逛，

嘿嘿，哼呀嘿嘿。

.....

附記 田口講的話還有好多好多。這裡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將來有機會我打算陸續介紹。

1981,6,9.

## 信

在这里出入的人，請務必讀这封信。

小君的爸爸，正在研磨銼刀的时候，轉动的电磨砂輪掉下了一块，打到他的胸口上把他打倒了，被抬回家来。医生叫他拿冰冰着，可是他們家买不起冰。小君的媽媽就一回又一回地上离有一里多路远的井里打水，因为那个井里的水頂凉啦。小君的媽媽一个劲兒地哭，还說，現在要是冬天就好啦什么的。

爸爸也哭。小君問他，是不是胸口痛？他摇头說不是。过了一会兒她又問，胸口痛嗎？他不說話，閉上了眼；过了一会兒他說，胸口沒有什麼，瞧着小君的小臉兒，偷偷地来回擦眼泪。

媽媽也瘦了，眼睛洼了进去，还直掉头发。大家都餓啦。全家里都反着潮气，走起路来，脚心往鋪席上粘。工厂的人到家来，都說“臭呀，臭呀”的；那也是刚开头的那几天，一来二去，工厂里的人也都不来了。小君的爸爸临死的时候，大伙兒都把他忘干净了。——她爸爸躺了半年，临到家里什么东西都沒了，他也就死了。

可是媽媽打第二天起，也爬不起来啦。她比死了的爸爸还要瘦，头发也掉了，躺在那里。工厂虽然給了一点錢，可是不够

呀。后来，她们就搬到歪东倒西、又大又旧的房子的三楼尽上边的小屋子去住了。上楼的半道上，得休息好几次，喘喘气儿。——那个房子里乱哄哄住满了好几十口子，吵得厉害，有时候半夜里打起架来，房子就左右摇晃。

小君的媽媽一直躺着起不来，眼窝陷下去了；仔细看看，她每呼吸一下，被子就起伏一下，可是这种起伏也越来越小了。有一天，媽媽对小君說，叫她每回半夜里要是醒了，就把媽媽推醒，要不然說不定媽媽睡着睡着就死了。打那以来，小君只要半夜一醒，就浑身哆嗦，害怕得要命，也不敢喊媽媽，光是偷偷把手伸过去，推动媽媽，等媽媽在黑暗里出了声，她这才放了心，知道沒有死。于是小君就放了心，翻一下身，蹬着腿睡着了。每夜都是这样。

可是，一天天下去，小君的媽媽不那么馬上就回答了，每夜每夜把媽媽搖醒來，小君覺得出媽媽的身子越來越瘦得皮包骨了。好不容易把她搖醒，她长长地出口气說，媽媽活不了几天了。

有一夜，小君突然在梦里惊醒，她惊慌地把手伸到媽媽那边去，夜里不敢发出声音来，所以开头只是用手摇晃着媽媽，可是媽媽怎么也不醒过来。小君就在手上加一把劲，还是不出声地搖。最后她就喊出声来叫：“媽媽，媽媽……”声音在黑夜里迴响，媽媽就是一动也不动。

小君哎呀地尖声一叫，跳起来跑到外边去了，脚踏錯了地方，发出很大的声音，从黑夜的高高的楼梯上滚下去了。——小君的媽媽已經死了。

现在就剩下小君和她的弟弟妹妹了。她从楼梯上滚下去，碰了要紧的地方，所以也起不来了。那个房子里的人大家伙兒湊



在一起，要想法子替小君的媽媽办葬事。那房子里头住的都是穷人，他們还說，穷人要是不和穷人联合到一起，那才是可怜呢。

可是守灵的那天夜里，守灵的人們半夜醒来一看，本来供在灵前的那些东西，一件也不剩，都不見了。这下子大家就鬧开了啦：看样子不象猫或老鼠干的事兒——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也是守灵的一个。我无意中走进了小君睡觉的隔壁那間屋子，把我吓得在那里站住了。怎么干得出这样的事，小君和她的弟弟妹妹正在拚命地吃給自己的媽媽上供的那些东西呢。我不知不觉大声喊了出来，于是大家伙兒都跑进来了，問道：“出了什么事，怎么了？”当时我不管怎样也觉得小君这群孩子，簡直就是有点沒有人性，狼心狗肺！

大家伙兒追問小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君脸色发青，不說話，接着就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一面哭着，小君說了真情。小君这些孩子們，自从媽媽死的四五天以前起，就什么也沒下肚，餓的两眼发花，上气不接下气，瘫軟地躺着耗時間。很长的时期連看都沒看見过吃的东西，忽然間看到了上供的那些东西，那簡直是顧不得三七二十一了，两眼冒金花，再說弟弟妹妹們也都小，所以虽然一方面觉得太对不住死去的媽媽，还是趁人沒瞧見，什么也顧不得地大伙兒把上供的东西吃掉了。

連櫓房里的人們听了这些話，沒有一个不同情得掉泪的。

現在，小君也活不了几天了；可是她还是常常对我說这样的話：咱們这些穷人，都象自己似的，爸爸死了，媽媽死了，自己也得跟着死，这叫怎么回事呢！假如身体能复元，希望能当上×××，×着××，到处走。

1931, 6, 30.

## 糖球斗争

大阪的拘留所，房子的下半截是地下室，没有窗户，白天就得点着昏黄的电灯。人们就在沉滞腐臭的空气中蠢动着。饭是松松散散的麦饭，此外就只有吃了就恶心的两片馊了的腌萝卜和一杯白开水。东京的拘留所倒是不同，光线充足，白米饭，给大酱汤喝，有时候还能吃到鱼，真是想不到的事。所以当铁锁锵哪一声把门锁上的时候，我不但没有感到初进监狱的人应有的黯然心情，反而有把这里当了天堂的感觉，因为我表现得高兴过了火，还挨了骂呢。

有一位小樽“三·一五”事件的同志（他是在港湾当临时工的）被送到监狱去的时候，狱卒告诉他住哪间屋子，因为那屋子又清爽又漂亮，跟他自己的离地面很近的、潮湿的连檐房不能相比，所以他不由自主地站在门口发楞。

“你干什么？赶快给我进去！”狱卒这样说着，把他捅进去了。

这位伙计出狱后，对我说，他在里面呆着的时候，总觉得在外边住破房子的老婆孩子怪可怜的——当时我听他那样说，还以为他是嘴上硬充好汉子呢。

可是轮到我自己被转到T监狱的时候，我才明白，这里的情

形并不象外边所传聞、書上描写的那样，其实是个颇为自在的地方；有这种感觉的，并不只是我一个，在里边的每一位同志都有同感。——在廊子里，遇到别的戴着犯人的草帽的人，有一个百試百中的办法来分別哪个是咱們同志，哪个是小偷强盜——那种把遮面草帽往后一戴，高視闊步的，不用問，准是咱們同志。

有一个獄卒，一有工夫就跑来跟我聊天——在監獄里，照例是有这么一种獄卒的——有一次，他对我說：

“你們搞那种獄內斗爭，有时候組織絕食同盟，有时候一齐动手摔碟子，不过，說实在的，对这些我們并不怎么在乎。总觉得你們是在虛張声势，打肿了脸充胖子……显得挺勉强的感觉。”

我对于他的胡言乱語懶得听；可是他接着又說了几句挺有意思的話：

“我們頂怕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尽管把你們关在这里，你們却照旧优游自在的那付神气！——我們一看到这个，我們就明白，把你們捉起来关到这里，心中得意的我們，在最后的决胜点是輸給你們了。——这样下去，我們等于是永远反复做那白費力气的事，結果还落了个叫你們笑話。”

“那么說，你是怕我們啦。”我这样說着，笑了起来。

到現在为止，沒有人想过“优游自在”能算在獄內斗爭的眼上；可是現在知道了，它居然是一种最大的獄內斗爭！好吧，既然如此，从今以后我就更給它来个优游自在，叫他們知道我根本就沒把他們放在眼里。

可是，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另外的事。

我每隔一天，就买五分錢的糖球。糖球比牛奶軟糖价錢便宜，含在嘴里也不一下子化完；一边含着一边看書再好也不过了。

在獄里不管买什么东西，东西都是又貴又不好，跟外面沒法比；不仅是这样，花同样的价錢，有时候糖球的数目相差很多。——在这里我們也蒙受到严重的剝削。

“管事的！”

我喊着，把标示器一下子拉下来了，跟獄卒說我要和獄长会面。他当时就板起面孔，不耐煩地問道：

“你有什么事兒？”

“是关于糖球的事件。”我用严肃的語調对他說。

“糖——球？！”

“是的。糖球！”

“喂喂！”獄卒发火了，“你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真是开玩笑！”

于是我把糖球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他作了解释；看来他找不出什么拒絕的理由，只好带我去見獄长。

“我說，我这里忙得很，你們少拿糖球大啦小啦这种事一趟趟地到我这兒来！”

獄长仿佛觉得他的尊严受到了損害，声調里带着很大的不痛快。

于是我說：“在这种地方，糖球的大小也是大事情！”

打那次以来，我每回“購求”（在里边是这样說的）糖球后，总要把它們象用显微鏡照似的，一顆顆拿在手里，仔仔細細检查一番。这成了我在单身监房里的一种乐趣了。而且几乎每天我都为了这个糖球的事兒去見獄长；我把这事作得非常認真，一点也不含糊。并且，这样一来，我就每天可以从单身监房里多走出去一次，对我來說，这也是一件頗为宝贵的事。

“怎么？今天又是糖球的事？”

“对了。这回我一看数目比以前多了，本来放心了；可是没想到个兒比以前小了。”

一来二去，獄长变得閉上嘴光用眼睛瞪我了。后来，对方逐渐吃不消了——为了糖球的事，我一連到他那里去了十五天呢。

我在重复这个行为的时候，只要想到了新花样，就把它用上去。我在走出单身监房到獄长室的道上，路过别的同志的牢房前面的时候，总要故意放开嗓門，大吵大嚷：什么今天因为糖球里挑出一根稻草，所以我得找獄长啦，或者今天的糖球味兒不对啦，或者是今天少了一颗等等。每天都在来回的路上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种举动。这个方法，沒想到不到五天時間已經大大奏效了。

“你带头干了一件坏勾当！”有一天，獄卒透过那小窗子，这样对我說。

“什么？我不記得我干了什么呀！”我正在房里做体操，如今停下来，一面把手伸到衣服袖子里去，一面嬉嬉地靠近那小窗戶。

“什么記得不記得，大伙兒都学你的样兒了……”

于是我明白过来，心里暗暗地高兴。

“这話怎么說呢？”

獄卒显得有些犹犹豫豫，因为他不知道，在他的立場，他是不是應該說；但是这个家伙天生的心里憋不住話：

“自从你开始搞那档子事兒以来，別的事兒也都来了；今天这个說他的碟子缺口了，要馬上給他換一个，于是要求跟獄长見面，而且說去一回不成，非得連着去个三天四天的；明兒那个又說，他的大酱湯里头出了个虫子，还当宝贝似的把它弄出来存在一边，拿着它去見獄长；跟着接二連三地不是这个說房間太黑，要換一間，就是那个要求允許做运动的时候发出声音；还有



的要求說明为什么不許可把他那本書送进来……可流行开了一件糟糕的事——你們这群家伙真是不好惹！”

我簡直抑压不住內心的喜悅，差点兒就要吹口哨了。別看糖球事情小，我們就能把任何小的事情作为問題摆出来，把它推广，使它发展成統一的、带有普遍性的問題。——不管怎么样，只要想到假借糖球的名义来抄敌人的后路，使那些家伙上了个大当，真是天下之快事！

糖球，这个圓圓的、带有幽默味道的、令人想起孩提时代的梦的糖球！誰会設想，它居然和严肃的獄內斗争連到一起了！

附記。这个短篇小說是“单身监房”的一部分。

1931, 7, 4.

## 母亲們

你弟弟去監獄和你見面的時候，我對他說，叫他把這次的事情講給你聽。

弟弟和你講完了往獄里送的東西和家裏的事情以後，他眨着一隻眼睛，對你說：“聽說老家那邊暴風雪大得很！”——你聽了就说：“那是一定的，都十二月了嘛，這裏的冬天拿到老家那邊去，簡直等於是春天一樣嘛！”弟弟看着你沒有理會到他的意思，急得又把一隻眼睛拚命地眨着，重復說：“聽說咱老家那邊暴風雪厲害着哪！”——你那時候正在一面弄着手頭的遮面草帽，忽然間作出驚訝的表情，對弟弟說：“你這隻眼睛犯什麼毛病了？是不是得了神經痛了？”弄得你弟弟笑又不是，又不能承認是眼睛犯了什麼毛病，為難得不得了。你弟弟來信把上邊這些情形都寫來了，弄得我們大家眼淚都笑出來啦。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今年咱這兒冬天可真是十幾年來少有的冷呀。銅鐵器的表面上都結着一層冰霜，不戴手套要去碰碰它，准能把手指頭皮給粘掉下來一塊的；早晨起來的時候，被頭碰着人哈氣的地方都凍得一片白，硬邦邦的；睡到半夜，本來安安靜靜的，忽然間就聽見東西凍裂的嘎巴嘎巴的響聲。房門關得緊緊的，火爐子一個勁兒燒，可是只是把身體前半邊烤熱了，

后背照旧冷得不得了；玻璃窗上結上厚厚的霜花，挡得你外面什么也瞧不見。在外面走路的时候，雪路上冻得比玻璃还硬还平，踏上去发出吱吱的仿佛东西破碎的声音。发生了所謂“十二月一日事件”的那天破晓时分，連空气都好象冻僵了。

山崎的“炮筒子媽媽”，本来是應該先照顧快要被抓走的自己的兒子的，可是她看到这么大清早就到她家来搜查的那些家伙——虽然說那是他們是来执行职务的（当然是敌人的职务）——刚搜一会兒手指尖就冻僵了，只好放到下巴頰下捂一捂；母亲看不过去，一发狠，还特为給他們生了爐子呢。

往监牢里給你送“护身符”的母亲，到了冬天（虽然是这样冷的冬天），就讓家里的人把两床被子减为一床，把厚被改成薄的；这是因为想到了在里边呆着的你。虽然这样，可是母亲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知道你在咱們这边过了二十多个冬天練出来了，所以呆在里头，一定滿不在乎。看你上次来信，提到說你在那里每天早晨六点鐘还用冷水摩擦全身——假如在咱这地方，在那么个時間干那个，保险会象冰窖里的馬哈魚一样，变成冰棒了。

他們到咱家来，是早晨五点鐘。这回也是妹妹头一个醒的，然后她推醒了母亲。母亲睜开眼睛，問她是什么事，听她說：“警察！”母亲半晌沒說話，过一会兒說：“你哥哥已經在东京被关起来了，还来咱这兒干么？”妹妹听說，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好。

母亲嘴里唠唠叨叨地說着，可是跟“四·一六”那次警察进来把你抓走的时候不一样，而是滿不在乎地去开前門。她想反正家里光剩下女人了。母亲除了你的事情以外，就一点耽忧的事情也沒有了。把門打开后，头一个露面的特务指着名兒就要找妹妹；这个特务，以前是見过的。母亲用理所当然的口气說：“在

家呀，”又問了一句：“她又怎样啦？”那特务沒直接回答母亲，又釘了一句：“在家？那好。”說着就进了屋。

黎明时候冷得很。每一个特务的大衣都象撒上一层粉似的雪白雪白的，皮靴也冻得僵硬，往下脫都費了半天劲。你妹妹起来之后，安安詳詳地拾掇了一下；从来她是不大穿衬褲的，这回打壁櫥尽里边取出来两条，規規矩矩地套着穿上了。然后检查了一下錢包，把它放进怀里，并且把手紙和手巾放在枕头边上了。妹妹在作这些动作的时候，她的脸色，用一个不怕你笑話的形容詞，那真是和紙一样的蒼白。但是她的动作，却是有条有理的，一絲不乱的。特高警察进了門，看到了你的妹妹，喊道：“好哇！”妹妹光是动了动嘴角，回了他一个冷冷的表情。看到妹妹和特高警察之間的神情，母亲的脸色刷的变了；嘴边上不由得顫抖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慌里慌张地用两手把自己的嘴捂住了。妹妹只看了这样的母亲一眼，就把脸調过去了。那天早晨，这位年老的母亲什么話也沒說。不，只是問了一句：“不冷嗎？”——还有，当妹妹被带走的时候，看着妹妹的脸，說了句：“啊——你也是啊！”

跟上次你被捉的时候不一样，母亲这一回沒有哭。只是，母亲变得非常不爱說話了。不管誰跟她說什么，她只是看着对方的脸，不搭腔。还有，本来就生得瘦小的母亲，現在变得更瘦小了。

特务們上山崎的“炮筒子媽媽”家里去，听說也是在这个時間。这位“炮筒子媽媽”好象早就算定了那天早晨他們会来似的，她冲着兒子說：“秀夫，来啦，来啦！你起来吧。”她把兒子推醒后，趁着秀夫在門口和特务說什么的工夫，就把謄写板順手扔到廁所里去了。然后据說她还領着特务，說：“請吧，随便打哪兒查就打哪兒查吧！”——我想你馬上就能想起来用这样的語調說話的

那位母亲。等特务們临走冲她道謝替他們生了爐子的时候，她說：“得了，我不愛听你們謝不謝的，我倒是有几句話劝你們几位，趁早別再干这行买卖了，早晚不会有好結果的。”据說連秀夫听他母亲这样說都笑了出来。——秀夫那天据說倒有点兒慌了；想說話舌头有些不管用，一个劲儿干咳着，发出的声音都跟平常不一样。他站在門口，要不是母亲替他把鞋子拿出来，他都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帽子也忘記戴了……

天亮了以后，母亲就上“中島鉄工厂”的上田家去了。上田家的小进这孩子，原来不是你挺喜欢他，叫他参加你們运动的嗎？她当时想，如果連小进也被捉了，那就是說，这回的事情可不是小事；如果他还没給捉去，也应该把一些事情料理料理，再說也可以給那些馬上应该給他們信兒的人們送一个信兒。……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如今她已經能够留意这一类的事情了。母亲到了他家的时候，小进的母亲蓬头散发地坐在黑古隆冬的屋子里，两眼瞪得溜圓放光；她一看见母亲进去，就霍地站了起来，大声喊道：“王八羔子，你走进一步看，我一棒子打死你！”母亲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兒，刚說出：“我說……”对方又大喝一声：“混賬！你还想进来！”一手抄起来旁边的爐子铁通条就要掄；吓得母亲脸都青了，跑了回来。

今年冬天可真是冷极了。拘留所里面也是离爐子近的监房还比較好过，在別的地方，就是腿上盖着毡子，坐在那里膝头也是冰凉的。早晨醒来，看到大家的被窝上挂着一层雪，那真会叫你吓一跳；这并不是打外边刮进来的雪（当然有时候也有这种情况），那是半夜里残留在空气里的所有的湿气都又变成了霜的关系。关在里面的人們一个接一个地得了冻疮。



不光是你的母亲，很多的母亲們差不多都每天到警察局去。母亲常常在那里碰到一位背着孩子的工人打扮的大娘；起先还不知道她家的人是哪一类的，后来母亲正在特高科<sup>①</sup>等着的时候，那位大娘也进来了，于是才知道，她家的人也是这个案件进来的。往回走的时候和她碰到一起，母亲想跟她談談話，就告訴了她，你和妹妹是母亲的孩子。她一听说，忽然瞪圆了眼睛，眨了几下，用海滨一带的粗声粗气的口音說：“噢，原来你就是伊藤的母亲！”接着就一个人点着头：“是啊，是啊！”态度十分傲慢，仿佛瞧不起人的样子。本来和她講好一道回家的，可是后来她自个兒急急忙忙先走掉了。她背上背着的那个孩子，脑袋瓜兒挺大，小脖子細得可怜，她每走一步，孩子的脑袋就来回搖晃。

大伙兒都說，上田进的母亲終於疯了。你住在这里的时候大概也知道的，有过一个外号叫“衙門傻子”的五十来岁的女人，每天到了一定的時間，一定跑到市公所，稅务署，什么法院銀行之类的房前房后轉悠，先开头就唱“我家丈夫詐騙，侵吞了好几百袋子稻米”，然后就挨家門口串，嘴里数来宝。上田的母亲也有点象那个情形；到了下午三点鐘，她就一定跑到特高科去，拉开了尖嗓門，罵够了警察，就夸自己的兒子。她說兒子所以被捉，完全是因为上了別人的当；孩子被关起来了，自己从今以后日子怎么过！——就是這些話，連用詞和前后都不改样地重复来重复去。她說小进是个有技术的鐵工，是个說不定以后要多有出息的寶貝兒子。她有时候搬来很大的被褥，或者用两手小心翼翼地捧着盛着热燴菜的大盖碗，不管特高科的人肯不肯，她也罵咧咧地硬把它們留在那里；然后第二天又带斗篷手套之类的东西来。上

---

① 見第二卷第26頁注一。

田的母亲带来的东西把特高科堆得满满的。警察看到了她，只有说：“疯婆子又来了！”不去搭理她，可是这位母亲也不在乎。——由于她吵得太凶，特高科就允许她和儿子见了一次面。当她看到儿子给负责的便衣警察带着，刚一露面，她就破口大骂：“畜生！不孝顺的混账！”弄得便衣警察倒有些手足失措，说了句：“算了算了，怎么说也是个独养儿子，跟他说点好听的吧。”可是她猛地转向便衣警察喝声：“什么？你滚一边儿呆着去，少说废话！”后来她发现了儿子右手缠满了绷带，她就问：“这是怎么啦？”儿子说：“生冻疮了。”母亲听说，倒竖起两眼，薄薄的嘴唇抖动着，说：“你们这群警察听着，你们嘴里说的好听，什么保护人民啦这类话，可是你们把我这宝贝儿子的身体给弄成了这样！你们打算怎么办？说呀！”——特高警察们一看，这老婆子又来劲了，就各干各的去了，不去管她。

逮捕由十二月一日开始，一直也没松劲儿。你在里边也许会觉得奇怪：留在外面的人们守护着“战旗”的分配网，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地活动着。——可是临末了，他们到底没有地方送了，于是只好连重要文件一起拿到咱家来了。他们想咱家反正是被搜过的了，大概不会有第二回的“麻烦”了。快六十岁的你的母亲把这个全都接下来了；怕你母亲孤单，陪她同住的亲戚佐野和吉木，因为家里犯事儿已不止一次，所以坚决地反对这样作。可是母亲说：“干这件事情的人们，至死也不会说出地点来的，一点也不用担心。”

山崎的那位“炮筒子妈妈”，常常过来探望母亲，给母亲打打气。在这位母亲的面前，提起了彼此的儿子女儿，你母亲就象换了个人似的眼泪一串串地流个不停。山崎的母亲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对于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她不仅是在感情上，而是在道

理上也有着充分的諒解。她經常表示：“兒子为了維護正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要把事业搞到底，作父母的既然知道了兒子的决心，那么就不應該去阻撓他的事业。——如果你一定不高兴他那样作，那末只有先杀死他算了。”山崎的母亲天性刚强，到警察局去的时候，她虽然并不大吵大鬧，但是对于自己說出来的話，她是一步也不肯退讓的；凡事她都是据理力爭的。所以警察局倒并不怕那位上田的母亲，但是对这位山崎的母亲却不能不惧她三分。和山崎的母亲比起来，你的母亲可是連小学也沒上过，从小就在田地里干粗活，还在土木工地的轆轤馬上干过活，是个純粹的貧农。可是正因为是穷人，就更一心一意地想叫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享享福。但是在自己的穷困状态打破之前，总是安貧思想占上风。这样一来，对于你們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而进行的事业虽然是体諒的，但是同时却認為給你們这样一搞，自己对未来的一点美好的憧憬全被打得粉碎了，于是很有些沉不住气。——正是因为你母亲有这样的心境，所以警察局方面就認為她最老实(1)可靠，对她的“印象良好”。就拿这回的事件說吧，咱們不光看你母亲的表面动作，而深入到她內心里去，那就知道对她來說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当她和那位看来可以推心置腹的山崎的母亲談心腹話的时候，不由得暴露了她的懦弱的一面。

洼田被关了不到二十天就被放出来了。他馬上就到咱家来了。他說，象这样集体被逮捕的情况下，在外边的家族这样分散很不好，應該馬上找一所房子，大家聚在一起，喝着茶互相勉励，彼此交換亲密的感情，并且共同研究一下有关今后的連絡、对策和請願的事情。大家听了都贊成洼田的提議，于是他就决定在

山崎的母亲家里召开这个会，规定好了日子和时间就走了。——在这受到残酷的弹压、全部组织崩溃的当口，这位能干的洼田一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利用这个家族的茶会，为开展新的工作打下基础。

那一天，聚集了十来位母亲和妻子。虽然里面也有互不相识的人，可是一谈到被逮捕时候的儿子的情形，或者探监去的时候见到的儿子的情形，谈话就活跃起来了。你的母亲听到每人的话，都直落泪。不管谁来讲，对于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事呀。山崎的母亲准备了满满一盘苹果和橘子。有一次母亲在特高科碰到的那个背孩子的大娘，用她的粗大拙笨的手指剥开了一个橘子，嘴里念叨着：“在里边的丈夫哪怕能吃上这么一个橘子也好……”她说着，抽了一下鼻涕。你的母亲看到她那和上次完全不同的态度，觉得非常意外。——这时候，一直连一句话也没说的上田的母亲，忽然用惊人的大声音一口气地说起话来。她说：“可不是嘛，我说大川太太，我老早就想跟你说也没得机会，你们家里那位养家的，和我们那个独养儿子落到这步田地，全是这个，”她说着，伸出手指头仿佛要把你母亲戳死似的指着。“全是这个伊藤家里那家伙搞出来的！伊藤还没进去以前，老来我家找我儿子小进玩，原来没教他学好，结果叫人家给捉走了。——唉，他可是搞铁床的好手呀，要不是进去了，工钱早就加得多多的，按月往家里拿啦……”——在座的人当中，和她具有同样想法的，也颇有人在，别看她这三言两语，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就变了样儿。“……还不光是这样，”上田的母亲接着说，“上次我打警察局出来，可把我吓了一跳：我们那小进，满头满脑缠着绷带，打警察局的后门被警察带出来了！我拚命喊，问他怎么了？小进那家伙，脸朝着这边站住了，楞了半晌。我对他说，‘喂喂，是你妈



媽！’他好容易象是認出來了似的，笑了。可是，跟着他的那警察不許他站住，硬把他塞進等在那里的汽車里头了。我可真氣死啦！打那回起，我每天都上警察局去，對他們說：‘你們打了我的兒子啦，你們打吧，早晚我要去告你們！’可是不管我怎麼鬧，他們就是不准許我和兒子見面。等到轉到法院以後，我和兒子見面的時候，他的綳帶已經取下來了。我問他：‘為什麼上次看到的時候纏着綳帶？’他眼睛瞅着獄卒說：‘因為鬧耳朵的關係，所以纏綳帶。’我說：‘你這完全是撒謊。’還有，後來我跟他一說話，他回答的簡直驢唇不對馬嘴。我問他：‘大概什麼時候能出獄？’他回答說：‘媽媽，謝謝你。’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又問他說：‘喂，小進，你是不是腦袋給他們打壞了？’他也不往我這邊看，只是看看窗戶，看看自己的手指甲，一個勁兒傻笑着……”上田的母親說到這裏，就放开聲音大哭起來了。然後，一抽搭一抽搭地接着說：“警察把我兒子給打成個傻子了。我要去告狀，我一定要告警察！——還有，”她說到這兒，又瞪着你的母親，“萬一我的兒子有個三長兩短，我要咒你的兒子，咒他，一直把他咒死！”——洼田和山崎的母親，勸解了她半天，給她講道理，解釋，可是她根本不去聽她們的。她只顧說她的：“警察說了，小偷，騙子，那倒都沒有關係，你兒子小進他們幹的事，是想把這個日本國整個顛復的可怕的大罪，他這麼干，都是因為你的兒子和山崎的兒子騙了他，讓他幹的。”——從她這話里，我們又可以了解到一樁事實，就是警察局對你的母親和山崎的母親常說：“你們兒子幹的事，跟當小偷、犯了強姦罪不同，不必認為是可耻的事。”可是他們反過來對工人的妻子們却說：“那是世界上頂頂可怕的罪，都是上了有學問的壞人的當的關係。”——（尤其是在這裏）警察局是在搞運動的人們當中進行挑撥離間。洼田和事理分明的山崎的



母亲，拼命地向她们解释，说所以这样作，不但不是给她们当上，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上田、大川他们由被剥削的生活解放出来，伊藤和山崎不都站在前头，牺牲了自己带头干吗？——可是虽然这样说，她们都不听。大川的太太说：“我倒并没有受了骗的那种想法，只是想不开，何苦偏把我那头一天关进去第二天家里就吃得吃的丈夫给拉了进去？——在里边的丈夫，别提什么橘子了，这么冷的天气连双分趾袜子也送不进去。我羡慕你们这样，虽说人进去了，到他出来为止，你们在外边饭总还能吃得上，也有办法给他们往里头送东西。我去见我丈夫的时候，他说：‘你要是吃不上饭，就找同志们帮帮忙，要是帮不长，就到亲戚家住住，一直住到给人家撵出来为止，实在不行，你去卖身子也可以。’丈夫的那双手呀，红肿得象螃蟹钳子一样。”大川太太说着说着终于哭了出来；她的孩子的头比上次看见的时候还要大，脖子更细了，眉头紧紧地皱着，一点也不象个婴儿。

公审是在九月里开始的。大致情形你也都知道，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写了。每天报上，用“共产党被告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标题把你妹妹的事大写特书。检察官的求刑是：山崎三年，你的妹妹两年半，上田和大川两年。因此，大家对初审判决的推测是：所有的人都会减刑半年，上田和大川可能缓期执行。上田的母亲高兴得要死，对你母亲也不说太令人难堪的话了。

判决那天，大家都上邻接的有地方法院的H市去了。——审判官在下判决之前，要问这样的话：“被告今后作何打算？今后是仍然信仰共产主义，继续搞运动呢？还是洗心革面停止这种错误的运动呢？”然后，根据回答的情况来下判决。到了这个当口，来旁听的母亲们也都伸长了脖子，一字不漏地听着。

那方面的組織派來的、被求刑判處五年徒刑的、名叫黑田的人，站起來大聲說：“審判官發這種問話的本身，就是對我們××××。××××並不是事後想了想，覺得自己作錯了，就來××的那種人。而是為了讓被××的工人和農民××××才××的××。我們並不是××××，也不能××××。我代表我們全體同志在這裡把這一點說清楚。”這時候，旁聽席上有一個青年人拍手喝采，結果叫人給拽到法院外邊去了。“別人的事不用你來多管！”審判官這樣說着，又對下一個山崎發出同樣的問題。山崎站了起來，手足失措了一會兒，小聲對審判官不知道說了什麼，審判官咬着白色的胡子，回問了他一句：“你是真心真意打算洗手不干了？”山崎低著頭含含糊糊地說：“是的，因為我有些另外的想法……”一直伸長了脖子、瞪大了眼睛聽着的山崎的母親當時就把腦袋搭拉下來，沒和你母親或任何人說什麼就走到外面去了。你的母親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只見她的眼睛里滿含着眼淚。上田的母親倒是象自己事兒似的挺高興地說：“山崎的兒子准會判成緩期執行的！”——接着就輪到你的妹妹了。她干脆脆地回答說：“我和以往一樣，一點也不改變。我下定決心××××××。”審判官作出一付苦臉。妹妹往椅子上坐下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回頭掃了母親一眼。後來有一次母親臉上帶着失神落魄的表情，說：“那時候我心想：這下子可糟了。”當時坐在隔壁的上田的母親對你母親說：“唉呀，唉呀，你家的姑娘可真夠人受的……你也真夠命苦的了！”給她這樣一說，母親也不由得說：“真的……！”據說母親也拚命忍着不流淚，過了半天好不容易說了句：“反正也是沒辦法的事。”

輪到上田進了。他母親緊張得鼻子直動彈。魁梧的上田站起來後沖口而出地說：“對於我們的同志和前輩山崎君的×××

×,我是××××的。現在他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同志,也不再是我們的先輩了!”他聲明了這一點后,又說,雖然自己沒有山崎那樣大的學問,可是“自己作為××××××,下定決心要××××××××××。”“什麼?”上田的母親突然大叫,“混賬!小進,你忘了你還有個母親嗎?——啊!這個混蛋!畜生!”她跟着就站起來了。法警和警察跑了過來,把直着脖子喊叫的上田的母親拉到法院外邊去了。——上田並沒有回過頭來,可是打後面看得出,他的頭低低地搭拉着。

最後是大川。催他好幾遍他也不表示態度。後來過半天才說:自己的家裏太困難了,如果放他出去他就不再參加運動,專心干自己的活兒了。大川是碼頭工人,是當腳夫的。他的太太聽他那樣表示,對你母親多少有些難為情,就去跟抱在懷里的小孩貼臉兒。

洼田是這樣說的:在監獄里面還是工人出身的人××着××××××。可是在外邊情形恰恰相反。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你現在處身在運動最前進的中心地,對於這裡這回發生的事情看法如何?等待着你的來信。

1931, 10, 11.

## 創 傷

“赤色救援会”以“小組”作为組織形式，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域，直接在工厂里扎根，打算以广大群众为基础，逐步地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影响。

××地区的××小組，每次开小組会的时候組員都要增加一两个人；新組員加入后，都作简单的自我介绍。有一次，新加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小組长对大家介绍道：

“这位是中山同志的母亲，中山同志这回终于被送进了市谷监狱了。”

中山的母亲显得有些局促不安的样子。

“我总觉得，因为女兒被捉去了，我就得了理似的上救援会来，太有点那个了……”

“常常是这个样子；女兒一失踪就是两三个月，然后我就接到本区的警察局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說讓我到什么地方的拘留所去把她領回来。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差不多是哭着跑到那兒去；他們把女兒打下边的拘留房里带上来。——女兒脸色又蒼白又脏，不知道在里头呆了多少日子，弄得混身一股难聞的臭味。——据女兒講，她正在那兒搞什么“情报”就被逮扑了。

“可是女兒在家里十天也沒呆上，人又不見了。过了两三个月，警察局又找我啦，这回不是上回那个警察局。我到那兒不知道賠了多少不是，一个劲兒地鞠躬，說都是我这个作娘的沒管好孩子的錯，才又把她給領出来了。大概是这一回，女兒說警察嘲弄她說：‘你又是搞情报吧？’她觉得很生气，我就跟她說，这种事有什么可生气的，人能早出来了就好。

“女兒这回回家，給我講了很多她們干的那些事兒，她还說：‘媽媽您根本用不着对警察那么一个劲兒地鞠躬。’女兒說什么也不肯放弃搞运动；我也只好随她去。沒有多久，女兒又不見了，这一回有半年多了，还没有消息。这样一来，我也真傻，开始一天天地巴望着警察局来通知我。（笑声）

“特务常到我家里来，我每次都把他們請进来，請他們喝茶，轉弯抹角地探听一下女兒的消息，可是一点口风也套不出来。——这样过了大概八个月吧，女兒又忽然間回来了。不知怎地，她脸上的表情好象比以前更严肃了。想到女兒在这期間里所受的罪，我觉得心口堵得慌。可是女兒还是高高兴兴地講着話。

“那天晚上，我們娘兒俩一块兒上澡塘子去——很久很久沒一块兒去了，可能有一年了吧。我那女兒难得地說：‘媽媽，我給您洗洗后背。’我听了這話，心里高兴得把以前所受的罪都忘光了。

“可是当我泡在池子里无意之間看到女兒的身体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脸刷一下变白了。女兒看到我的样子，也吓了一跳，說：‘媽媽，您怎么了？’我說：‘什么怎么了不怎么了，嚶，嚶，你的身子到底是怎么了？’說着我也顧不得人前人后，就哭出来了。



女兒混身上上下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啊。

“‘噢，您說这个呀，’女兒象沒事兒似的說，‘叫他們給拷打的。’

“接着她就笑着說：‘媽媽您要是知道他們會把我弄成這樣，您就明白，給他們喝一杯茶也是不應該的！’雖然女兒是笑着說的，可是這話一直刺到我的心裡，比什麼大道理都有勁。

“女兒打第二天起，又沒有影兒了：這回可真是給送到監獄去了。——女兒身上的傷痕，我一直到現在也忘不了！”

中山的母親這樣說完，咬着嘴唇。

1931, 11, 14.

## 爸爸回来

丈夫被关进丰多摩监狱，大约过了七八个月的光景，阿君生了一个孩子。产后她不得不向针織厂告了几天假。工厂方面早就存心想把这个丈夫被关了起来的女工快点开除，现在抓着这个再好不过的机会，把她开除了。

为了把孩子送给坐监的丈夫瞧瞧，阿君访问了好久没有去过的监狱。丈夫脸色多少变白了些，精神倒非常好。他听说工厂开除阿君的事，气得把草帽往桌上一摔，但是他还是一边用手抚弄着胸前佩戴的写着号码的布条，一边眯缝着眼睛瞧自己的孩子，还怪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捅捅孩子的脸蛋，放声大笑了一通。

临分手的时候，他说了：

“这一来我也就放心了；总算有了接班人。我也就不必学那些没出息的，想缺德法儿打这里出去啦！”

说完了，过了一会，他又脱口而出地笑着说：

“可是这么一来，你的职责就很重要了……”

阿君觉得热泪满眶盈盈欲滴，她拼命忍了回去，点了点头。——孩子什么也不懂，只管舒展着发麻的胳膊腿儿，连伸带踢，发出“啊——啊，啊——啊，啊——”的声音。

“用香甜的奶水把他喂得飽飽的，弄得壯壯實實的！……可是被工厂开除了，恐怕就出不了香甜的奶了吧？”

由監獄往家走，在路上阿君來回想：“要是出不了香甜的奶，那麼好吧，那就用對那些混賬們的‘憎惡’來把這個孩子養大！”

聽說阿君被开除，針織厂的年輕工人們常常集合在一起商量對策。自從阿君的丈夫打這工厂被捉走以後，工厂老板就誰也不怕了，他打算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強加到職工們的頭上。开除工人，那不僅是對阿君一個人的事了。阿君從監獄回來，到大伙兒集會的地方，把和丈夫見面的事講給大家听了。當她講到丈夫看着孩子的臉，說：“总算有了接班人，我也就放心了。”那句話的時候，大伙兒都屏住了氣息。有的悄悄地把臉扭過去，擤着鼻涕。有一個想說點什麼，可是嘴唇顫抖得說不出話來。——大伙兒誰也沒說什麼，可是心里都堅決地下了決心。

看樣子針織厂還要接着裁人。這里，那兒，都徘徊着沒有工作、沒有飯吃的人們。阿君一面作罷工的籌備工作，一面抓空兒跑去找事情。孩子近來肚子腫脹得叫人瞧着難受，手脚和下巴却越來越瘦削，成天价哭，弄得阿君心神不寧，神不守舍。——可是她想，不管怎樣，得想法兒把孩子的小命兒保住。

市面不景氣，資本家就拿勞動者開刀，減裁人員。為了除掉他們道路上的障礙，他們就××××××我們的先鋒隊。——這個道理，阿君越來越看得清楚。針織厂搞的也是這一手。哼，只要丈夫現在能回來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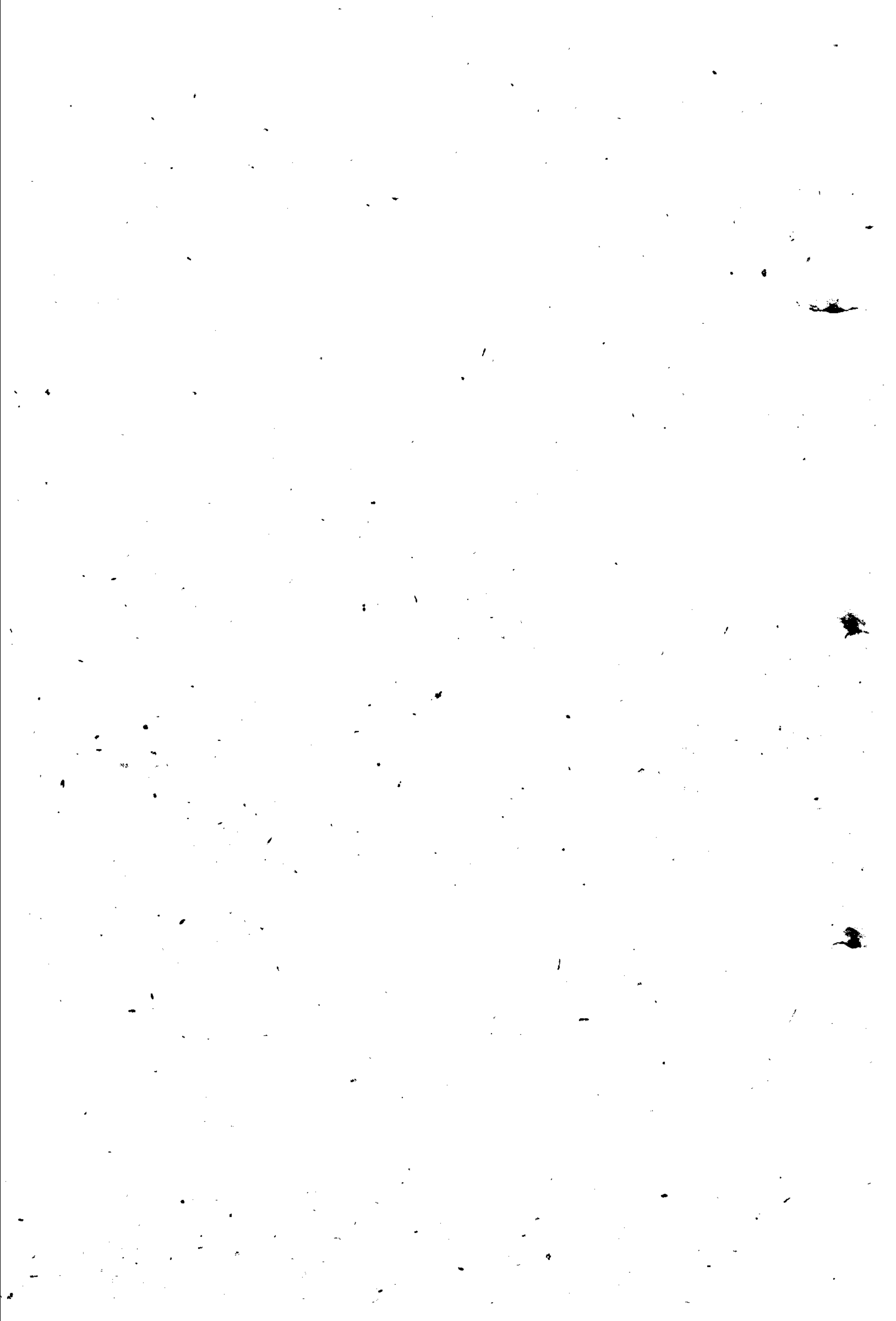
打職業介紹所回家，阿君一眼看到電線杆子上貼着的標語。上面寫着：“共產黨的公審就要開始了。用罷工和示威的手段來，奪回咱們的先鋒吧！”“罷工和示威……”阿君嘴里念叨着，“奪回

咱们的先锋……”她于是想：“假如全日本的工厂都这么干……对！完全正确！”她不觉撒腿跑开了，心里激动得把持不住，觉得必须和大家在一起！

“小乖乖！爸爸就要回来啦……爸爸！”

阿君摇晃着背上背着的孩子，在大日头底下跑开了。

1931.





評 論

譯文根据青木文庫本“小林多喜二全集”第八卷“評論集一”(1953年)、第九卷“評論集二”(1954年)譯出。

##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

### 上

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二九年的文学的特征是：无产阶级文学以坚定的步伐前进着，与之同时（这是饶有趣味的事），资产阶级派文学也对我们刮目相视了。——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言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文艺的灭亡；但即使他们叫嚣上几千遍，无产阶级文艺也将强大不动，一九二九年的事实使我们有自信它将更会得到壮大的发展。今后他们也必然会对我们阵营投以疯狂的叫骂；我们很清楚树大招风的道理，而且我们也知道：任凭风吹雨打，我们的树只有变得更坚强。

紧缩政策、金解禁政策、产业的合理化等一连串措置，使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越发稳固，与之同时加速了中小资本家和象金魚粪那样追随在它们身后的知识分子小职员的下落命运。——在过渡时期极度的生活不安，反映到文学上面，就出现了“色情主义”“时髦主义”“噱头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主义本身，并没有金融资本的那种赤裸裸的侵略的、独占的意识形态；而同时也不带有工人阶级（包括失业者）的思想感情。它仅仅反映了那种下落的阶层或者是感到下落危机的中间层，在社会上已经失掉了生活魄力的阶层的意识形态；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某評論家說：“无产階級文学自称自贊，說他們已經压倒了資产階級文学，但是請看看我們有多么体面！”他这样說着，介紹了由去年起开始抬头了的这一派的作家群。但是他的这种說法，恰恰暴露了他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他們所指的那种文艺，其实是正在沒落的小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所产物；值得我們高兴的是，由我們的观点看来，这种“色情主义、噱头主义、时髦主义、超现实主义”越变得兴盛，即使它占了七成，也只是証实了（它可以起衡量的作用）无产階級获得胜利的日子快到了。正如“咖啡館”和“爵士音乐”兴盛了，并没有削弱无产階級运动一样，对无产階級文学艺术的健全发展來說，它們所起的阻碍作用还赶不上一只蒼蝇。

## 中

今年是执行金解禁的年分。在这困难的时期，相反地，人們更要倾向于不健康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和“享乐的”心理。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这类的作家群可能比去年还要兴风作浪。

由去年年底开始出現的、反对派对无产階級艺术的积极的(?)批判，可能仍会以相当的盲目性繼續下去。他們說什么，在文化上窒息了的現代无产階級，无从进入无产階級艺术之門，甚至连那种要求也沒有……象这样抬出早被埋葬在坟墓里的素朴論，反反复复地重复着說：“战旗”杂志沒有进入实际劳动着的劳动人民当中去。（这和叛徒們用的手法如出一轍：叛徒們狂吠說日本的无产階級政党是由“一小撮知識分子”組成的。他們哪里了解我們在工厂里的秘密組織！）实际上，特别是自从“四·一六事件”以来，我們在面向工农上头作了不少具体工作，即使百分

率不算高，事实上也有了收效。在蒙受剥削的一百个工人的团体里，即使有五名觉悟较高的工人读了“战旗”，（正象列宁所说的）就确实起了可以推动一百个人的作用。我们的据点设在“战旗”，“无产者杂志”，并且直接设在“工会新闻快报”（在小樽我们的同志就依据“快报”行动），在这些据点上我们精力绝伦地工作着。（当然我们仅仅还是开始，还没有达到可以豪语的程度，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正确的方向，而且正在努力，所以我们可以说：走着瞧吧！）

## 下

这些评论家们又说了。他们拿有的无产阶级作家过着小资产阶级生活这事大做文章。这事正和资产阶级为了离间人们对党的绝对拥护而造的那个“共产党员的大吃大喝”的谎言相呼应，倒是一件带有讽刺趣味的事件。

于是，使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些反对我们的人所持的反对理由没有一个触及到我们的“根本”；实际上，他们是办不到的。我们有决定我们的艺术态度的世界观；根据它，我们观察世界、解释世界，而进行对社会的革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为什么不敢碰碰我们的根本？不敢触及我们的要害？上面提到的他们所采取的那种“远吠”或者是停留在某一阶段的反驳，对我们说来一钱不值。他们既然不能够在理论上系统地驳倒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当然就处之泰然了。

一九三〇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象这样受到了多种多样的障碍，但是在这反动势力之中我们仍有充分的根据突破它而前进；它所采取的形式，或者可能不是象一九二九年那种光辉灿烂地



前进的形式，而是朴实无华的、稳重的。（我們是这样想的：即使无产阶级艺术被所有的杂志所排斥，由所谓“文坛”消声敛迹，或者“战旗”一年之内被禁止发行甚至达十二回，无产阶级艺术也决不会衰退、不会灭亡的。这是仅仅无产阶级艺术才有的一种特殊性。）

一九二九年的无产阶级文学，在建设性以及思想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果。由于我们用这个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了，我们就得以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我们认为，一九三〇年的无产阶级文学将会有更确切的发展，在它的“形式”方面也会有新的努力；这些努力，在真实的意义上，是树立无产阶级艺术一步一步的努力，在另一方面，是作品走向大众化方面的具体努力，这两个努力必然地会互相结合，于是无产阶级文学就顺着螺旋状、锯齿形的路綫，朝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方向上升，这是我们的想法，并愿竭尽全力促其实现。

发表于1930年1月。

## 年 譜

我在一九〇三年出生在秋田县的乡下。母亲說是旧历八月二十三日，可是村公所的登記簿上却記的是十二月一日。看样子这位村长是个对什么事都馬馬胡胡的、很有資格当果戈理小說的主人公的人。父亲是自耕农兼雇农，母亲是个临时工的女兒。說是到了农閑期他俩就去帮附近的土木工程推轆轤馬。母亲常常給我講，当年她在陡峭的悬崖的弯道上把轆轤馬挂上闌飞快地滑行的事。

我四岁那年，家里吃不上飯了，就全家搬到北海道小樽去了。在那里近郊的街上开个粗点心舖。那以后的二十多年我是在那里度过的。不过生活依然是在飢餓綫上徬徨。我在上学校去的漫长的路上，經常轉的念头是怎样发现一座矿山，那样一来母亲就可以坐上人力車了。

我还記得，姐姐到火山灰工厂去劳动，弄得滿身灰白灰白的回家来，費很長時間洗头的情形；也記得妹妹到煤气厂的垃圾堆去檢煤核兒的事。……可是亲戚特別供我念書，由小樽商业学校还升到了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在这期間，我曾經在面包工厂里劳动过，也曾干过給海里潜水員送空气的打空气泵的活兒。我那时候，一心一意地想发财；学校毕业后，到北海道拓殖銀行小樽

分行工作，那是一九二四年的事了。

就在那个时期，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的一个跟所谓反对“军事教育问题”有关系的友人，把马克思、列宁以及当时有名的福本和夫的著作推荐给我。此外山本悬藏当上候选人，各种研究会，“三·一五事件”等等，使我的倾向绝对化了。同时我也贪婪地耽读了无产阶级艺术理论以及叶山嘉树的著作等。

我在“战旗”（一九二八年十一、十二月号）上发表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这个作品（这个作品按一般说法可以算是处女作）。以后主要的作品如下：

“蟹工船”（“战旗”一九二九年五、六月号）

“不在地主”（“中央公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号）

“救援新闻第十八号附录”（“战旗”一九三〇年二月号）

“暴风警报”（“新潮”一九三〇年二月号）

“工厂细胞”（“改造”一九三〇年四、五、六月号）

“到东俱知安去”（“改造”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号，但这是旧作。）

其他还有“田口同志的感伤”（“朝日新闻”周刊）、“为了市民！”（“文艺春秋”）等等。

“蟹工船”由新筑地剧团在帝国剧场演出，“不在地主”由左翼剧场在市村座公演。有两三部作品在中国和苏联有译本。

我在一九三〇年三月末由小樽来到东京。由六月末到第二年一月底一直呆在监狱里，四天以前被保释出来。现在由于两桩事件仍被起诉中。

我自己过去的作品都非常不满意，希望今后能写出些出色的东西出来。

1931, 1, 25.

## 我的方針書

### 一 富于情节的小說和缺乏情节的小說

在单身监房里过的漫长的日月里，我把“大王”杂志上登載的小說“心的日月”、“黃金假面”、“柄政先生”<sup>①</sup> 反复地讀了好几遍。还有一些作菜方法和卖藥广告，連清凉飲料的广告也仔細讀了，而这些东西意外地給了我們快乐。

去年十二月左右，貴司山治<sup>②</sup> 給我送进来两本書：松岡讓<sup>③</sup> 的“守护法城的人們”和芥川龙之介<sup>④</sup> 的“春服”。

“守护法城的人們”是一篇暴露“既成宗教”的腐敗墮落的长篇小說；內容是写受了騙的封建农民和逐渐觉醒起来的怀着理想主义的青年。文字象小石头似的疙里疙瘩，十分夸张，議論連篇，可是却相当有趣，我把它一口气讀完了。

讀完后，馬上就开始讀芥川的那本。

芥川的那本，收罗了他的一些所謂“神品”(1) 的短篇，例如“庭院”、“草丛中”、“粘糖馬”之类，也都是些我从前曾經佩服过

---

① “柄政先生”是日本國歌小說家佐佐木邦(生于1883年)所写的小說。

② 貴司山治(生于1899年)是日本作家，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

③ 松岡讓是日本小說家。

④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小說家。

的东西。

可是现在，我只读了个开头，就再也读不下去了。这些缺乏情节发展的、没有生命的雕虫小技，不足七八页的短篇，读起来却比那洋洋千数百页的“守护法城的人们”还要费劲。

听说芥川过去关于有情书的小说和无情书的小说，跟谷崎润一郎<sup>①</sup>之间有过争论。

拿“奥涅金”和“当代英雄”比较，可能后者更为近代化而有着更复杂的心理描写；但是前者却以它的单纯性和粗线条的情节更为有力地吸引我们。

我在单身监房里也读了安德烈·纪德和狄更斯的书。拿“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来说，虽然有着这位作家一贯的过多的人道主义的小市民感伤主义，但是尽管如此，情书的丰富多采依旧抓住了我的心。特别是“双城记”中甚至有极为光辉灿烂的场面。我觉得正象托尔斯泰的“复活”不可不读，“双城记”在同样意义上也是值得作为优秀作品来推荐的。

纪德的艺术是个古色苍然的高贵的古瓶；但是读着令人乏味。连我这样有着无限的、孤零零一个人消磨的时间的人都觉得读不下去，那就可想而知了。

我也读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贝姨”。正在读它的时候，连每天一次的、二十分钟的运动，和渴望着的一星期两次的洗澡都觉得是浪费时间。——这位作家喜欢东拉西扯，象里见淳<sup>②</sup>那样描述男女之间钩心斗角的事，但是情书的绝妙使我觉得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写的那些东西别说算不了什么“小说”或是“写文章”，顶多能算是“小学生的作文”罢了。

① 谷崎润一郎(生于1886年)是日本小学家、戏剧家。

② 里见淳(生于1888年)是日本小说家。

由于上述的一些事，引起了下面的一些想法。

## 二 續篇。关于这两类小說的意义

应该声明一下，我在这里并不是单纯地想说，富于情节的小說“有趣”，缺乏情节的小說没有趣。这种说法未免太幼稚了。虽然近来这种把事物简单化了的論法还是很流行的。

同时我在这里更不打算向那些对于本来很清楚的事情也要講一通“大道理”才甘心的先生們学习，做一些“为什么富于情节的小說就有趣，否則就没有趣”之类的老生常談。

我想講两件事。

第一点是关于产生富于情节的小說和缺乏情节的小說的根源。当我们触及到这个根源的时候，就可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把写出富于情节的小說和缺乏情节的小說的关键仅仅局限于个人的問題，也就是說，各个作家的才能和技术問題的圈子里，是无法搞清楚这个问题的；过去有很多人常常是只用这一类的办法來說明这种問題。

从时代上来看，有由一个社会制度进到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波瀾万丈的过渡时期，也有一个时代得到了阶级的平衡，进入烂熟的时期，这两个时期所产生的富于情节的小說和缺乏情节的小說，很明显地各自反映了它們的时代。

进一步来讲，从阶级上来看，在那过渡时期激烈的转变之中，投身于火热斗争的人，就会写出无比真实地反映阶级立場的富于情节的小說。相反地，躲风避浪，呆在書斋里沉思默想的人，或是倾向于沉思默想的人，就会写出无比真实地反映阶级立場的缺乏情节的小說，很明显地各自反映了它們的时代。



我們必須这样来理解这个問題。

第二点。讓我来談談流传于一般人之間的关于富于情节的小說和缺乏情节的小說的“不成文的概念”。

把作家們两个两个地排排队：芥川龙之介和松岡讓。紀德和狄更斯。志賀直哉<sup>①</sup>和菊池寬<sup>②</sup>。葛西善藏<sup>③</sup>和巴尔扎克……然后由純粹艺术的立場上来評价（固然我們本来應該是仅仅由純粹艺术的立場来論述的），于是后者常常是被評得低一些。而且人們对于越是富于情节的东西，越是一口咬定它是“通俗的”。

为什么富于情节就等于是“通俗的”呢？

可是这些人从来也沒有考虑过这个問題。

但这是一个必須搞清楚的問題。

### 三 富于情节和通俗

先請問，把富于情节和通俗化之間画了等号是“什么人”干的事。

对于这种人，所謂通俗化这个詞的內容，有着什么意思呢？

不管怎样，一般的大众对于这一类問題很少表示什么态度。唠叨不休的，只是自命为对艺术有着关心的那一撮人而已。

这一撮人就是所謂知識分子；是对于阶级斗争的火热生活，有意識或无意識地拒絕以亲身体驗的人。不消說，这种人是站在他們自身的平淡、沒有风波的生活上說东道西的。充其量不过

① 志賀直哉(生于1883年)是日本小說家。

② 菊池寬(1888—1948)是日本小說家、戏剧家。

③ 葛西善藏(生于1887年)是日本小說家。

只能代表“自己的”、狹窄的立場罷了；可是當他們發言的時候，却要推廣到全體的範圍。企圖以“局部”來代替“全體”！——一切的关键就在这里！

例如，不斷地受到警察憲兵的追扑而潛入地下活動的人們的生活，格鬥和逃走、示威運動和襲擊、拘留所和單身監房、犯人的遮面草帽和手銬……這一系列的生活對於上述的那種人說，不外是獵奇性的傳奇小說——換句話說，他們僅僅把它們與那種使大眾膽戰心驚、興奮無比的所謂通俗小說之間畫了等號。

上期本報<sup>①</sup>上刊載的“和安德烈·紀德的談話”一文中，曾經若無其事地這樣寫着：“這個挖着指甲里的泥、衣服領子肮里肮脏的階級，為這個階級而描寫這個階級的生活的小說，這就叫作‘通俗文學’……”云云。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以及它的知識分子之間，在文化水平上有着很大的距離。從而後者給予了無產階級大眾一種胡弄人的、麻醉官能的、用奴隸的語言所講述的卑賤的藝術。而無產階級還沒有足夠的文化能夠反駁這些東西。

但是，時刻在成長着的無產階級大眾開始積極地要求自己本身的文化了。無產階級大眾所要求的，是對他們自己（不是對那一撮所謂知識分子）說來是真正的藝術，正象前邊所提到的，是由他們的生活所產生的必然富於情節的東西，而它本身就是大眾化的。只能够是这个样子。

所以，是通俗的，還是不通俗的，只是游离在外部的一撮人随心所欲地說東說西而給貼上的標籤罷了。

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藝術的時候，不管是从正确的出发点

---

<sup>①</sup> 指“讀奕新聞”。“我的方針書”最初發表在1931年3月24、25、27、28日的“讀奕新聞”上。

来談，还是从卑俗的出发点来談，我們都應該从我們的語彙里抽掉“通俗化”和“通俗的”这类的詞兒。——因为，为了无产階級文学的更新的发展，从正确的出发点来認為有必要通俗化的想法，一方面就等于是承認了在无产階級文学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通俗化的文学，另一方面那个人就脫离了无产階級的行列，客觀地來說，就是起了那一撮所謂知識分子的代言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來說，这是錯誤的。

底下讓我再来談一点。

#### 四 所以，問題必須重新整理

总之，不管出发点的正确与否，对于无产階級文学來說，“通俗”与否的問題根本就不應該有意义，也不應該有根据。

也許有人要举出別的例子來說明无产階級文学和通俗的关系；他們說，“資本論”不是也有它的通俗小册子嗎？“相对論”不是也有它的通俗解說書嗎？——我覺得，把“論文”的例子生吞活剝地套用到“文学”上是危險的。因为，既然是一个艺术作品，不管它是多么优秀的东西，它也絕對不應該要求人家付出象讀列宁的論文以及解算术題的时候所付出的那么大的努力，至少不應該付出那么大的耐性。

艺术作品，應該是用具体的形象从感情上和无产階級大众融合到一起的东西。假如它竟要求讀者付出象讀列宁的論文的时候所付出的那么大的努力和耐性，那么，尽管这个艺术技术家的主觀願望是正确的和善良的，他也应当受到詛咒！

拿作家來說，（一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說）有的人是写內容比較复杂的東西的，有的人是写內容比較單純的東西的，但二者的

共同努力目标，就是找出使大众喜爱、容易理解的形式。决不可能是，某一个作家写通俗化的东西（即使是正确意义的），而别的作家写不通俗化的东西——难解或高级的东西（即使是正确意义的）。这种情形是没有的，也是不应该有的。

贯穿我这篇短文的理论，可能和我们同志们的想法有不少分歧。这只是我从长时期的单身监房生活出来后，接触到了我们阵营内的优秀同志们的（在艺术大众化问题决议以后的）“质量上的”跃进后的所感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个想法并不是什么理论主张，只是作为今后自己的创作活动的基本态度，类似贴到墙头的“座右铭”而已。

最后，还提醒大家来注意，当问题象这样被一元论地理解的时候，所伴随而来的危险性。

第一条：是容易陷入作大众的尾巴的迎合主义的危险。——从理论上讲，我们本来应该是不断地对大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叫大众在向往共产主义的崎岖的道路上前进，可是由于和在理论上落后的大众起共鸣，就会产生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第二条：这也是和第一条相关联而来的；由于迎合了大众，就把自己的作品局限到现实主义的经验的圈子里了。——比方说，把应该限制在个人范围内的经验以及狭隘的局部范围内的经验不加批判地推广到全无产阶级问题的范围里，而还对它加上理论根据。

（卢那察尔斯基说，从对于艺术的自己的美的同感和反感中，乌拉基米尔·伊里奇<sup>①</sup>没有作任何指导概念。）

1931, 3, 10.

<sup>①</sup> 乌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亚诺夫是列宁的本名。

## 墙头小说和“短”短篇小说

### 无产阶级文学新的努力方向

卢那察尔斯基曾经告诫过我们：作品的内容即便是“幼稚的、单纯的”也没关系，但是它必须是深入百万工农大众之间的东西。这话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然而在“实践上”，我们作得还远远不够。

去年年初，我们阵营之间，在上述的“幼稚的、单纯的”内容这个意思上，曾经有人犯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件事后来获得了正确的解决（“关于技术大众化问题的决议”，“战旗”七月号，一九三〇年）；但是体现了这种精神的具体作品还没有随之出现。

我认为，与其说这是由于我们大家怠慢之过，毋宁说是这个任务在实践上确是不那么容易。

但是在去年刚进入下半年的时候，“战旗”提出了试写墙头小说的倡议。

为什么“战旗”提出了这个倡议？一方面，是由于它及时地接受了群众的要求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积极努力收了效。固然目前在形式上还不算很成熟，但是我们可以由“墙头小说”里，看到面向“幼稚的、单纯的”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新形式的萌芽。



墙头小说之所以能深入从事劳动的工农，第一点，由于它很短；这种一两页的东西可以随时随地读完，而且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第二点，由于它被张贴在工农大众所有的聚会场所，它具有回答大众所直接要求的東西的具体内容。

看来，带着这种任务的墙头小说，今后将在我们的努力下，有着更大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一种偏差的危险。

是什么样的偏差的危险呢？

这个偏差由来自于单纯地把墙头小说的任务理解为“独特的”、“公式化的”。一旦如此，墙头小说必将陷入于巴巴“说教”的泥坑，必将成为“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的发号施令了。事实上，迄今为止曾经发表过的几乎所有的墙头小说，尽管有着良好的意图和非凡的努力，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避开上述的偏差。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我认为，墙头小说顾名思义，它和其他写得极短的“短”短篇小说之间，还是应该有一个界限（尽管它们是那样地相象）。

这个界限，当然是由于墙头小说本身所具有的任务而产生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墙头小说总要有它独特的艺术形式。

在这里，我愿意强调指出，这种墙头小说给无产阶级文学领域，带来了崭新的、重要的影响。

它提醒了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短”短篇小说的关心，同时对于“短”短篇小说的方向，在形式上它也提供了丰富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仅仅称之为“短篇小说”，而管它叫作“短”短篇小说，这里面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请允许我在下面引用一段“中央公论”五月号的“文艺时评”①里面的话



(虽然其中有些地方可能重复):

有一位工厂的工人曾对我提出要求:能不能多给他们写一些只要五分鐘十分鐘就可以讀完的短篇作品。他說,他們欢迎短小精悍、極單純而小的主題,讀完了馬上就会引起共鳴,覺得有道理、有切身之感的作品。

我認为对无产階級文学來說(尤其是在象日本这样革命前的、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較低的条件下),这一类“短篇小說”的意义是尤其重大的。

到現在为止的一些短篇小說,很多都仿佛是一些把长篇擡头去尾而改造成的东西,讀起来就是不干脆利落。(即使就事論事地来評价,也許它是个优秀的、水平很高的东西,可是仅憑这一点,它不能成其为短篇小說;在日本,属于这类的优秀的短篇小說实在是多得很。)

所謂短篇小說,必須是当你讀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产生一干二脆的感觉才行。

如果讀到最后一行的时候,給人一种仿佛听到了什么笨拙的笑話,仅仅引起朦朦朧朧模糊不清的感觉,这种短篇小說人們就会丢掉它,而去选择故事性很强、情节有趣的长篇了。但是在時間和經濟上都不富裕的劳动者是无法这样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們今后必須大量又大量地生产出干脆明快的短篇。

无产階級的短篇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好好学习菊池寬的那种主題小說,以及外国的优秀短篇作家,尤其應該向孔特<sup>②</sup>等人学习。

短篇小說要求特殊的才能和技巧。到現在为止的一些短篇,多是写长篇的余暇随手拈来的东西;由于写作者根本没有明确地想到“特殊的才能和技巧”,所以才沒有出現干脆明快的短篇小說。

我想,在这种意义上的短篇小說,只有在今后“有意識地”作为問

① 这是小林多喜二在1931年4月8日所写的一篇文章。

② 即儒勒·孔特(1846—1912),是法国小說家。

題被提出来的时候，卢那察尔斯基的所謂以“幼稚的、單純的”內容深入文化水平較低的劳动大众的阶层的命題才能够得以具体实现。这是十分重要的。……

这篇短文，仅能粗枝大叶地触及了这些問題。我觉得，一九三一年我們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这个方向。

1931,4,20.

# 小說写作法

## ——写小說的方法

### 一

說句老實話，所謂小說“写作法”，根本不可能存在。

一个人决不会由于讀了“小說写作法”，當場就学会了写小說。而且每个人都有他独自の写作法（不管有意識的还是无意識的）。

我在这里所要談的“小說写作法”，不过是打算“报告”一下，每回我自己写小說，都是在什么基础上作了些什么准备罢了。

所以，这个“报告”对于初学写作的人來說，仅仅不过是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的“参考”而已。

一个新生作家，应该有完完全全新的写作法！

### 一 感受和写作

由于我們是生物，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所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不免有各式各样的“感受”；拿短暫的一天來說，就要感受无数的事。——說得直截了当些：“感受”就是写小說的基础。

但是必須注意这一点：这个“感受”固然是“写”小說的基础，然而“感受”和“写作”决非同一事物。这个尽人皆知的道理，实际

上是极其重要的一点。讓我們看看初学写作的人的作品吧，——尽管它有着絕好的題材，但是看上去却好象毫不吝惜地把它乱七八糟地丢在垃圾箱里了。这类小說之多，究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作者把上述两种东西混同了的結果。

說得詳細点：艺术是个画框。画家游山玩水走遍田野，所看到的风景是无数的；而他由无数的风景中提炼了一个“場面”把它鑲到限定的画框里面。——于是一幅画(艺术作品)产生了。

我們写文章的人的情形，和画家們的又不大一样了；他們是把无数的风景通过眼睛来感受，我們是把大大小小深的浅的、迟鈍的尖銳的、无数的經驗通过我們的心去“感受”它，通过心所感受的“无数的經驗”，其本身决不成为艺术作品；正象画家由田野山河、无数的风景之中，仅选一个場面，鑲到“画框”里那样，我們則是把无数的經驗选择取舍，重新組織，把它鑲到叫作小說的框子里去。

所以，并不是只要把自己的感受和經驗罗列起来，就可以成为小說；而是需要把感情和經驗作一番整理、組織工作的。

从另一方面說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各式各样經驗，它們不过停留在个人的界限里，仅仅是主观的东西。但是(現在假定)当它作为一篇作品而存在的时候，它就不應該再是个人的主观的东西，在它里面所描写的任何一个感情、任何經驗，必須能够引起广大讀者心弦的共鳴，响彻他們心中所有的角落。換句話說，原屬於个人的、主观的东西，在这里需要把它們轉变为“客觀的”事物才行。

所謂“必須整理和組織感情和經驗”所指的是如下的一段过程：

由主觀的事物到达客觀的事物。

本文題目叫作“小說写作法”，实际上不过是圍繞着这个主題，由各个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問題而已。

## 二 写“什么”？“怎样”写？

如同上面所說的，随便拿任何一天來說，我們也要經驗着无数的事情。那么，我們應該怎样去对它們选择取舍，来进行整理呢？这个“标准”当然就是一个問題。

我認为，它应当根据写“什么”来决定。

只要确定了写“什么”，以后就好办了：只要沿着必要的路綫选择取舍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写“什么”这件事必須十分明确、一絲不苟地作出决定；第二点，在一篇作品里，写“什么”必須是独一无二，高度的集中。有一些文章，当我们讀了它以后只觉得朦朦朧朧如墜五里霧中，不知其所云；还有些作品，它的要点此起彼伏，看不出作者的致力点何在。他究竟想說些什么？使人觉得混淆不清。这只能証明作者对上述两点沒有搞清楚。

假定現在有一位“工厂工人”。他在一所工厂里从早到晚受到严重的剝削，而且由于近来的市面萧条，工厂在开始裁員——貪得无饜的老板想把自己的損失轉嫁到工人的身上而进行裁員——那位工厂工人認識到这个問題，觉得老板实在可恨！他坚决反对裁員！現在假定，这位工人拿起了笔，准备写反对裁員的小說。

在这个場合，写“什么”的問題已經解决了。“坚决反对裁員！”就是这篇东西的主題。

但是，假如这位工人只是漫然地信笔写去，讓我們看看結果会怎么样？——在一篇小說里面，不仅写了“反对裁員”，同时也把“必須改善食堂伙食”写了进去，把“要求增加工資”也写了进去；或者順便也打算写一下男工和女工的事情；再則还想捎带着写上“正义团”、“修养团”的事情……于是請看，这成了一篇什么东西！

我們必須使我們的一篇小說的焦点成为强有力的、独一无二的，一如放大鏡的那种焦点一样。——唯有这样，它的焦点才能够象放大鏡的焦点燃烧紙张那样，燃起讀者的心！

写“什么”，一篇的主题决定之后，下一步就是給主题添肉，考虑它的具体化。

就是說，把这篇主题“怎样”写出来，将最有效果，最能使这主题栩栩如生，有血有肉。

第一个問題，是“題材”的問題。为了怎样使“反对裁員”这个主题更能有效地抓住一般劳动群众，應該考虑怎样选择題材。我在前面所講的：“只要确定了写‘什么’，以后就好办了；只要沿着必要的路綫选择取舍就可以了。”就是指这件事說的。然而，什么样的題材好，那是由于主题如何作决定的，这一点搞清楚了；而題材必須是从作者的丰富的日常生活經驗（这一点應該解釋得广义一些）中汲取来的。

在这里需要声明一点：简单地說，“題材”永远應該是处于“主题”的下位的；它不應該冒出主题所必要的范围。初学写作的人，常常对自己所具有的題材不忍割舍，于是囉里囉嗦地把什么都写了上去；这种毛病，就是不明白“題材”从屬於“主题”的道理才犯的。結果，只有削弱了整个作品的效果。



第二，讓我来講講“結構”的問題。

首先應該考慮到的，仍然是怎樣能够使主題更有效地變得生動的一點。

為了使主題變得生動，我們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的某一題材，它本身常常是一種“沒有順序”、“沒有秩序”的東西。我們把它拿來拆散，一如孩童堆砌積木那樣，把它試驗着堆砌起來；再拆開，再試用另一方法堆砌起來。……我們必須要慎重地考慮的是：以怎樣的順序，怎樣的高度，怎樣的角度的來堆砌它，才能使我們最大目的——主題——更能够放出光彩。

关于這一點，有必要逐一舉出具体的例子來加以說明；但是有限於篇幅，不可能那樣作。總之，以我們看电影來作个例子，电影的情節逐步地向着高潮發展，使人的感情越來越高漲，緊張得令人窒息，一个事件跟着一个事件，一个情節跟着一个情節，而臨到片子演完的時候喚起觀眾的拍手喝采。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說这个作品的結構是成功的。

可是請想一想，假如正当事件將要出現高潮的時候，忽然間半道里插進來一段把它割斷了的插話；或者是漫無計劃地羅列了一些小故事，那將會怎麼樣？——不消說，这样的作品，是不會給我們帶來任何緊張的、高漲的感情的。

一篇作品，缺乏“結構力”可以說是作品的致命傷。尤其是我們日本文學（包括無產階級文學和資產階級文學），一般地說來，結構力比較薄弱。我們必須好好地向那些結構力強的外國作家的作品學習；比方說狄更斯、巴爾扎克和雨果等等人。

正如“結構”兩個字的字面含意是蓋房子一樣，不管你的材料有多么優良，不管你的目的又是多么高尚，如果蓋得不好，搖搖晃晃，結果是毫無用場的。

在“講座”第一卷的“小說写作法”里，德永直說，他在写小說的时候，先作出全体构图，这是一个綿密的設計图，把它十分有秩序地写到紙上，然后再以它为根据，进行小說的写作。——这些话对于初学写作的人來說，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参考。

最后，我想談一談技术和文章技巧方面的問題。

举一个不太确切的例子，例如同一的提琴曲“幽默曲”，名家爱尔曼<sup>①</sup>演奏起来就和二三流的提琴手演奏出来的純粹不同。由此可見，即使是相同的主题，使用一样的題材，以同一的结构来进行写作，但在叙述以及描写的过程中，由于叙述或是描写的技术和技巧的不同，写出来的东西，給人的艺术上的感受，仍将是大大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关于莎士比亚，有这样的传说：据说这位大剧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前人所写过的东西的翻版。但是这些旧东西一旦經莎士比亚插手，它們就象中了魔术似的，馬上成为光輝灿烂、千古不易的大作品了。当然，它之所以能如此，我們不能忽略到它的天才的戏曲结构和其他种种要素；但是最主要的，我認为，是基因于那些至今仍然膾炙人口的、不断在各方面被引用的光輝夺目的詩藻。——由此可見，文章技巧在一篇作品里所占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了。

那么，我們究竟应该写什么样的文章呢？——当然我們絕不可以孤立地为写文章而写文章，我們必須沿着所要写的內容这条綫来考虑問題；說得直截了当一些：就是，把自己所想的內容能够极其“正确”、“易懂”，而又极其以“更少的語言”、“單純

<sup>①</sup> 爱尔曼(生于1891年)是美国提琴家。

地”表达出来，这篇文章，就可以說对于它的内容是最杰出的文章。

初学写作的人，常常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他立下大志要写出“名文章”，于是矫揉造作，无限度地使用形容词。实际上所謂“名文章”，决不是那种东西；它应该是最“容易使人理解的”文章，最簡練“单纯”的文章，而又是最“正确”的文章。这一点，我們必須牢牢地銘記心头。

关于文章技术，只要明白了上述要点就行了；下余的，就得靠每个人自己勤学苦练了。讀好多数作家的作品，把它們拿来逐一比較研究是很好的办法。

例如，把无产阶级派別作家的东西，和资产阶级派別作家的东西比較一下看看。

或者，把同属于无产阶级派別的作家的东西相互比較看看。

只有这样作了，才能够提高自己的文章的技巧。

新生力量常常具有老作家所不可能想象的新鮮的表现力；但是虽然如此，另一方面陈旧笨拙的东西也混沌不清地保留在他的作品里，絲毫未加以整理，显得杂乱无章；所以如此，我想正是由于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不够。

我曾經有过一本筆記本。上面分成很多項目，例如：“主题”、“结构”、“題材”、“文章”、“人物的写法”、“作者的人生观”等等；每項以一百分作为滿分。例如我讀了菊池寬的“不坏的白珠”以后，我把它按照筆記本的諸項目分开来評价；例如这个小說的主题如此这般，可以評七十分；结构方面有如此这般的缺点，給它什么分；再則人物的描写以如此这般的理由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給它五十分；随后再把登場人物挨个兒評分；最后把这些分数加到一起，再用項目数字去除它，得出来的就是平均分

数了。例如“不坏的白珠”这本小说，我给它评的结果是七十分。

当然，把一篇艺术作品用这种机械式的方法来评价，可能不见得妥当；然而这个方法对我自己来说，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所以我才在这里，把它作为一个便利的方法介绍给诸位。

### 三 内容和形式——作者的准备

既然要写一篇“小说写作法”，那么按理说应该把许多问题写得详尽一些；例如对话的写法，对话和文章的关系，实际生活中的对话和小说中对话的不同点，怎样作人物的外表描写和内心描写，怎样来描写脸、服装、表情、言语动作、癖好、行为、和周围的关系，以及内心解剖，或者用第一人称和用第三人称在效果方面有什么不同，短篇和长篇的问题等等……这些东西都得写一写。但是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实在不可能写得很全面；我只打算在后边，根据拙作“组织者”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总之，我在“写‘什么’？‘怎样’写？”一节里所说明的不外是，对待一个内容，为了使它具体化，应该作哪些形式上的努力。这又明确地表现了我們写作品的时候的根本态度，即是“主题的强化”和“以内容为纲”。

正如藏原惟人所說的：“艺术的内容决非象形式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以其形式来决定；恰恰相反：艺术的社会性、阶级性的内容，在为数众多的形式中，以其可能范围内来决定艺术的形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在講小说写作法的时候首先就把“内容”的问题提了出来的原因。我們的文学所应有的内容，一如前面我們所提到的“坚决反对裁員”、“反对产业合理化”之类，都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必要而出发。什么叫作无产阶级的阶级必要

呢？詳細說來就是，致力於革命地改變這個資產階級社會，從而意味着戰鬥着的無產階級的思想 and 感情。——所以，立志作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人，首先就要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變為自己的東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有嚴格的修養，就是要把自己的思想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

（資產階級作家也同樣地有他們的武裝〔1〕那就是為了適合於頹廢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需要，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用色情、獵奇丑怪、噱頭，以及倒退一步用封建的反動的傾向來作為自己的修養。）

有志於寫無產階級小說的人，必須貪饜地耽讀馬克思、列寧以及其他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這是作好成為無產階級作家的重要的、必不可缺的“準備”。

## 二

我最近出獄以後，寫了“組織者”這部小說（“工廠細胞”第二部）。關於這篇作品我的記憶猶新，並且又是自己寫的東西，所以我想在這裡，把寫它以前所下的工夫、前後順序等情況寫出來以供大家參考。

（1）我打算在這篇作品里，一方面寫出潛入地下從事工廠組織工作的“組織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則寫出受到鎮壓而接近毀滅的“金菱制罐工廠”的組織的復興、強化過程和“組織者”之間的关系。

這就是本篇的主題；所以小說的“情節”、“結構”以及其他因素，都要為了怎樣能使主題突出、活龍活現而努力。

（2）第一點，所採用的小說里出現的事件，是以“五一勞動



节斗争”为全篇的焦点；在写出它的过程中，使（1）的主题具体化了。

附带说一下，这篇小說原予定在五月发表的，所以特地选择了“五一劳动节斗争”这个事件。作为无产阶级作品，我想，这种配合任务观点是很重要的。

（3）这篇小說前前后后是怎样构成的，我想分成上中下来简单地说明一下。

（上）在这里，概括地勾画出，对“H·S制罐工厂”进行了弹压后，过不多久就出现的种种“反动的倾向”；还有，与其同时，卷土重来的“无产阶级的悍然不可摧毁的意志。”

故事的开端：描写了曾经身为“工厂细胞”的森本受到了检举。于是在接二连三逮捕人后的工厂空气中，反动倾向抓个空子在残留下来的工会组织里出现了。这时候森本成了失败派，被释放出来，他叛离了战线。——而另一方面“组织者”石川则在这局势下，为恢复和“H·S”的联系、为复兴全部战线而工作着……

（中）“金菱制罐”由于合并而裁员减薪，“金菱制罐”内的全协分会会员为了对抗而进行了组织活动；这段里面交织了领导人石川的生活。

最初在庆祝合并的野游会场上，散发了揭露其内幕的传单。然后描写了在工厂里各个场面的动态。最后有分会会员以及“被吸收对象”的集会场面，以及他们团结起来的场面。成立了“自下而上的反裁员减薪斗争委员会”。

到这里为止，我的企图是打算表现出：不管反动派怎样破坏，不管反动势力怎样猖獗疯狂，无产者依然显现了无比的韧力和无穷的生命力。



(下)最后,我把这个热火朝天的“金菱制罐”内的反裁員减薪斗争和五一劳动节斗争二者结合起来,显示了真正的五一劳动节斗争是应该如何战斗的;把全篇的高潮集中到五一节的描写上面了。

附带在这里说一下,貫穿“組織者”全篇,石川和阿君的生活(特别是他們的私生活)比較占了一些篇幅。在这个作品里,工厂的集体生活、集会和個人生活都是交織起来了的。我认为,当我们描写一个无产者的时候,他的个人生活应该永远是衬托着集体生活。

我写石川和阿君之間的生活还有一个重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潜在地下的先鋒队的生活的正确的形象显示到讀者的面前;我所以感到有这样作的必要,是由于他們的生活常常被歪曲,而成为造謠的資料——尤其是有关他們的爱情生活方面。

关于結構的問題。即使在行文中途添枝加叶,稍微逸出了点軌道,也不应该忘記了必須有一貫到底的令人要一口气讀下去的“統一性”;不然就很容易使讀者讀到一半就感到索然无味,而把書丟掉了。这一点必須注意。

(4)只出現两个人物。

我个人非常喜爱阿君的性格,簡直为她着了迷。我觉得,作者本人如果不是对人物入了迷,那么他决不会把人物写得活生生的。举个例來說(請允許我在这里插进一段“閑談”),据说某作家在描写作品里的女主人公的时候,甚至象对待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女人似的,感到霍霍然的××,兴奋地写作。

不論对石川,还是对阿君,作者对他們的声色抑揚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說得极端一些,甚至应该連他們进厕所里的小习惯都应该知道。虽然不一定要把这些写到作品里去,但是作为作

者，这是绝对有必要的。

不应该说，在小说里表现不出来他们的声色抑扬，就忽略它。

(5)最后，让我来谈一谈我当初是打算把“组织者”写成什么样子的；谈谈有关它的技巧方面的问题。我从北海道来到东京，发现在东京工作的人们差不多都在电车里读书；他们没有很多时间象乡下人那样在家里稳稳当地面朝着桌子读书。于是我想，千万可别写那种非得坐在桌子前才读得懂的小说。我想写那种在混乱的电车里随随便便就能读进脑子里去的小说。但是这并不是说要粗制滥造。——我在写作“组织者”的时候，在这点上特别作了形式上的努力。

最后，我要说，虽然“组织者”这篇作品是象上面所提到的那样下过很多工夫写出来的，但是不免仍有许多缺点；读者们可以把这许多缺点挑出来，作为你们创作的时候的一面镜子。

不满三十岁的我，居然写起什么“小说写作法”来了。想想真是不胜惭愧。我一边写这篇东西一边觉得后背起鸡皮疙瘩。

可是，如果这篇东西能够对工场农村中出现优秀的作家多少起些作用，那么我还是厚着脸皮把它拿出来发表吧。

予祝从工场农村中涌现新作家！

1931, 4, 30.

## 我推薦的書和想讀的書

当你囊中空空，肚皮餓了也沒飯吃的时候，如果有人給你一本菜譜大全看，你一定生氣。我們大家每個人都過着沒有閑空的生活，也沒有富余錢。工人同志們有时候由工厂回家，也許口袋里會塞一本什麼書，可是到了家已經累得精疲力盡，大概書也看不了就睡覺了。失業的人倒是有閑工夫，也有十分想看的書，可是却沒錢買書。很有一些書是工人首先應該讀的；可是工人讀不到！我現在對諸位推薦几本書，但是由于有顧慮，怕它們會成為“給飢漢看食譜”，所以下筆之前頗犯躊躇。

現在讓我節外生枝談几句。到現在為止我有个想法：就是絕對不讓自己写的單行本賣得比五角錢貴。（除了特別的東西外）实际上也大致這樣作到了。我自己認為這是件很好的事。有些書，本來是以工人為對象写出來的，我很想推薦給大家，可是假若書價是一元兩元，我就不想提到它，沒有心思提到它。趁这个机会，我願意對写東西的諸位提出倡議：写就写五角錢以下的書。為了促成這件事，我希望諸位讀者只要有機會，就也不斷地作同樣的要求。

閑言少叙，言歸正傳。這里本來想列举几本我最近讀過的、想向諸位推薦的書；可是我也和諸位差不多，每天雜務纏身，說

不定看的書還沒有諸位多呢。——最近总算看了两本苏联的年輕的无产階級作家蕭洛霍夫写的“靜靜的頓河”前两部。据说这本书在苏联的評價也很高，被認為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我讀了之后也深受感动。这还仅仅是个开头，听人家講，往后还越来越有意思。同样搞无产階級艺术的我，不得不抱着非常慚愧的心情說，如果有人对于日本的无产階級作品已經膩了，那就請讀这本书，借之也可以消解一下对我們的忿怨。

这書是翻譯作品，也許讀起来有些費劲，不过如果一旦讀开了头，那真就放不下了。——以上是我想向諸位推荐的書。

下面要說到我想要讀的書。作为讀者，或者諸位也有同感。我老是想，象“战旗”社和作家同盟，是不是可以把那些五花八門的东西——墙头小說、“短”短篇小說、巡迴相声、短剧、即兴小品、滑稽小說——例如“銅象”、“赤色歌舞剧”等等，收罗到适宜的小册子里，廉价发售一下？今后“文学小組”和“劳动者文化教育”的問題将被大张旗鼓地提出来的时候，实在很需要这种形式的作品。德国的貝希尔<sup>①</sup>和欧·比哈也有这样的主张。我觉得，对于沒有時間、沒有錢、沒怎么上过学的大众，实地在工厂劳动的人們來說，这种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我想諸位会希望这事不仅以一个單純的願望而告終，而能馬上付諸实行。

1931, 8, 8.

---

<sup>①</sup> 貝希尔(1891—1958)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詩人、文学批評家。

## 写給北海道同志的信

### 一 发自焦土

好久沒有給你写信了。我現在打里边出来了，而且比一起进去的任何一位同志都精神旺盛。——不过一起进去的别的几位也是精神飽滿，他們如果听到了我这么說，也許会真的发脾气呢。大家出来后，全都回到原崗位上，以加倍的干劲工作着。这里的情形和北海道不一样，那里如果出了一次事兒，可真就是連根兒拔了；再开始的时候还得从头来，一个同志两个同志地一点一点兒湊。在这一点上，應該說，来到这里的我們是幸福的。——你在“十二月一日事件”后，挑起那里的空房子似的摊子，在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說是处女地一样的地方，一点一滴地开始了工作。每想起这种情形，我不由得深深感动。

两三天前，我讀到了“十二月一日事件”的札幌、小樽、旭川的“預审終結決定書”。在那里面提到的所有被告的名字，都是以前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所以讀这东西的时候我的感情是很不平常的。“決定書”上有好几处还提到了我的名字，那更使我覺得我仿佛和大家一起在那札幌的監獄里，隔着許多单身監房的牆壁，住在一块兒似的。



不管怎样說，在这次的事件里，我們“战旗”所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对于其他各种基本組織，我們“战旗”起了很多補助作用。在东京的同志們对于这一点都非常感到吃惊。

不过，当前我們應該作的，是好好地沉下气来，把我們遭到的打击仔細回顧分析一下。根据最近几期的“那普”杂志，以及上次我給你写的信，你大概对咱們的新方針有所了解。对于古川庄一郎的那篇論文<sup>①</sup>，可能你們也站在对过去实际工作的冷靜的批判的立場上仔細地分析研究了吧？本来在我們这里，对古川的这篇論文也曾經有过种种不同的錯誤批評；到如今也都明白了这篇論文是明确地給我們的运动指出方向的划时代的东西；諸如“文学小組”的問題，通訊員的問題，在日本的統一的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問題，文学运动国际間之联系等等……就是它所提到的。它給我們刻划出全新的广闊的前景，使我們能够勇气百倍地工作。

我現在常常回想，当年我們的作法确实有些生硬之嫌；例如在北海道这种半殖民地性質的、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战旗”杂志拿去到处乱塞，硬要成立什么“‘战旗’讀者会”的作法实在欠高明。我不由得深深地想到，假如那时候搞这种目下正在商討中的“文学小組組織”，肯定地会不費吹灰之力(?)就搞出当年的五十倍多的大众化的小組，从而在其他基本的組織里也可以动员五十倍的工人。組織“文学小組”对你們那里說来，我認為从这一方面看，比起东京或其他地方更为重要。——在北海道，函館有两三家大工厂，北海堪察加的漁业工人們也会大批地聚来，在宝兰有著名的大工厂，在苫小牧

<sup>①</sup> 古川庄一郎是藏原惟人从事地下工作时所用笔名之一。論文指“那普”杂志(1931年6月号)所載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艺术运动的組織問題。”



也有大的造纸厂，小樽和札幌更不用说。在这些地方肯定会有尺八<sup>①</sup>和俳句的集会，还发行着一两种杂志。工厂的吹牛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所谓文学小组就是指着它说的。不过必须注意到，不要正式冠之以“某某文学小组”的名称。因为如果这样作，在北海道（别处也是一样）会受到无谓的弹压，并且会使人觉得难以接近，影响发展。我在十分渴望着，你打那焦土的灰烬里把第一份工作成果写在附在“战旗”上的“通信纸”上给我寄来的日子。现在不是一味伤感身边一个同志也没有的时候，这，你当然是十分清楚的。

北海道离这里很远。但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确信有着光辉运动传统的北海道，一定会靠各位的手再度站起来的。目前，我们正在向全国号召设立支部的社会主义竞赛，你应该在当地起先锋队的作用！

## 二 关于柿子的故事

那是我们被关在丰多摩监狱里时候的事见了。有一次，外边的同志给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全体人员每人送进一只柿子。你知道，呆在里边，没有比收到外头送进来的东西更高兴的事了。于是我们马上就写了道谢信。——我出来后，最近那位送柿子的人到我家来看我了。

他手里拿着有几十封的一捆信。他说那是对那回送“柿子”的道谢信。发信人有佐野学、锅山贞亲、高桥贞树、志贺义雄、福本和夫，还有我和作家同盟的人们，几乎一个也没漏。——

---

① 日本的一种乐器。

他把信一封一封地給我看，他說，这些只不过是一封封对于“柿子”的道謝信，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从信里面却明显地看得出各个发信人的思想。

例如：A的信中，写了很多很多話，說那柿子使自己多么狂喜，多么甜。B的信中，写了关于柿子的种种回忆。C的信中写道，这柿子恐怕是在被夺去土地、吃飯困难的农村里成熟的柿子，从这里說起，而講到了他对农村的熾烈的关心。D信的内容，仅把柿子的事提了两三行，下余就是对于内外局势表达了坚强的想法……等等，不一而足。相当于C和D的，是佐野学、鍋山真亲、高桥真树、中尾胜男。而A和B几乎都是作家同盟的难友。——我听他这样說，真觉得抬不起头来，羞愧难当。

光拿柿子來說，它仅仅不过是个东西罢了，但是，站在正确的无产阶级观点的人和沒有站在正确的无产阶级观点的人对待同一种柿子也是这样不同的。A和B只写了柿子的一般性，暴露了自己的阶级观点上的被綻。(我們看“月亮”和“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位同志还举出“战旗”八月号刊载的“黄酱湯”那首诗为例，說了如下的話。那首诗是写一个女人在想念她被关在監獄里的丈夫，盼他早日出来陪她一起喝早飯那碗黄酱湯。——这首诗的缺点是仅仅写出来了“人类一般”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强盜的老婆也是有的。“要写有生命的人”这口号并不是单纯地要我們写人类的一般性，而是要我們写“有生命、有阶级性的人”。这才是正确的观点。——不管写“柿子”也罢，写“黄酱湯”也罢，必須得从我們的立場出发。

那位同志走后，我把登在“战旗”上的我的和別位同志写的“獄中通信”讀了一下，然后又把它們和刊载在“改造”和“中央公論”上的佐野学、鍋山真亲和三田村四郎的獄中通信私下里比較

了一下，發見了“令人震驚的事實”。那就是咱們這些自封為無產階級作家的所有的人的獄中通信里，一絲一毫也找不出對外界的勞動者運動，對政治問題、國際問題的關心。——這樣看來，事情已經不僅限於“柿子”的問題了。除了我之外，別位同志是否也發現了這個問題呢？

可是我現在又發現，在我們最近的作品上面，這種“脫離政治的傾向”表現得非常具體。拿拙著“單身監房”來說，我曾經看到某一個雜誌上有過下面這樣的評論說：在無產階級文學里，唯獨這篇東西頭一次寫到了“有生命的”人；它使我們認識到，共產黨人並不是和咱們不一樣的牛鬼蛇神一樣的人，而同樣是看了母親的來信就落淚<sup>①</sup>的正常的人。不過現在我又想，如果只是象這評論里所寫的那樣，結果不就等於是寫田中大將的時候也單獨地抓住他的人性這一點來寫他，而閉住眼睛不去看他的階級性嗎？總之，寫“單身監房”的時候，我過分地考慮了這個要寫“有生命的”人的問題，而完全忽略了作為一篇無產階級文學作品所必須具備的積極性、高度的階級觀點和對政治的關心。結果和我們的獄中通信出現了相同的傾向，很明顯地這是右翼的偏向，離開了無產階級的正确觀點。——所以我命令自己，今後再也不要寫“單身監房”那一類的作品。

打“柿子”這麼一件小小的事情，我終於了解到這麼大的道理。

正如你在來信中所嚴正指出的，我們在前進中確實時常走彎路兜圈子，有時候還有不知不覺地後退的情形。——正是因為這樣，希望你們能經常不斷地對我們嚴格地加以“監督”。

---

<sup>①</sup> 以下由譯者刪去一句。

这封信拖得很长了。改天再谈吧。

从九月起“公审”又要开始了。再说九月六日的“国际无产阶级青年节”也快到了。将有许多事要告诉你的。

衷心地期待着你的来信。再见。

写于1931年8月17日。

## “組織活动”和“創作方法”的辯証法

提到无产階級文学問題的时候，大多数人常常把它的“組織活动”的一面忽略掉了。从原則上講，組織活动的基础如果没有打好，根本就不可能期待作品在質的方面全般大跃进。

无产階級文学运动的目的是什么？不消說，是破資本主义，树立无产階級专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在各种困难和弹压下頑强奋斗，那就自然需要强有力的組織，这是我們与資产階級各艺术派別在基本上相异之点。所以，我們的处在运动中心的人，在某一时期內，可能会一篇作品也写不出，而专心一致搞运动。当然，永远也不写东西是不对的，可是处于資产階級統治下的无产者由于工作需要，会发生上述情形，那是可以諒解的。我們不能想象，会有一种身居郊区，一心一意搞創作的无产階級作家；即使有，那就不論他本人的意图如何，他是資产階級作家。

有一些人說：你們別光是制造一些論題，张口閉口講些大道理；什么根据唯物辯証法的創作方法等等。——还是先拿出点真正的东西来給我們看看。这些家伙爱怎么說，随他們去說。总之我們的文学既然是处于資产階級統治下而进行打倒它的运动；我們不允許这作为行动方針的东西，有片言只語的誤謬和曖昧不明。这就是为什么我們有必要站在“党”的立場上，不断进

行自我批評而武装自己的道理。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抹煞这个自我批評的意义,那就不能不說,他是对敌投降。

有很多人,张口閉口說什么,去年的无产階級文学衰落啦,有停滞現象啦等等。事实上,我們去年差不多用了整年的時間,进行了文化运动上的划时代的方向轉換工作。——如組織成功了“文化联盟”,改編为“文学小組”,而使日本的这个运动开始发展成为世界規模的。他們这些人对于这些全都閉着眼睛装看不见。他們对于对他們不利的事情就視而不見。說老实话,我們去年全部時間都用在搞运动上面了。但是新的創作方法,對我們說来不可能是面对着一张桌子两本書,而必須順着組織的軌道向前发展。

所以,我想可以这样說:今年我們有十足的把握,超过德国,而直接追上苏联的成果,因为我們已經在“組織上”和“創作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32, 1, 21.



## 把我們的文章寫得更簡單更切實些

高山樗牛<sup>①</sup>說：“文如其人。”這固然是句老話，可是相當正確而恰當地說明了問題。——對於把作文當作一種獨立超然的東西的某些見解，這句簡短的話，可以說是當頭棒喝，一針見血。

例如，在資產階級文壇上，菊池寬和直木三十五<sup>②</sup>之流可以說是非常有大眾性的、寫文章能夠獨具一格的作家了。那麼，如果把他們那種有大眾性、有技巧的文章原封不動地搬到無產階級文學里來，是否就會產生絕妙的（一如在他們的讀者之間）、有大眾性的作品了呢？我認為，這是痴人說夢！

因為，對於無產階級文學所必須具備的內容，那些文章會產生阻礙作用。

諸位讀者當中可能有人讀過東京“朝日新聞”上連載的菊池寬的小說“勝敗”吧？如果有人對它那種單純、低調和平易感到欣佩的話，那麼可以說這位讀者對於“勝敗”沒有全面地了解。因為，那文章的單純和平易，實在是由來於作品內容單純、低調和平易，這個讀者恰恰得到了個本末顛倒的反映。——所以，當

① 高山樗牛(1871—1902)是日本評論家。

② 直木三十五(1891—1934)是日本小說家。

前的問題是，有必要搞清楚構成“勝敗”的內容的單純、低調和平易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那就一定得分析它內容的階級性，從而也就可以搞明白菊池寬的階級性了。——“文如其人！”這句話在直木三十五身上表現得尤其清楚！

所以，如果把他們的文章、寫作技巧從跟它們有血肉關係的階級內容隔離開來，而單獨地談論什麼“文筆技巧”和“大眾性”，那是非常危險的作法。——第一個危險是：容易使人發生一種幻覺，覺得在形式方面，藝術是超階級的存在。第二個危險是：把內容和形式分割開來談的德波林<sup>①</sup>式錯誤。把歷盡千辛萬苦建設起來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成果一筆抹煞掉，而單純地用資產階級文學取而代之，這是在階級敵人前面解除自己的武裝，是失敗主義。

為了使更多的勞動工農能夠讀我們所寫的東西，理解和喜愛我們所寫的東西，我們必須努力，使自己寫得更單純、平易近人、風趣橫溢；但這兒點決不是靠對資產階級作家舉手投降而能得到的。

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在對事物正確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批判地學習他們所既經取得的成果，我們（不論勞動人民或者知識分子）不能從無出發。不過在這上面我們必須注意到：有時候勞動人民出身的作家會受到不少（並不是徹頭徹尾受到）封建的、反動的大眾文學的影響；而在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身上，又保留了非常多的小資產階級藝術和自然主義文學的殘滓。

但是儘管勞動者的作品受了很多封建的大眾文學影響，它

---

① 德波林是蘇聯哲學家，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孟什維克化的唯心主義者。

1930年後蘇聯哲學界清算了德波林派的唯心論。

却具有更基本性的东西(虽然仍处于萌芽的、未成熟的阶段);而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尽管背着小资产阶级残余的包袱,却由于它将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成果而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看到只要是劳动者写出来的东西,就对它盲目崇拜,毫无批判地接受,那会犯片面性的素朴主义错误;但是,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学队伍里,劳动者出身的作家为数还不多的今天,必须时刻地警惕着不要受到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和理论家容易陷入的偏差(或者是无意识之间犯的)的影响。

一般地说来,我们的文章必须是,把一个内容以最少的语言,切实地表达出来,同时必须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文章是一块海绵,它里边浸满了作者的心理、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必须投身于无产阶级的单纯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和行动中间,个人必须是大众之中的个人,不得游离孤立。不这样作,是不会产生好的作品的。

我打算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把我自己的写作经验写出来发表。

我之所以在本文中,一再把上述的论点强调的理由,是因为不站在这个观点上,不可能有我们的文学建设;还有,因为目下对于作品批评的时候,常常有“内容不怎么样,文章写得妙”,以及“文章写得妙,内容不好”之类的错误思想公然地横行之故。——对于这类见解,每逢有机会,我们就要坚决对它进行斗争!

1932,2,7.

## 关于“必須明确地掌握政治”的問題

“战争”、“法西斯”、“恐慌”或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落后”……这一連串的詞句在咱們陣营里重复来重复去，現下有把它們的内容忘掉的傾向，而把它們概念化、抽象化、呪文化了。

—

跟世上所有的东西一样，战争也是活的、不断发展的事物。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资产阶级强盜掠夺战争，以所謂“上海停战會議”为一阶段，开始显现了朝一全新的阶段发展的趋势。“上海停战會議”的本質是什么？我想可以从下述两点中求得答案。

第一点：就是給予“再瓜分中国”提供了一定的保証。日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居然敢于踏出了再瓜分中国的第一步（不用說，这是在日本国内资产阶级时候陷于危机的的一条活路），而这一步总算得到了成功；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相互之間的利害矛盾是很尖銳的，可是他們毕竟是一丘之貉，在一定限度內，日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如願以偿地得到了他們的

支持。所以，停战會議是帝国主义者相互之間打算在这个限度內寻求对立冲突的妥协点；并且以更新的手段，为了保証再瓜分中国舖平道路。正因为如此，所以几次的开会，都以英帝国主义为中心，在美法意参加之下，會議进行得非常“和气友好”。这次會議的目的决不是完全停止战争；反而是对再瓜分中国互相提供保証。从每天的资产阶级报纸上我們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长江上移动的列国軍艦，以及派遣在广东、福建各港口的軍艦和陆战队的数量，只是有增无减。“英帝国主义利用广东的軍閥，使广东独立，在重新瓜分中国上面，前进了一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资产阶级的巧妙的新的侵略手法；这就是为什么荒木陆军大臣直截了当地声明了：“停战不过仅仅是目前这一阶段的事。”（东京“朝日新聞”）

不消說，这次的停战是和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妥协；可以說，到現在为止，它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而减弱了对其內部的敌人的进攻；有了这次停战，它就要集中全力，去扼杀中国革命了。正象“无产者文化”四月号上“中国同志的来信”里的那句話：“現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之間成立了妥协，今后他們将尽全力来压制革命力量。”这話說得完全正确。这位同志并且例举了許多实例，說明了停战后国民党是怎样加强了对革命各組織的迫害：这些事实不容置疑地說明了停战的本质。——而且不仅在中国，在我国，停战以后备战工作仍在毫不松懈地进行着。五月十日的“产业劳动时报”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固然是仅談到了“国民軍事組織化”的一面，事实上透露出我国停战以后的备战情况。

从而，我們應該認識到，资产阶级报纸每天唱着的那些“血战月余，和平来到”、“上海恢复和平”的調子，以及报导的一些光



輝灿烂的“凱旋”，这一切不过是企图混淆停战的本质罢了。尤其是，他们还把资产阶级自身的“凱旋”大吹大擂得仿佛是全国人民大家伙兒的凱旋似的。在这里，讓我們回想一下，当初资产阶级对“滿洲”以及上海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他們曾經发出公約，大言不慚地說这个战争是为了人民大众而进行的。請問，他們的“盛大的”凱旋，是否給咱們劳动大众带来了他們曾在公約里所許下的那种幸福的生活？毋庸諱言，这是誰都能看得出的。有关停战后的“国内情势”容我在后面詳述；这里讓我們仅先举一桩例子：当初资产阶级曾經大大地搞过一陣子“到无限的宝庫滿蒙去！”“日本国民的生命綫！”以及“到滿洲新天地去！”之类的宣传，而被失业問題搞得不可开交的职业介紹所和社会局等也都跟着各自树立了一連串的移民計劃……可是到了最近，報紙上又怎么說了呢？例如“朝日新聞”不得不叫当局出面說：“滿洲有的是朝鮮和中国工人，他們在比日本工人低得多的劳动条件下干活；日本工人盲目地、无限制地到滿洲来会造成困难。”現在問題已經摆得很清楚了：对于打算付出更低的工資而进行更多的榨取剝削的资产阶级說来，“滿洲”正是他們的“生命綫”和“丰饒的沃野”。而更进一步，給他們更多地降低日本国内工人的工資以及其他劳动条件找到了借口。所以，揭开他們宣传的本质，实际上不外乎就是把仅仅是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說成是大众的利益，借以巧妙地掩盖侵略战争的阶级的意义，用这个作香餌，把在飢餓綫上掙扎的大众的反抗轉移到另一方向去。——我們可以說，由“停战”和“凱旋”里，反而能够看破他們的更深远的意图，也看出劳动大众的更加穷困的事实。

上海停战的第二个意义是：对苏联的干涉战争的可能性增强了；不，應該說事实上已經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把华南暂时



委托給可信賴的友好国家，而把由华南解放出来的势力移到北滿来了。这是对苏联的进攻力量的集中。而后“滿洲国”的成立，給予了这个反苏干涉一个现实的踏脚板。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滿洲国”起着“东洋的波兰”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有着尖銳的利害的对立，日本帝国主义反而得以在他們的令人滿足的援助下，成立了“滿洲国”；而且日本帝国主义还在“国际联盟总会”获得了在中国及滿蒙的“土匪討伐权”，資产階級報紙也公然不諱地說，新滿洲国把本国的国防委托給了日本。——上述一連串的事实，說明了世界帝国主义資产階級在对苏联进行干涉上完全統一了步伐（当然它仍然用种种假象隱蔽着），在有意識地、有計劃地实行着。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反苏国际战綫上，还扮演着最突出、最冒险、最积极的一个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这一点我們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

我們方才說过，对苏联干涉的事实已經开始了。反苏的挑衅比任何事都雄辯地說明了这一点。例如由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員瓦內克在背后操縱的对广田大使的暗杀阴謀，例如对德国大使館員托瓦尔多斯基的开枪事件，白俄果古洛柯暗杀法国大总统茲梅的事件（对于这事件法国政府的虛伪的公告的意图已是众所皆知的了）。此外在“滿洲国”也可以列举出許多事实。以反苏謠言为中心的“凱旋列車”爆炸事件，以及其他頻繁发生的中东鉄路的破坏事件作为借口，逮捕了很多苏联的中东鉄路職員，最后編造說，这些是由来于苏联共产党的“紅色阴謀”。另一方面，利用“馬占山叛乱”作幌子，进兵占領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接着又北上直追（見东京“朝日新聞”，六月十五日）。“反对吉林軍叛乱”以及无数的“土匪”、“共匪”的叛乱也成为了在北滿集結

兵力的好借口。——上述一系列的行动，以保卫“满洲国”不受到共产主义的危险为名，而进行了对苏联进攻准备之实。

但是，要是我們在这里把反苏干涉<sup>①</sup>的开端这事理解得很公式化，那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了。我們必須注意到：就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滿蒙以上述的极大努力进行反苏干涉的同时，滿蒙的革命运动（它是以游击战的方式出現的）以前所未有的汹涌澎湃之势激烈化了。根据关东厅警务局的調查，二月上旬，在滿鉄沿綫的“匪賊出沒”件数达到五百七十二件，換句話說，就是平均每天約合六十件；三月內仅在南滿，就达到六百三十件（請与前年的三十二件对比一下）。事情还不仅如此，“反吉林軍”和“滿洲国軍”也不断地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而正在参加到革命运动里去。“令人遺憾”的是，“滿洲”的現勢的的确确比张学良时代还要“恶化”得多。重要的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进攻的时候，这些事实是严重的“后顧之忧”。另外，最近的資產階級新聞还报导：为了防备鴨綠江对岸的“叛乱”，决定了新的出兵。所謂鴨綠江对岸，对于朝鮮來說，等于是肺和肋膜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目下正面临着絕大的困难；这就是反苏干涉的現实。

在这里，讓我們順便引用一段頗有趣味的評論，这对他們的說什么中国革命是受到苏联的資金援助的一貫調言給予了精辟的分析。原文如下：

日本的某些方面，对中国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重要性不給予适当評價，而对其加以輕視……想当年，沙皇政府曾經企

<sup>①</sup> 反对苏联，并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

图把一九〇五年(即日俄战争当时)在俄国所发生的革命运动說成是得到日本的資助;同样,俄国资产阶级也曾把一九一七年(即欧战当时)的十月革命說成是德国資助的——而今天,日本的某权威,也在拾前二者的牙惠,想采取同样的經不起历史考驗的方法,即是过去沙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想依据它而失敗了的方法。……現在,讓我們来看看,日本的政策弱点究竟在何处?——显然,日本的陆軍是并不軟弱的,不容置疑,日本的陆軍是和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軍队在同一水准上的;并且,日本的弱点也并不在于它那不拘任何困难、依然拚命企图打开难局的日本外交上面。

那么日本的弱点是什么?我們認為,日本的弱点,第一:是日本对于增大了的中国民众的民族运动的发展——特別是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后——的重大意义不理解,或是不想去理解;第二:是今年三月仅在南滿发生的‘匪賊袭击数’,由去年的三十二件上升到六百三十件之多,日本找不出道理来解释这一事实。于是日本企图把真实原因轉嫁到苏联出資援助上面来。其实这是帝俄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要过的老掉了牙的家伙,它除了注定要进入历史博物館外,是不会发生什么效用的。”(引自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

对于上述的反苏干涉,我們都知道,苏联的政策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莫洛托夫說过:“只有苏联才是真正的和平堡垒。”而我們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欧洲无产阶级)了解到这次的战争并不是“远东的战争”,他們拒絕往日本和中国輸送武器弹药,拒絕装卸这类貨物,而以这种方式对本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根据最近的报导,倫敦碼頭工人拒绝对日本輸出軍火,在汉堡,中国海員以罢工的方式拒絕运输軍火,碼頭工人們也响应了他們。还有在德国,軍火工厂的工人們召开了“反战会议”。资产阶级报纸也报导了在各国的革命組織对于当地的日本大使館进

行了示威运动。——根据上述各种事实，我們可以具体地看得出世界无产阶级和中国、日本无产阶级的血肉相連的关系，也可以看得出它对中國苏維埃和对苏联的支持。

再过一个个月我們就要迎接“八·一”(反战日)了。如果我們能够把現在的这些事实具体地掌握住，那么我們就應該能理解到，一九三二年的“八·一”和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的反战日是显然不同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抽象的什么“八·一”。我們今年的反战日，應該进行怎样的斗争，只有明确地、具体地掌握了現阶段的政治的意义，才能知道。这个意义應該貫徹到我們的所有的領域里去。

## 二

“五月十五日事件”<sup>①</sup> (所謂陆海軍少壮將校的“軍事政变”)、“农民敢死队”的帝都暗杀事件，斋藤“举国一致內閣”的成立，农民大众的向議會請願运动，因之而来的种种的救济方案，以赤松、下中为中心的法西斯政党的成立(中途而分裂)……等等最近的事实，把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在日本的資本主义全面危机又尖銳又明显地摆到我們眼前了。

五月十五日事件、农民敢死队事件、农民請願运动的本质，可以通过斋藤成立“举国一致內閣”，看出它的集中的表现。所以，斋藤內閣的成立实在是近数个月来国内、国际的情势变化的

---

① 1932年5月15日日本陆海軍少壮軍人杀死首相犬养毅、大藏本家团琢磨、政治家井上准之助等数人，实行“軍事政变”。

反映。——一句話，它是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勢力消長，而它的方向正如“文學新聞”第十五號里所指出的：“儘管事情看來相當複雜錯綜，但這次的事件的客觀意義，不外是資產階級獨裁向法西斯化的統治形態急遽前進的一個過程。”

這種過程的進行中，出現了什麼結果？——概括說來有如下述：——

經濟危機不但沒有由於禁止黃金出口以及其他資產階級拚死想出的各種對策而得到緩和，反之有變本加厲之勢。同時目前又出現了兩種新的危機：——金融恐慌（當工業恐慌、農業恐慌到達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時候，它就表面化了；同時它又對前二者起反作用，而促使恐慌更加深刻化）和農業恐慌的新階段（它雖是自然發生的，却促進了廣大的貧農層的揭竿而起的成熟條件）；而這兩種新危機促使無產階級革命鬥志昂揚，並且激發了勤勞的小市民層“對政治的關心”和動搖。針對上述局勢，資產階級開出了許多藥方：什麼金解禁、通貨收縮、禁止黃金出口、通貨膨脹，以及上述“滿蒙”的所謂生命綫的公約……但諸如此類，對“一般國民”在餓飢死亡綫上掙扎的生活都提不了保證。資產階級現在又拿出了最後的拙劣的王牌；就是不論對什麼事都扛出“現在是非常時期”這樣的口號來企圖壓服一切。這正象列寧所指出的：“資產階級失掉了理智，行動得象個恬不知恥的強盜，它重復着愚笨的行為，使情勢尖銳化，促使自身早期毀滅。”

正在資產階級重復着他們這種“愚笨的行為”的同時，國內的階級鬥爭顯現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化；它不仅表現在參加勞資糾紛的人數空前地增加上（一九三一年度的勞資糾紛件數是二千四百五十件以上，參加人數是十五萬四千三百人以上。佃戶



糾紛達二千二百三十件)，就是糾紛的性質也是前所未有的“尖銳”。“對於恐慌的最初的沖擊會是被動的大眾，現下對於貪得無厭的資本的追擊和伊于胡底的貧窮化已不堪忍耐，積極地要求增加工資，或者反對勞動強化，開始了反擊鬥爭。”工人和警憲的沖突，以前單單是被動的、處於消極的自衛狀態，而現在工人拿起了武器，有組織地以警備隊的形式開始了積極的、有計劃的自衛（即一種反攻）。

在农村的事态也是同样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工人的斗争更要尖锐。由于最近的农民对议会请愿运动，引起资产阶级报纸开始对这事注意起来。根据它们的报导，例如东京“日日新闻”报导了农民的话：“如果不把欠债一笔勾销，是不行的。”或者：“我们就靠五六个铜板过两三个月，你说叫我打哪儿掏这份儿税钱？”或者：“我们不願意再当佃户，想当个按月领薪水的耕田的。”在这里，我們想把上面这些话和以三万几千人签名对议会提出的“自治农民协议会”的请愿内容互相比较一下。在这请愿书里所提的“贷款请求宽缓偿还时日”“每反<sup>①</sup>补助一元钱”之类，实际上是沒落前夕的中小地主和中农的话，冒名頂替地打着“自治农民协议会”的旗号罢了。比起它来，那贫农的真正的要求确要前进得多了。勤劳农民的话里不是消极地仅仅要求减低佃租，他们的话里实际上包藏着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真理。（我们应当正确地解释他们的话，指出他们的思想的发展方向是和什么相衔接的），而他们最近的斗争形式，不管其规模大小如何，也逐渐采取了暴动的趋势。

资产阶级处在这样紧急的状态中，找出打开国内危机的方

① 日本测量土地面积单位，36尺为一反。



策，大有燃眉之急。但是一如上面所講到的，中国的革命浪潮高涨，在“滿洲国”全域的游击战的蜂起，这些事实都和我們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的利益相矛盾，增大了我們对苏联侵略的困难。而正当这个时候，发生了軍部的“軍事政变”，而他們标榜着“救济农村”和树立“对外强硬政策”，其中的道理，只要对照一下国内外的情势，就不难理解的。从而这次“軍事政变”的整个意义，第一点，倒給英国資產階級报纸說中了（这事未免有点諷刺味道）；它評論道：“这次日本发生的軍事政变，不外是在北滿将与俄国一試高下的日本，企图加强統治的表现。”（事实上，事后出現的果然是战争和法西斯时期的“举国一致內閣”。美其名叫什么“举国一致”，實質上是个为打开对苏干涉战争的难局加强准备的內閣；而軍部的軍事政变等于給这个內閣起了催生作用。只要看他們的行动是以那田中奏折为准则的，就明白了。）

第二点，所謂“救济农村”，不外是騙人的鬼話；可是我們必須注意到，日本法西斯开始要把自己的立場放在大众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去“获得农民”了；而新的內閣也是有着同样意图，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它表现了資產階級政治完全走向了法西斯独裁的道路。这一点在內閣組成的人选分配上也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我們必須注意到，資產階級为了得到資產階級独裁法西斯統治，他們常常戴着“民主主义”的假面具出現的。所以他們常常高唱什么“宪政<sup>①</sup>的常道”和“議会的否認”；有必要的时候他們还輪流地抬出“議会的否認”和“議会的幻影”……象这次的內閣（避开了平沼<sup>②</sup>之流法西斯）表面上标榜了举国一致的形式

① 君主立宪議會制度。

② 即平沼騏一郎(1867—1952)，日本反动政治家。

(若槻<sup>①</sup>、鈴木<sup>②</sup>之流还鼓吹了一通民主主义,事先打了掩护),这其实完全是偷天换日的欺瞞手法。它的法西斯本質是絲毫不变,它的反动作用也并没有因之减小。总之,这个当前法西斯內閣的最大任务,就是企图把孕蓄着自然发生的群众性暴动危机的农村和革命的无产阶级隔离开来。这就是为什么,統治阶级把議會請願运动和敢死队結合到一起,高高兴兴地接待了他們的道理。为了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步伐是一致的,而且为了适应它当前的形势,资产阶级促使自己加紧法西斯化。

如此这般,表面上看起来,“农民敢死队”“軍部少壮将校的軍事政变”以及“农民請願运动”等等都似乎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不管主导的法西斯主义者們的是从什么意图出发的,他們所作所为的客观的意义,事实上是替金融资产阶级服了务。我們曾經在同盟的“研究会”上受到了这样的質問:法西斯对于金融资产阶级和它的工具不也在进行斗争嗎?——这問題是指軍部对团、井上、犬养等的行刺說的。正因为有人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們更加痛感有必要把这回事件的欺瞞的作用給予正确的分析評价。法西斯杀害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管事人和走狗,以这行动使劳动大众觉得他們是在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那里作斗争,把劳动大众的反资本主义的抗争引到那个方向去。这回的事件,对于压在生活的重担下,迷失方向的劳动大众具有相当大的魅力。但是对于资产阶级說来,他們的管事人和走狗是要多少有多少的。牺牲几个管事人和走狗,而得以维护了他們的“制度本身”,那真是何乐而不为呢。而且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和金融资产阶级斗争的(1)法西斯,同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組織“斗争”得更厉

① 即若槻札次郎(1866—1949),日本反动政治家。

② 即鈴木實太郎(1867—1948),日本反动軍官。

害；他們是對“滿洲”及中國侵略的支持者，是對蘇聯干涉的急先鋒。——這些事實，才比任何狡猾的假面更代表了它們的本質。

我們知道，為了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資產階級也在拚命地為“獲得多數”的勞動大眾而奔走。而且他們已經在接近沒落的、對資產階級政治失望、無所適從的中間市民層中間，以及廣大的農民階層中間（還有一部分工人階層）開始下手了。具體的表現有下面幾點：例如所謂“救濟農村”，“總同盟”盟員突破十萬運動，社民黨的赤松派和片山派的分裂，日本農民工會的分裂，赤松組織成日本國家社會黨，小田、飯石在大阪組織社會自由黨等等。這一系列的重新改組，是統治階級內的重新改組（如上面所說的）在勞動大眾之間的反應，它的手法也和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方向合拍；而且這些以法西斯為方向的重新改組，直接具體地以“解雇”、“減薪”、“勞動強化”的形式變本加厲地加諸於工廠農村內的工農大眾身上了。

這一系列的事實，應該說它們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決定性的”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已經日益接近的兆頭。是法西斯主義還是共產主義？是資產階級獨裁還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齋藤“舉國一致”內閣的成立這件事上集中地反映出來的最近的具体事實，把問題象這樣更加尖銳地提到我們面前來了。

下面再讓我談談，上述事實是在什麼樣的“經濟的基礎”上得以實施的。不用多說，現下的“危機”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而引起來的。在這基礎上，不論什麼樣的重新組織以及改組都是換湯不換藥，顯然救不了他們的危機。

第一，工業生產指數的下降在日本產業的基本部門達到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七十。一九三一年度的國外貿易比一九三

○年出口减少百分之二十二，进口减少百分之二十一；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战争开始后蒙受影响，以中国为唯一市场的纺织业情况最为严重。资本家则以战争为借口从事裁员。制糸业的萧条已经是带有绝望性质的了。资产阶级扬言要“采取扩大外国市场上的权力的路线”，而结果适得其反：丧失了中国市場（雅·伏尔哥語）。在长野县，女工“无代償”地劳动着。最近“旭制糸公司”出了問題，于是政府收买了它的庫存。可是一位貧农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这种欺瞞政策的本質，他說：“这措施对我们的生活毫无关系，只是帮了在生糸上花了錢的銀行和生糸的大批发商的忙。”（东京“朝日新聞”）这个政府的偷梁換柱手法，其结果是更加加重了劳动大众的負担。固然由于战争开始，軍用飞机工厂、飞机制造厂、橡胶工厂、肥料、人造糸工厂呈现了几分活气，但是由全体來說它們不过是极小一部分。它們的“德政”充其量不过是雇用了临时工（这事也誘致了工資的降低）；再就是执行了劳动强化政策（以国家非常时期为借口）。然而这件事当然不能阻止资产阶级，为了获得由于軍需工业而来的利潤和“恢复繁荣”的希望，而“越发走向对外冒险的道路……而煽动軍事冒险。”（莫洛托夫語）

对滿蒙的侵略并没有使他們所許下的諾言得到兌現，这点我們大家都看到了；相反地，人民大众却得負担大量的战費。禁止黄金出口使貨幣价值暴落，从而导致了日用品价格的猛烈上涨，无形中降低了劳动人民的工資。米价的上涨，对于手中沒有余粮出售的农民没有一点好处，而使一般必需买米下鍋的大众生活更加穷困。那些被借貸（五十亿元）和欠收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站在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农具前束手无策，有些欠收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以五元十元的代价买卖妇女的情



形。——而同时，三井和三菱却在买卖美钞上大发洋财（前者赚了五千万，后者赚了一千五百万）；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他们所赚下的“利润”，表面上看来不象是直接由工人剥削来的，因之比较容易瞒过我们无产阶级的眼睛。但要知道，由于日复一日的物价上涨，使所有的劳动大众不得不多付出的钱，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赚头。这个道理，劳动大众需要搞“明白”。

目下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二百五十万。职业介绍所几乎每天都有人要闹事；资产阶级就拼命地宣传把失业人员往“满洲”移民（这是杯水车薪）企图借以消解人们的反抗情绪。（为了这个，森司令官曾亲自出马对大众演说）工人就业人数的指数由一九三一年六月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三下降到一九三二年一月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九；工资由百分之九十一一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八十七点六。而劳动强度却相反地加大了，设备恶化，同时实行了军队式的强制管理，这些，都是一些必须正视的现实。

上述的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出现的恐慌逐步深刻化，现下已经以“金融”恐慌的形态侵袭了资产阶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恐慌是出现在和制糸业、棉纺织业以及与农村有密切关系的名古屋（中部地方）这一点。以明治银行为中心的挤兑刚一开端，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害怕这事会波及全国，于是动员了财政部、日本银行、日本劝业银行等所有的机关，为了救济银行资本家，日本银行拿出了两亿元。（在这以前，已经有十九家银行倒闭，七十一家银行被合并到大银行里而消失了，为了它已经花了十亿元了）。可是尽管资产阶级搞了许多对策，金融恐慌依然波及到和纤维工业有深切关系的三重、京都、岐阜、和歌山、静冈、爱媛、滋贺等县分。

金融恐慌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它和工农大众的日常



生活关系不大。这当然是錯誤的。头一点，本来生活上多少还有点富裕的几百万小存款戶(劳动大众)，这一来都完了。我們都听說过，每逢銀行破产，总要发生很多的“悲惨的插曲”。第二点：这一来，原来靠銀行貸款經營的中小企业也就随之破产了；使几万的工人大众因之失业。第三点：由于整理并吞破了产的銀行，大金融財閥的独占更为加强了。同时，原来为了救济銀行資本家而支出的根本不可能收回的錢款，結果只好以租稅等名目轉嫁到劳动大众的身上。第四点：就是加剧了通貨膨胀。(上述一系列的事实里面包含着无产阶级作家需要抓紧掌握的无数的、极其重要的现实。)

就这样，日本的资产阶级現下正在“全面的”恐慌下垂死掙扎着。

面临这种絕境，资产阶级就更加疯狂地加强了法西斯的“暴力和强制”，为了解决这种絕對性的矛盾，它就不得不进行对外侵略。

### 三

在上面，我們极其简单地通述了这几个月来所面临的政治、經濟各种情势。这一类的論述，对我們是不是有必要的呢？我認为，根据下面两个理由，它是有必要的。

(一)到現在为止，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地对我們“落后于形势”表示了关心。可是，“落后”是什么意思呢？我們知道，社会上有具体的客观情势，而它是能动的、时刻变化着的；只有和它的关系上，才有“落后”的問題产生，这一点不用說也明白。所以当我們講到必須要克服“落后”于“战争和法西斯”的时候，我們光

是空喊：“打倒它呀，打倒它呀！”喊上一千遍也不等于克服了它。因为，现实之中本不存在“战争，抽象的法西斯”这样的东西；而只存在能动的、时刻在变化着的東西。——就象我們所看到的：例如战争已經由所謂“停战”进入了新的阶段。“游击战”，“军队內的以及戰場上的反战活动”，“对苏联干涉的事实”，“在日本打算和农民相結合而发展的法西斯的情况”（对于这些，我們如果脱离了现实，只是鸚鵡学舌来一遍，事情也不算完），经济恐慌的新阶段……这一切一切的现实都紧紧地逼到我們头上来。所以所謂“落后于形势”，只能看我們的主觀的因素能够对这些“现实的战争和法西斯及恐慌”追击到什么程度，才开始得以作为一个問題而存在。

所以，如果我們真心地想改变我們的“落后”状态，那只有时时刻刻地、具体地掌握住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才行。（虽然这种作法，在某艺术家的眼光里，它是所謂“純”政治的、“純”经济的問題。）

事实上，从上面这篇草略的文章里，我們已經不难找出很多主题，它們都是当前紧急的无产阶级問題。可是还没有人想去碰它。——例如，拿反苏干涉來說吧，这一行动目前已經发展到这样激烈的程度，而在我們之間却没有一篇作品去反映它。又例如，由于我們把反战活动必須是紧紧抓住工厂农村內的日常的、革命的实践这一定义理解得过于片面，所以我們沒有想到應該去写那几乎在全“滿洲”风起云涌的游击战争、以及在戰場上种种的反战的現象，就仿佛它們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辯証法里本来講得很清楚的：对待事物要抓住它的全体。当然，如果片面地去描写游击战争和在戰場上出現的反战現象，那就又很容易犯同

样的、相反的一面的錯誤。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綏拉菲摩維支的“鉄流”等作品，就有这一方面的缺点。

我們應該在軍隊里建立文学小組，有計劃地在里面設立通訊員这样作，可以（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把他們的斗争活生生地反映到我們的活动面上来。再有一个方式：就是在工厂、农村中，以由戰場归来的士兵为中心，举行“打听战争会”，这样作，也能得到和上面相同的效果。（这两个提案，同盟組織部應該把它交到文学小組商討执行。）

对付法西斯，也可以采取同样的作法。到現在为止我們不但沒有写出在工厂、农村里工农日常生活、革命实践之間法西斯所作的活动，而由于我們受到片面地理解事物的束縛，以致根本沒有描写上述的法西斯在政治場面的种种动态的打算。

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掌握，應該說是我們創作活动当前的紧急任务了。就拿最近农村來說，革命的情緒高涨，而已經表面化了。而我們追不上现实，在“农民文学”問題上存在着停滞不前的落后現象，这完全由来自于我們沒有看到当前具体情势的关系。要知道，在这个分野，我們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或者把广大农民送进法西斯陣营，或者把他們拉到我們的队伍里来。在当前这一阶段我們的行动确实是落后了。这当然也是由于对我国的农业問題评价过低，从而把我国的“资本主义革命”理解得不彻底的关系。当前我們迫切地需要对这个問題有明确的認識和掌握它。

讓我再举一个例。到現在为止，我們对于“公判斗争”的火力实在不够。只是最近的“文学新聞”上多少提到了它；鈴木清同志写了“监房細胞”和“我們才是判决人！”等文章。而我們的机关杂志依然无所事事；一直存在的一个問題，公审旁听“記者

团”的組織也沒有具体化。……而在这期間，我們的对公审斗争的意义却越来越重大了。法西斯居然肆无忌惮地喊出了对我們的先鋒“毋庸审判，格杀无論”。所以当前我所能說的是，在现实当中对公审斗争的意义时刻在变化着，更重要的是，不論我們对“战争和法西斯”战斗，还是进行公审斗争，或者是对“暴力压制”斗争，以及为了公然召开“文联中央協議会”而斗争——所有这些，决不是东一个西一个并列的問題，实际上它們都是政治經濟主要的一环，即是跟“战争和法西斯”結合在一起而从屬於它的。換句話說，即是战争和法西斯本身在各个方面上的表現。这就是为什么我們为了具体掌握对公审斗争的意义，除了努力設法使自己正确地認識現下的政治經濟情势外，沒有別的办法。可是假若公审斗争的意义实际上是这样的話，我們要是不从这一点上来写公审斗争，那我們不是“落后于现实”又是什么呢。进一步說，在这种情形下，我們所写的只是“概念化的”公审斗争。所以为了克服“落后”，唯一的办法是把所有一切联系到具体的政治經濟的形势，联系到从这里面必然发生的具体的阶级实践的任务上才行。

第二个理由，为了使我們能够正确地領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必須正确地掌握现实的政治、經濟情势。

應該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文学运动的方針决不是从文学运动本身的內部自然发生的。它是把现实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况用列宁的方法分析而总结出来的。（虽然对于某艺术家來說，这似乎是沒有必要的“純”政治、“純”經濟的东西）——換句話說；文学运动的方針是根据阶级斗争的实践任务而規定出来的。（实践任务由于正确認識现实政治而灵活掌握）因为实践任务也就是規定文学运动的方針（总路綫）的基础。

当我们写作品的时候，以上所述的法则也可以适用。又例如（以上也稍稍提到过）我们的文学运动在“一九三二年”的反战日应该如何斗争的问题，如果不首先掌握了战争和法西斯现实所处的阶段也是不可能作出规划的。再有我们去年以“文学小组”为基点而重新编成组织的事，以及我们提出了“创作方法”的“根据”何在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化运动的方向是根据什么决定出来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化运动最近遭受到空前的弹压。而它必须在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客观形势下开展各种活动。在这个时期，为了我们能够正确地推进整个运动，我们特别提出“明确地掌握政治的要求”。基于这个理由，我写了这篇短文。

## 附 言

关联以上的问题，我本来打算提出下面几个问题，现在我只在这里提一个头。

在我们阵营内部，站在政治立场上处理各种问题（即是从政治上来对它们加以评价，从政治观点来看它们），实在作得很不够。这完全是我们对于所谓“纯”政治掌握得不够的反映。

关于这一现象，在前号的卷头言中，曾经批判过对“大会”、“五一”、“暴力压制”等处理不当，以及对暴力压制的斗争作得不够的一些问题。——可是现在在我们同盟内，还有一些想法存在着。例如：“处理这次大会的善后工作和整顿暴力压制造成的局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等搞完这一档子事再开小组的会吧。”或者是：“一会儿什么暴力压制，一会儿又开文联中央协议会，搞什么救援活动，跟着又是什么对公审斗争……象这样搞法，只弄



得人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要末就是：“現在刚好一心一意地在搞着文联中央協議会的事，半路里突然又讓我們搞对牺牲者的家族慰問会，弄得互相牵制，一样也搞不好……”

我們在这里先不去逐一地去反駁这些見解（受到暴力压制后在我們之間，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抱有这种普遍性的見解）；可是只要和现实相对照，就可以知道，把这些问题作为“这个”“那个”而并列地提出来是錯誤的。——例如，为了召开文联中央協議会，我們事先先开一个小组会，那就自然而然地会把重点放在暴力压制的问题上。而我們为了正确地作反对暴力压制的斗争，对于由这产生的战争，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各种救援活动（包括家族慰問会）等等将必然地被提到議程前面来。由此可見，一系列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并列的东西，而宛如一根线的各段一样，是无法区分的。它不是“使人忙得要死，弄得无从下手”而实际上是非常統一的东西。因为在现实当中，它們本不是不同的事物。——可見，对政治掌握得不明确，則使我們同志在行动上散架子，对于哪一个斗争都曖昧不明，它产生破坏我們整个运动的可怕的效果。

讓我再大略講一講另一个問題。

上面提到，有的同志錯誤地說：“中央協議会的工作已經忙得不可开交，家族慰問会的任务又半路里(1)插进来了，結果一样也搞不好。”在这里，讓我来反問一下，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嗎？我們知道的事实是，自从我們同盟的中央部成立了“救援委员会”以来，我們的同志接二连三地被夺走，残留下的家族每天吃飯都成問題，可是委员会一次會議也沒召开；对救援金的募集也沒有积极进行；一回东西也沒給牺牲者送，也沒有去和他們見面，

或者是訪問他們的家族。真不知道“忙得不可開交”從何說起。要說忙得不可開交，那在別的部門倒是實情，事實上，同盟書記局的人——那也僅限於一兩個成員——倒確實忙得不可開交，幾乎快散架子了。這是因為該活動的部門沒有干活，才形成這種情況。事情就是這樣的；果真這樣的話，我倒真不明白，救援委員會究竟有什麼必要還獨樹一幟地存在下去？再說書記局也不對。它的任務本來是應該對這一些機關及其所屬的成員的活動經常予以注意，隨時點檢，而統轄同盟全體的活動的。而它對類似救援委員會的完全停滯狀態（當然不僅限於救援委員會）不聞不問。只是手忙腳亂，東抓一把西抓一把，忙碌得要死。我認為這是不可原諒的、極度非政治的態度；而這種處理工作的方法却頑強地存在於我們各種活動之中。

由於上述各種經驗，我們得到教訓，首先要叫各機關把各種問題明確地分一下工，並注意到它們的認真執行與否；最後對其後果要“不顧情面地”在公開場所（例如機關雜誌、快報，以及各種集會）對責任者進行批評。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八·一”，我們必須從明確的政治方針出發來點檢我們的各個機關和它們的活動，不得松懈。

1932, 6, 15.



書 信

譯文根据青木文庫本“小林多喜二全  
集”第十一卷“書簡集”(1954年)譯出。



## 五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

致田口瀧子<sup>①</sup>

“由于有黑暗，才有光。”

而且正是由黑暗里走出来的人，才真正感到光明的可贵。世界上并不是充满了幸福。正因为一方面有不幸，才在另一面有幸运。这一点请铭记在心头。所以，为了真正的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先嚐嚐苦头。

小瀧你们目前的处境很苦，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要放弃对光明的未来的追求。要忍耐，想到今天受苦是为了将来的美满生活。

我出校门还不到两年。所以没有什么钱。虽然我想早一些能把你们赎出来，可是不过是想想罢了。我上次晚上也和你谈过这事。不过我对你的爱的确是强烈无比的。请你放心，虽然看来仿佛没有多大指望，可是早晚我必定用我的爱把你救出来。当你们有悲哀痛苦的时候，请你随时想起我对你们的爱，更多地忍耐，去战胜痛苦和悲哀。

---

<sup>①</sup> 田口瀧子(生于1908年)是小林多喜二的女朋友，出身贫苦，曾为生活所迫，充当酒店女侍。

我暗地里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斋藤的人的情况，看来他是个大坏蛋。下次见面的时候咱们再详细谈谈，总之，他是个小气鬼，不可救药的家伙。小瀧你处在那样的环境里，当然有时候也得忍受一些讨厌的事，可是可绝对不要出卖灵魂。别忘了，你的灵魂那天晚上讲好了由我来妥善保管的。怎么样？要坚强啊！

我和我的伙伴都没有富余钱。有时候不是反而由你们那里借点儿吗？只要有钱，我们一定去看你，你放心吧！

你究竟该了多少钱？我愿意尽力而为之。虽然现在还没有，我总要想办法。请你告诉我那个数目，我心里好有个底。

最后，希望你千万不要悲观失望。要对咱们俩之间的爱有信心。不管怎样觉得前途无望而失掉力量也不要乱喝酒伤身体。如果心里难过，想喝大酒，就想起我，稍微忍耐一点儿，好吧？咱们一言为定！

还有对于擦擦子，也要替她着想，常常安慰安慰她。告诉她，我实在是想替她解开心里的扣儿——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苦人，只有互相安慰安慰吧。老奶奶也因为上了岁数，脾气自然古怪，这也不能怪她，望你好好体贴她。

再见，等待你的回信。

我最爱的

小瀧

## 九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五日

致田口瀧子

啄木<sup>①</sup>的短歌，那些好的，真是非常出色，但也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浏览一遍，把那些认为可做典范的选出来，在角上打了一个记号。这些打了记号的，一定要记住。每天睡觉以前记这么两三首，转天，一面做事，一面再极力暗诵。这样全部记住以后，时而吟诵起来，就会觉得短歌的韵味有如咀嚼鱿鱼一样充溢齿颊。如有读不懂的地方，请写信来，我告诉你。

短歌只要用五七五七七七个字音（共三十一一个字母）就行了，不象小说戏曲那样费时间，可以一面做事一面在脑子里作出来。只要经常地坚持下去，就可以逐渐学会。短歌也和小说一样，“创作”确实是件苦事，一个星期能够作出两首来，就算是好的了。决不要用那些华丽造作的字眼，而要用日常的口语来写，志贺直哉就是这样。这一点，你读了打上记号的那些短歌就会明白。用时髦漂亮的语彙作歌是不会好的。你作一作看，好吗？

这事做起来并不费时间，我想是可以做到的。

---

① 石川啄木(1885—1912)是日本近代杰出诗人，文艺评论家，晚年成为社会主义者。

作出短歌来，写在信里，我可以帮你修改。我虽不是歌人，但从前也曾作过歌，而且归根结蒂，短歌和小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你可以拿啄木的歌当范本，作一作看，开始的时候不妨模仿他。好，就这样吧。

再有，老不见你来信，叫人又闷又急。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同车夫和药店的人们嬉闹吗？真是可恼！

开始作歌，写成什么样都可以（象普通文章的断片那样也可以），随意作好了，不久，你就逐渐会区别出什么是歌，什么不是歌。总之，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大胆地作出歌来。

## 三八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致斋藤次郎<sup>①</sup>

你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力量。

我现在成了小樽的重要的“受警察注意的人”了。特别是在“战旗”上发表了东西以后。他们说那杂志的骨干（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是现下当局认为成问题的新党准备会的后台。他们又怀疑，我们可能在政治上和他们有关系，所以所谓“特高警察”经常和我打交道，警察光顾了舍下，威胁了我那和“佐多”的母亲同样性情的母亲。外边给我来的信件好象也时常被开封检查（你的信无妨）；每逢寄来了杂志，他们还特地跑到车站邮局去检查。到我家来的时候，每次都带个新面孔的特高警察来认一认我的脸。对我们的行动监视得颇有水泄不通之势。我的银行的职务，怕也作不长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尤其是我身上还残留着不少原有的艺术家气质），和佐多属于同一类型的我，对于这些，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不过，你也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我倒是干脆脆颇有些决断力的。而且实在多经验一些这类的事，才能

---

<sup>①</sup> 斋藤次郎是小林多喜二的朋友，1927年到东京当北海道银行东京分行的职员，志愿当画家。

把自己的纤弱的末梢神经换上列宁的所谓“铁丝神经”。可是这话不必多说了。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那篇拙作的后半，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应该说是全篇的中心思想，结果被几十行几十字地删掉了，不胜遗憾之至。只好用一种阿Q式的、但也不无道理的想法来自慰：——写得精采的地方，当然会被删掉的，删掉的地方越多，越能说明作品之出色。不难想象，那篇作品不仅是对小樽的警察，而对全国警察的打击是不轻的。里村欣三<sup>①</sup>在“文艺战线”十二月号的“文艺战线”栏非常赞赏这篇东西。这杂志十一月号本来还发表文章来对“战旗”进行了疯狂的攻击，例如：“看看‘战旗’里的小说的这付可怜相！”“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急先锋的各个方面”（平林泰子<sup>②</sup>作。——这篇东西写得不坏）而现在这敌人把最大的赞词加在我这篇东西上。看样子这东西是有了定评。（当然里村骨子里还是有利用我这篇东西来对付“战旗”的意图。）除此之外，在“战旗”的“前哨线”栏里，佐佐木孝丸<sup>③</sup>提到了它；别的一些报刊上对这篇作品注意了，有时事新报二、三号（？）上上野壮夫的文章；“经济往来”上平林初之辅<sup>④</sup>的文章；“都新闻”上神近市子<sup>⑤</sup>的文章，神近市子举出了两篇今年值得注意的作品，一个是平林泰子的“夜风”，再一个就是我这篇“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居然拿我和平林泰子来相提并论！这是值得我好好想一想的。我还没看这些报纸。“朝日新闻”和“读卖

① 里村欣三(1902—1944)是日本小说家。

② 平林泰子(生于1905年)是日本小说家。

③ 佐佐木孝丸(生于1898年)是日本剧作家、翻译家。

④ 平林初之辅(1892—1931)是日本批评家。

⑤ 神近市子(生于1888年)是日本社会评论家。



新聞”上可能也会有評論，也許不會有的。——雖說這些事現在都不去管它了，不過我自己還是感到很意外。你把這篇作品和“診療室內”、“雪橇”、“由水泥桶里出現的一封信”之類的划時代作品並列，使我感到光榮。不過，如果僅從“划時代”這意義來說，我認為正象藏原、林、山田清、上野壯、平林他們所說的那樣，我這篇東西比上述那幾篇作品更為“划時代”。

我現下抱著一年寫兩部作品的宗旨（一如你們春秋兩回的展覽會那樣）。只要能寫出象樣的東西來就不要緊。不過這也和打棒球似的，決不可能每回都擊中要害；然而我願意以它為奮鬥目標。——還有（也許我太孩子氣），“文章俱樂部”正月號如果出版了，請你看看，也許會登出什麼有意思的事兒呢。一笑。

上次和中村善策<sup>①</sup>談了些大月源二<sup>②</sup>的事，結果挺不愉快，話不投機，已經近兩個月沒去找他了；不知他近況如何，可能去東京了吧。——不過我又聽弟弟說，可能中村在本月中旬離開這裡，走的時候讓他通知我，聽說東京有府立美術展覽，去瞧瞧也好。

每天都下雪，正是沽酒賞雪的時候。北國正是陰郁的天氣。我在函館的朋友來信說：“一顆新星由地平綫上發出了光輝，東京的人們一定為之震驚。”不錯，有後勁的應該是我們北方人，只要跟以林房雄<sup>③</sup>為首的蒼白無力的南國文學比較一下，就明白了。

四號的“讀賣新聞”，勝本清一郎<sup>④</sup>也評論了我的東西；他把

① 中村善策是畫家，曾在小樽主持“小樽西洋畫研究所”。

② 大月源二是日本無產階級美術家同盟盟員。

③ 林房雄（生於1903年）是日本小說家。

④ 勝本清一郎（生於1899年）是日本評論家。

叶山、平林、黑島<sup>①</sup>都甩在一边兒了。他說我的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在“花束”十一月号上，也列举了原文的一些句子进行了評論。

我正在搞下一篇作品。估計写成一百四五十頁；現在刚刚写了三分之一。藏原和林房雄都有信来，說：“你可以完全有自信，馬上开始写下一篇作品吧，”“請把新作寄来，”等等。不过我現在却力戒自傲，希望下一篇作品将是更出色的，一如当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斯特林德貝尔格<sup>②</sup>那样，人家对他們的作品大出意外，說：“小看了他們。”——所以我更得加倍努力。坚持一年写两个作品的宗旨，一刀一拜的艺术<sup>③</sup>！

下次再詳細談吧。

武田搞电影搞得很积极，在我們的艺术研究会他还出席講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批評标准”，倒是活跃得很。

讓我效效列宁的說法：“向你握手。”

---

① 黑島传治(1898—1943)是日本小說家。

② 斯特林德貝尔格(1849—1912)是瑞典劇作家、小說家。

③ 雕刻佛象的时候，刻一刀拜一拜，表示郑重。

## 四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致藏原惟人

另寄去第二部作品。

一、这部作品里没有所谓“主人公”，没有个人传记式的主人公或类似的人物，是把劳动者的集体当做主人公的。在这意义上，我想是比“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前进了一步。

过去，虽有用短篇来写集体的，但这样大的篇幅恐怕还不曾有过，因此，在各方面都是冒险的尝试，也遭到了困难；但我想描写“集体”是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开辟的道路，这部作品如果能成为引玉之砖，那我就是幸福的。

二、当然，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中试图描写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理，在这部作品中是完全没有的。

个人性格和心理的细致描写，正在从无产阶级文学中逐渐消失。这种趋向，从无产阶级文学乃是集体的文学这一观点来看，是必然的。<sup>①</sup>但也不要因此而产生不完整的以至枯燥无味的

---

<sup>①</sup>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学反对资产阶级文学那种个人琐碎的、脱离实际的性格和心理描写，这是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学并不一般地反对个人性格和心理的描写。

东西。我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三、为使无产阶级艺术大众化，正在从各种形式上下工夫，这是重大的努力。但实际上，其结果恐怕难免有“知识分子式的”、仅只是肤浅的、卖弄小技之处，而没有从内心深处撼动现实中的劳动群众的力量。这种知识分子气味，会受到劳动者的自发的拒斥。

我认为：（1）作品，顶重要的压倒一切的，首先是属于劳动人民；（2）在这坚强的基础上贯彻大众化的原则。至于提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明朗性”、“进展速度”等等，意图是良好的，但尽管如此，总不过是摩登少年式的东西罢了。

这部作品没有摩登少年式的“明朗性”，也没有“轻快的进展速度”，同时也沒有在这意义上的肤浅的、小技的卖弄。总之，我曾尽力使它成为劳动人民的作品，但是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却是无法知道的。（“战旗”是不是特别在这方面作得不够？）

四、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是在蟹工船上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但并不着重于向读者介绍蟹工船本身的情况，因为，蟹工船实际上说明了下列问题：（1）这是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典型的剥削形式；（2）除东京、大阪等大工业城市外，目前日本工人有百分之八十处于这种状况；（3）通过它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种国际关系、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真相。

五、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是“没有组织的工人”。——作者在掌握自己的人物上，没有把工人写成流氓，这在没有组织的工人占多数的日本，而且又是大学生式的“前卫小说”盛行的时候，恐怕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六、资本主义本来不愿把工人组织起来，但象是对这件事的讽刺，相反地又使他们组织起来（虽然是自发地产生的）。

資本主义以残酷的方式侵入落后地区、殖民地，繼續进行原始性的剝削，对官宪和軍隊，則一面用作“看門人”、“警探”、“保鏢的”，一面又苛酷地奴役他們，叫他們积极地从事为資本主义效劳的活动。

七、无产階級必須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为什么要这样了解这个问题的工人，在日本能有多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

仅仅描写軍隊内部身分上的苛酷使役，只能唤起人道主义的憤怒；而尚未接触到在它們背后左右軍隊本身的帝国主义机构、帝国主义战争的經濟基础。

帝国軍隊——財閥——国际关系——工人，对这四者必須全面地給以表现。这一点，蟹工船是最合适的舞台。

以上是想极力表达的意图。那里体现了原来的意图，表达得怎样，望給以严密的批判。如有不满之处或重大缺点，我准备再加以修改（假如还值得修改的話）。望指示。

再，“战旗”如能发表，篇幅太长，用二栏排也可，务望一次全部刊完。

上次通信以后，有許多事情想告訴您，容再詳述。

問同志們好，祝斗争胜利。

## 五五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致佐藤績<sup>①</sup>

接到又一次的来信，感甚。

关于“改造”杂志十二月号稿件事，敬悉一是。保証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寄出。請释念。

由于杂务纏身，写不出象样的作品，深感遺憾。半年頂多能写出一篇，过去的实情确乎如此。不过由現在起到十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相信总可以写出不辜負你期望的、在某种意义上使无产阶级文学得以前进半步的作品。字数請暫估計为六十頁可也。

“改造”上刊出的“由勘察加归来的漁夫的来信”删除得过多，出乎意料之外，甚感失望。我所認为重要的地方，几乎都被搞掉，不胜驚訝之至。如果在“战旗”上发表，是不会有这样情况的。（不过我觉得“删除”和在講演会上的“被迫中止講演”一样，它是可以由反面起效果的。好在无产阶级是会用他們的热情来

---

<sup>①</sup> 佐藤績是“改造”杂志的編輯。



感受理解到这些空白点的。)

总而言之，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把下一篇东西写得出色，写得强有力！

## 七五

一九三〇年二月

致田口瀧子

亲爱的小瀧！你不会明白的，我現在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写这封信；你也不会明白，我是多么遺憾：由于我心里所想的，在信上表达不出来啊！

寄来的信和小包裹收到了。对于呆在山中唯一的温泉旅里，由早晨坐到夜里一两点鐘，一心一意工作的我來說，这包裹和信給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感激和喜悅啊！工作进行得很順利，請放心。現在嘴里含着你送来的水果糖，用你送給我的自来水笔把小說告了个段落，在写这封信呢。我感到我能够用你送的东西全部完成，这种心情是难以表达的。

这里有許許多多有意思的事，以后再慢慢講給你听。

“中外日报”約我多多替他們写些象“关于宗教”一类的稿子；我現在还得拚命給“改造”杂志赶出一个长篇。东京的报纸上提到我的时候，說我是日本第一个为讀者喜爱的作家。树大招风，也出現了各式各样对我不同的看法。总而言之，各方面已經开始对我注意了。

可是，我知道这种状态不会长久下去的。过去有很多先例

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我現在已經作好了精神準備，迎接下一個物極必反的階段；即是沒有人再搭理我的階段（流行是要轉換的）。我覺得應該事先作好準備。

今天，旅館的女服務員到我的房間里來了（這裡的女服務員倒全是這種地方少有的規規矩矩的人）。我請她們吃水果糖，告訴她們這是我的在小樽的情人寄來的。她們都怪客氣地一粒一粒地吃了。我請這幾個跟你做一樣的工作、跟你一樣受苦受難的人們吃點東西，從旁邊看着，頗有些哀傷之感。想到這是你千辛萬苦賺來點錢給我買來的東西，吃起來真是甜在嘴上苦在心头。尤其是這裡的女服務員的生活和你的很相似，更叫我想起了你。她們都是每月掙五圓工資，打清早六點干到夜里十點，一會兒也不休息。——我希望小瀧你能變得小氣一點，別把那來之不易的錢花在我的身上。

現在爐子已經快滅了，我想去睡了。

我寫的“蟹工船”賣了一萬五千冊。你替我高興吧！“不在地主”計劃發行九千冊。看了“蟹工船”的美國共產黨的人們和蘇聯駐美國領事，從那遙遠的地方給“戰旗”社寫信來了，說向日本的小林問好。

我今年將在“大阪朝日”、“讀賣新聞”、“改造”二月號、“周刊朝日”第一季度上面發表文章；另外在“戰旗”二月號上將有我的小說，“戰旗”三月號上有“銀行講話”。

· 據說“蟹工船”在札幌的維新堂和富貴堂賣了三百冊。小樽的丸文書店出了一個廣告牌，兩三天內就賣了一百冊。你替我高興吧。現在只等“改造”的四月號上登出了我的長篇，我就算是卸下了個沉重的担子。——這是和你的鼓勵分不開的。我一定得寫出象樣的東西！

你信里說，最近一直在想念着我，難怪我心里一點兒也不感到寂寞。

(中略)

再談吧。保重身體，尽可能多讀書。再見。

此致

親愛的小瀧

## 八一

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

致村山箒子

笔太不好，字写得很糟。——承你多次给我往里头送东西，十分感谢。我每次收到了东西总要想，通过给我送东西的人，感到在他背后有许许多多的同志。这个感情对于孤零零生活着的我是一种莫大的力量，那种高兴也不是外边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可以说真象喷涌的泉水一样的欢喜。这次送进来的书，都是在外头的时候绝对没有机会读的、而又是绝对有必要读的一些东西。因为在外边，总是过于倾向看那些马上跟实际行动有直接关联的东西。我将早些把它们读完，还给你，请再转给别的同志。还有，别人看过的书，也请费神转给我。“世界风俗大全书”也希望能转下一阅。经济书据说到高桥龟吉所写的那种程度的还可以送进来。我目前在读大内兵卫的“财政学大纲”和“经济学人”。“那普”的同志们可能不大了解，而我现在却十分痛感我们应该更多地浏览这一类的书籍。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写过：“我们为了粉碎敌阶级的理论，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敌人所收集的材料。”所以我认为，“战旗”等杂志，有必要迅速地利用敌阶级的著名的书刊杂志如“大王”、“经济学人”等等；用他的

釘子砸他的眼兒，會有想象不到的效果的。——所以這方面的書，如果手頭方便也請送進幾本，例如白柳秀湖、山寶宗文的東西。藝術方面的，我想趁這個機會讀讀托爾斯泰的東西（“復活”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東西（“白痴”、“惡魔”）巴爾扎克的東西（“鄉下醫生”“歐也妮·葛朗台”及其他）以及“菲利浦<sup>①</sup>全集”。最近以極大的興奮讀了狄更斯的“双城記”。當我讀這類作品的時候（托爾斯泰的作品也是一樣）總是感到自己寫的所有的東西，都沒脫出小學生作文的領域。（我從前常常和立野也談到過。）——現在我呆在裏頭，覺得如果能在外面多寫一個時期，下次本來是可以寫出傑作來的。我覺得非常遺憾。可是又一想，外邊的同志們一定能夠搞得更好，所以又感到滿足了。

知義兄身體好吧？我們雖然一起呆在裏邊，可是因為幾乎見不着面，彼此之間倒不如外邊的同志知道一些消息呢。請向他替我問好。我身體很不錯。下決心要比呆在這裏的哪一位伙伴的身體都好。雖然我長得挺瘦，不過倒象天生能抗得住這類事情似的。在裏邊的我們一定注意保持自己的健康，希望你們在外邊也互相勉勵，鼓起精神。對片岡太太處，以及中野那裏希望常常和他們來往。看上去不關緊要，實際上是很緊要的。這次我到東京來，特別感到：——也許是由于地方太大——被遺留的家族得到的照顧很不够。在鄉下，象小樽這種地方這類事情就少。盼你保重身體。我給“戰旗”社也寫信了。想象得出，事情越來越繁重，困難也日益增加，不過請帶信給他們，請他們不要松懈，奮鬥到最後。我是第一次來東京。呆在監房裏想象着東京的秋天呢。便中請來信。

---

① 菲利浦(1874—1909)是法國小說家。



## 八七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

致斋藤次郎

一直給你添了很多麻煩，可能影响了你的工作了吧？到这儿头已經四十天了。如果打六月二十四日起算就有一百天了。人們常常咒詛那酷热的季节，可是当它随着时光消逝之后，又不免对它感到怀恋了。科学画报上，有一篇“秋天的天空为什么那样蓝？”的文章。可是我觉得，更成問題的是：打監獄的窗子望出去的天空为什么那样蓝？这种蓝色，要不是在里边住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你有通过紅色的砖头眺望蓝天的經驗嗎？或者你有越过綠色的树叶之間，眺望一小块被局限了的空間的經驗嗎？一般作画的法則，都把这一小部分塗得比外边的广大空間更要蓝一些。这种繪画技巧，我想可能是由实地經驗得来的。我現在每天坐在这里，从那扇高高的、区划出来的厚实紅色砖头的窗里，眺望着蓝如秋水的清澄的天空，心里就想这类事情。秋到人間，使我怀念当年作画的事情，感慨无量。

由鈴子的来信中，得悉你母亲去世的消息。那样一位好母亲，已經不可能再看見她了，想想怪难受的。你父亲大概也很伤心吧？你父亲失掉了你母亲，恐怕要失去他的一半特色。因为我老是觉得，你父亲的存在好象是透过你母亲这样一个三棱鏡的存在。你觉得我这看法怎么样？——不过，当我听到这个噩耗，

当时愕然震惊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然想到,設身处地,假如这事在这时候发生在我身上該怎么样?尤其我进到这里来,曾經有过这种想头,所以这件事給我的冲击很不輕。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孝子。我但願我打这里出去的时候,母亲仍然身体健康,我确信如此;只要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形,我就觉得头发都要急白了。那是多么不幸啊!我母亲的比一般人都要弱,这更叫我十分担心。

你回小樽去了一趟,應該快一点多告訴我一些关于小樽的各方面有意思的消息。我想朋友們你都見到了吧?我离开那里虽然还不到半年,可是总觉得各方面都仿佛起了巨大的变化似的。蒔田近况如何?我想往他自己的家給他通信大概沒有什么问题,但不知道他的住址,便中盼見告。我往小樽倒給武田写了信。新机械派第二号出来了沒有?武田可能娶了媳妇,安居乐业了吧?听说伊藤也到这边来了,还在作游民,我觉得他的才能應該安置到适当的崗位上去;可能这里的人对他不了解。如果你有机会能見到原正野君,請你把这事向他提一提。不过如果伊藤君另有打算,那就不必了。

听舍弟說,府上家口众多,現在又多出来个他,經濟方面一定是不得了。舍弟既然到这兒来了,我想总得讓他搞搞工作。起碼找个安身之处。我已經向各处写信托人了。往小樽的家里也提了这件事。眼前还得麻煩你一个阶段,不过希望你关于生活必需費用,还是尽量从舍弟那里要。这是經濟問題,絕對不要客气。否則你这个要养育众人的土壤媽媽就要瘠瘦下去了。

請代我向土田和他妹妹問好。辻也在那里了呀?他和平澤倆都沒有什么美妙的事,真令人遺憾。如果你碰到平澤,請他給我写点附带着他拿手的詩文的信。你住得离鹿地、主野、桥本、大澤賢象近,請轉达說我很健康。

## 九三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鹿地亘<sup>①</sup>

接到你們的仿佛三个人并排拍的照片似的来信，很高兴。記得有人說过（可能是有島武郎），要过完了秋天再死，頗有同感。对于在昏暗的北海道过惯了那种一晃而过的秋天的我來說，头一次在东京过的秋天真是印象深刻。东京的秋天为期很长，清澈明亮。在这种秋天的天空下，想到了种种生活，还是有些沉不住气。不过，我現在却是一心一意地看着書，只是时时用眼睛瞟一下从小窗里照射进来的大好秋光。

从你們的愉快的来信中，得悉你們打算近期迁移到大島去。这是件很好的事，也不是沒有意义的事。

呆在这里，不免想許多事。也許你們看起来，会認為都是些有闲工夫的人的想头；可有可无的。不过在我們这里，順理成章地想这些心思，却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但願不要过于苛求。下面我就要写其中之一。

我認為，你要是能“深深了解”安东·契訶夫該有多好。当

---

<sup>①</sup> 鹿地亘(生于1903年)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

然可能你把契訶夫的作品全部讀過了，可是我還要強調我的話。比起我來，當然你更會知道，契訶夫的那種“甜美的哀愁”是由何而來的。不消說，它成為了脆弱的知識分子的無上舒適的、微妙的逃避之所，甚至是給自己安慰的東西。然而即使是這樣，當它通過契訶夫的甜美的感傷被表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就受到很大的感動。——也許你要說：誰要是有意識的感覺，正是因為他本身存在着這種要素的關係。不，希望你再聽我說下去。當然你說得對，一點錯誤的成分也沒有。不過這只是一般的論證。而現在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在你身上，這問題就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了。

我不敢說，我是你的作品的最熱心的讀者；不過我敢說，把你當作最可信賴的伙伴，我對你的作品決不是漠不關心的。——打開窗戶說亮話，簡單說來，我覺得你的作品裡頭，別的無所謂，最缺的就是契訶夫。你覺得怎樣？我願意對你說，如果你真能手不釋卷地花上兩個月的工夫，精讀一下契訶夫，那我保證你一定能寫出偉大的作品。

不過，必須是不折不扣的兩個月。

現在我就是這樣，挨着個兒在想我的各位伙伴，同時也在想他們的作品的事（我自己的作品那又是另一個問題）。這是無上的樂事。

讓我再說一件事。我對於英吉<sup>①</sup>兄最近所採取的“方向”比任何人都感到莫大的喜悅。因為，它是極其困難的工作，而且必須要人去搞的。不過，當我想到那令人想念的英吉兄的時候，覺得儘管他的方向“正確”，可是却不免感到很大的危險。我是這樣想的：為什麼英吉兄近來的作品出現了叫勞動大眾難以親近的

---

<sup>①</sup> 指橋木英吉（生於1898年），日本小說家。

傾向呢？——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這樣想，別人也是這樣說的。假如他現在還寫那種象“嫁妝一樣親切的、叫礦山工人讀了，會有十分切身之感的、願意緊緊抱在懷里的、帶感傷味道的東西，又有什么不好呢？可是最近英吉的作品已經不再是那樣的了。我認為，當我們寫一篇作品的時候，除了思想性有必要百分之百純正，還應該要求在這基礎上添肉，就是添上激發讀者心理上、感情上共鳴的東西。

因為如果欠缺了後者，那么就勿寧請工會工作的諸先生代勞了。他們會把事情完成得更出色。

賢明的英吉兄聽到了我上述的說法，也許會說，多喜二對於藝術是外行。這毫無關係。只要他能了解，我是多么希望他的藝術真正能夠成為真正優秀的東西，那就成了。——不過，東拉西扯寫了不少了。

我精神好極了。到這裡以後知道了不少各方面的事情；更令我高興的是，在這裡發現了對我來說是新的作家，那就是狄更斯和巴爾扎克。現在我正在讀巴爾扎克的作品，深受感動。我覺得它簡直象分解複雜的高次式的代數，真是有分量的作品啊！就此擱筆。

握手！

## 九八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四日

致田边耕一郎<sup>①</sup>

我本来早就应该给你写信。每次当我怀念你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居然到巢鸭监狱里来探望我的那份友情。这事实深深地震动了。现在我手里拿着你写来的信，再一次地对你的友情感到衷心的喜悦。

你们大家大概在天高气爽的秋天天空下全身浴着阳光、迈开大步走来走去吧。当我由这儿的长长的小铁窗里，看到那同一的天空的极小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总是这样想。其实我大多数的时间还是闷着头看书，时时用眼睛横扫一下那天空罢了。常常有人来探望我，我照例要贪婪地瞧着他的脸，因为他们都有一张吸收了足够的太阳光的脸。当我出去运动的时候，我总是和向日葵似的，抬起脸来对着太阳。我急速地解开衬衣的纽扣，把青色的胸膛坦露开来。近来我发现了一桩非常伤心的事，就是我觉得我的眼睛变得越来越不能忍受太阳光线了。我反复地使自己能正视强烈的太阳；可是，比起以前的我，我是那样地越来越

---

<sup>①</sup> 田边耕一郎是日本作家。



怕晃眼睛了。

昨天(十一月三日)晌午，他們給我們唱留聲機听了。還給了兩個小豆包和涼糕。據說這裡有時候有這種事兒的。在這種時候，仿佛居然能引起了某種和平的心境。如果你真想叫在這裡呆着的我高興，那你知道有一種非常容易的辦法嗎？那就是，花上你喝茶用的五分鐘時間，或者和什麼人討論有關大眾化問題的十分鐘的時間，給我寫一張明信片就可以了。你知道嗎？你費五分鐘寫的東西，我在這裡會把它反來復去地讀上一個星期。在這裡我又知道了不少事兒。這事我也寫給別人了；我重新讀了武者小路<sup>①</sup>的作品，對於這個象唐·吉訶德一樣逐漸沒落的作家，多少給予了重新的估價。我覺得驚奇的是：這個作家居然能夠如此坦率地（有時候也是胡來一通）、素朴地掌握住自己。——我想，如果在咱們陣營里，也出現了這樣坦率地、把素朴恬淡地表現出來的作家，那該如何？對於托爾斯泰的新的評價，逐步為人們所公認了；我覺得，這件事告訴了我們：隨隨便便人云亦云地把某個作家簡簡單單地給否定掉的作法是要不得的。

在這里面看書是要受到種種限制的。於是我到這裡來以後，倒是可以仔仔細細地讀“經濟學人”以及資產階級的各种統計，這事使我很高興。我敢說，我真夠得上專心致志地讀它們了。過去我曾經聽說過，從前有一位音樂家，經常在家庭裏瞧着樂譜，怡然自得其樂；他要是去音樂會聽人家演奏，就覺得由樂譜里得來不易的最高的完整美妙的自得其樂的境界會遭到破壞。閑言少叙，却說我自己也是永不厭倦地瞧着那類似數字羅列的統計表，自得其樂呢——它們使我不時自言自語，不時若有所悟，不時深思

---

<sup>①</sup> 武者小路實篤(生于1885年)是日本小說家、戲劇家。

熟慮。……我深信，今后頂頂关心这方面事物的人應該是我們。咱們的老爸爸伊里奇不是教导咱們，用敌人的材料来对付敌人是最有效的办法嗎？

在这里托尔斯泰簡直讀不下去。几个短篇还勉强可以。我在这里也讀了安德烈·紀德，讀的是他的“窄門”、“背德者”、“田园交响乐”。这几篇东西常常是显得高不可攀，而常常令人感到膩煩，令人想起沒有味道的雕刻品。托尔斯泰好比是一个迟鈍的鎊子，對我們橫冲直撞；而紀德却象一个尖銳的小刀，使我們的肚子感到刺痛。——住在东京的銳气十足的青年，可能不喜欢托尔斯泰。

我在这里又接触到一些新的作家：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不过刚刚开始，他們已經使我震惊不已。不管我自尊心有多强，可恨的是他們叫我覺悟到过去我不是在写小說而仅仅是搞作文練習罢了。巴尔扎克有时候过于饒舌，硬充行家地追逐趣味，可是不断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你讀过“欧也妮·葛朗台”嗎？只要告訴你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翻譯过它，別的就不必說了。还有“貝姨”——不过我還沒讀完呢。狄更斯的“双城記”如果你還沒有讀过，我劝你一定要讀。——当然这作品有着某些不正确的部分，可是尽管如此，我覺得既然可以說托尔斯泰的是优秀作品，凭什么不可以說狄更斯的也是呢？

(中略)

你看，我这三分邮票用得够本吧？献給了你这么长一封信。如見到武田麟太郎請讓他給我来信。等待回音。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八日

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办事处

記得在幼年时代，修学旅行的那一天。我醒得很早。——正象小时候那样，这个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老早就醒了。关于这一天的事，我不能一一奉告，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天作家同盟给我送进来的饭盒给我带来了无上的喜悦。尤其令我感动的是，里边装的不是白饭，而是红豆饭！我忍住了泪水，细嚼慢咽，把它们彻底装进了肚皮。

当天连我弟弟都给我送进来红色的苹果和柿子，田边君也给我送进了红色的苹果和柿子；在那前一天，鹿地亘君也给我送来了红苹果，你们看，有多巧！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应时应景，我真是欢喜和幸福极了。

我们来到这里已经有八十天了。在这期间，我已经写了六十封信。按理说，关在这里头本来不会有有那么多可写的东西。就拿每天生活在自由天地里、经常能碰到新鲜事物的人怕也写不出这样多的信来吧。可是我不断地在写着写着，一则是为了总可以和“活着的社会”有联系，更大的原因是：希望能得到外界人的多多的来信。希望一封信能换来三四封才好。（捡便宜思想！）我

是多么渴望着由你们那里得到“东西”啊。你们用五分钟写的一张明信片，可以使我在这里足足高兴上一个星期。

我对别人也写过，自从到这里来以后，我读了不少书。在我的脑子是充满了物价指数、按比例上升的米价、先验的论理学、鲁·高尔皮尤兹，瓦尔塔·古皮尤斯，同业公会、采邑……还装进了一大堆什么班田制、德政、印度地图、美拉尼西亚群岛、电水，另外还有狄更斯、巴尔扎克、“大王”杂志，把“心的日月”和“欧也妮·葛朗台”搞到一起，契诃夫和柄政先生混淆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真是令人吃惊。也许是因为我闷着头看书的关系。夜里尽做梦。近来外边是月夜。可是，可悲的是，单身监房的电灯比月光还暗，装在窗户里边的玻璃上，映着月光照射的铁格栅的影子。我不愿意夜里读书，可是夜越来越长，我就不知道这样漫长的时间该干什么好了。每次出外运动的时候，总觉得（但愿它仅是心理作用）眼睛越来越怕见阳光了。这事相当使我的心情黯然。东京的秋天对我是第一次，我看到了它的美，呆在里边仍然觉得出的。秋天对这个地方并不见外，这事令我欣喜。我那遥远的北方的故乡已经开始下起冰凉的雨了吧。我仿佛真看见镇上的人们象老头儿似的弯着腰在灰色的天空下走来走去。我是多么爱我的故乡啊。起先我觉得真奇怪，东京的天空总是有那样多的飞机在飞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喊叫着，站下来看它。在我们家乡，只要天上有一架飞机飞，大人小孩都打房子里跑出来仰望高高的天空，真是愉快的、令人怀恋的故乡啊！在那里，有一家茶馆，是流亡的白俄开的。他们诅咒十一月的头一个星期五。两个年轻的女人，常常唱一段俄罗斯民谣给我们听。在那里，他们把红茶倒在杯子里端来。下雪的夜晚，围着火爐喝红茶，倒是挺有味道的。冬天快来了，我

就象候鳥一樣，沉不住氣。

在這裡，好幾年以來，我頭一次踏踏實實地讀了各式各樣外國作家的作品。現在我才知道，過去曾經揚揚得意、吵吵嚷嚷說我寫了小說，實際上頂多不過是寫了些小學作文罷了。這事一方面使我悲傷，另一方面增加了我的勇氣。我希望當我們打這裡出去的時候，能看到我們的文學事業已經由諸位的努力提高到令我們望塵莫及的程度。你們就只當跟我們一樣損失了兩三年，而多加一把勁吧，我想我這話並不是紙上空談，要實行起來。

上面寫了連篇廢話，你們讀了會覺得厭倦吧。你們一定會原諒被關在這裡的我。反過來，我倒要求你們，一定得給我來些永遠充滿了新鮮的、有活力的東西的信而使我喜悅。從這裡和諸位握手。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致志賀直哉

久疏音問之后，这第一封信是从监狱寄給您的。我怎样来到这兒，是不准奉告的，但大致的情形您可以猜想得到。

我在这里有机会讀了武者小路的“那一个男人”（这里讀書是有限制的）。其中，常常有您出場，在这种地方讀到这样的作品，益增遐思，于是想到給您写信，可是突然又想到也許会給您增加麻煩，而打消了这种念头。昨天接到“讀卖新聞”記者（一个叫作河边的人）寄来的信，其中写到和您会面的时候，您曾經提起过我的事情。一种突然沸騰起来的心情，使我提笔写这封信。在这兒，写信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不知道如何說才好。这正是好象貪婪地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似的心情。

分別之后，有很多事情想講給您听。可是，說真的，我以为这些事情对您來說是不会引起什么兴趣的。我在今年三月末离开东京，五月末和我們的伙伴到关西去作講演<sup>①</sup>。我准备在預定的講演結束之后，一定去拜訪您一次。可是就在这时候，被大阪

---

① 1930年小林多喜二为保卫“战旗”到京都、大阪、松阪进行流动講演，在大阪被捕。



警察署系留了半个多月，原来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六月末被解回东京，从那时候起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外面的天日。

我在这里精神很好。跟外面的人所想的相反，这里有时候甚至给人一种和平的感觉。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一星期洗两次澡是没有过的事。在这里不仅能洗到两次澡，而且还让我们洗令人身心一爽的蒸气浴。一个星期还给刮一次脸。至于运动，也可以在围成扇形的混凝土墙壁中间，在蓝天之下跑跑。有时候还能听留声机，唱片是浪花节<sup>①</sup>和“萤火虫之光”<sup>②</sup>之类。在单身监房里，偶尔听到这些和我们儿时记忆分不开的歌曲，会得到奇妙的感动。

我到现在为止写过五、六篇作品。我想您大概都没有看过。这些作品，在写作当时，我虽然都曾全力以赴，但我知道它们还只是一些粗糙的、陈腐的、浅薄的作品。来到这里，有了许多独自思考的时间，我越发清楚地感觉到了这点。而且，我忽然发现自己有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半职业作家的堕落趋势里面。这是很可怕的。我现在甚至觉得，这次事件似乎偶然地给了处于这种堕落趋势的我以煞车的机会，这点，可以说是值得非常高兴的。我什么时候能从这里出去，还不知道，但出去之后，我一定要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来。

我在去年十一月辞退了小樽银行的工作<sup>③</sup>（是被辞退的）。这以后的短短的一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过去的十年更有巨大的意义。

今天是十二月十三日。东京已是冬天了吧。但是，我怎么

① 浪花节是日本的一种曲艺。

② “萤火虫之光”是日本小学生唱的歌。

③ 小林多喜二在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曾入小樽银行做职员。

也不能想象不下雪的冬天。从我所离开的北国寄来的信息說，那兒已經下了一場暴风雪。可是，这里的太阳却是这样明亮！仿佛北海道的春天或十月似的。我从火車窗子里两次看到过奈良<sup>①</sup>，同厉风号泣的北海道相比，好象看盆景山水似的，使我感到温暖。那兒冬天也下雪嗎？

我从这里出去之后，一定去拜訪您一次，我在愉快地等待着这一天。

这里常有飞机飞行。我們一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象孩子似地跑到窗下看天。

写得拉拉杂杂。因为是第一封信，心里光是着急，而笔却不如人意。下次我想我大概可以写出非常有趣的事情来。

那么，下次再写吧。信弄得很脏，請原諒。

---

<sup>①</sup> 奈良是日本的著名城市。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村山箒子

承你每次給我往獄里送東西，十分感謝。在這種地方居然能吃到香腸，真是意想不到，使我高興萬分，吃得非常香。我弟弟這次到獄中來看我，他告訴我，給我送進來的書籍都是你一手辦理的，使我十分過意不去。我弟弟照理說是不太忙的，以後這事交他去辦好了。至於我由里边寫信所要的書，不過僅僅是我的希望，隨便哪一位如果手頭有它，就給我送進來看，千萬不要特地去買，那樣作可是吃不消的。還有，聽說立野和中野的身體不大好，不知道病到什麼程度，真是叫人挂念。村山君身體不錯吧？至於我自己，還是照例地一個人在這裡精神挺足的，如果你聽說，我每天早晨全脫光了，來打掃單身監房，你要吃驚吧？今天早晨，我到外頭去運動的時候，看見霜都下滿了。杉木板的房頂白花花地閃閃放光，看上去象用白鉛板鋪的似的。這陣子可能要數今天早晨頂冷了吧。可是如果說這就是東京的冬天，那對我說來簡直跟鬧着玩兒一樣。

我讀完了布蘭第斯<sup>①</sup>的“十九世紀文學思潮”中的“移民文

---

① 布蘭第斯(1842—1927)是丹麥的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曾在俄國游歷，著有“俄國印象記”。

学”这一卷。这本书就是开头有些生硬，读起来有些费劲，可是读了下去，倒是非常有意思。不过，我所以能够以极大的兴趣读了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同时，还正在读普希金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而这两个作品，正是活生生地表现了布兰第斯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

你听说我进这里来以后，才头一次读了普希金的作品，也许会惊讶的吧？契诃夫对于“奥涅金”和那里面出现的达吉雅娜非常赞赏。据译者介绍，普希金曾费了十年工夫写了这本书，看作品上的日期也是这样，可是自始至终都是一气呵成，情节紧凑，使读者十分觉得有趣。这个作品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同样，描画了十九世纪初期在欧洲风行一时的拜伦主义（令人想到今天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一个典型。（披着哈洛德<sup>①</sup>外衣的莫斯科人！）

读莱蒙托夫的作品我想起来了，好象在俄国，克鲁泡特金<sup>②</sup>，屠格涅夫以及布兰第斯之间有这样一种争论：究竟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哪一个更优秀？结论大致是：作为诗人来说，普希金占上风；而就这两篇代表作来说，莱蒙托夫稍胜一筹。——然而使我真正高兴的，并不在于这一点，而是这个国家的优秀作家的“见识”。我对于写些零七八碎东西的自己已经觉得讨厌了。所谓零七八碎，并不是指分量而言，如果那样的话，这两篇作品都是三百页左右的东西。我的真意是说：请问这些作品都是怎样来写“什么事情”？我们常常挂在嘴边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应该扬弃那些偶然性的、非本质的东西。可是当我们实际作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使人眼花缭乱的几百

① 哈洛德是拜伦的长诗“查洛德·哈洛德游记”里的主人公。

② 克鲁泡特金(1842—1921)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万个现象的时候（可以局限于仅仅发生在无产阶级内部的事物），我们是否依照上述的马克思主义常识而进行了选择呢？我认为，当我们没有很好地作到这点的时候，那就尽管写了几百页、几千页的作品，到头来不过是些“零七八碎”的东西罢了；内容尽是些非本质的东西，那就写上一百万页也是一样。可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他俩由俄国的几百万现象之中（当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一些现象），巧妙地扬弃了偶然性的非本质的事物，而抓住了真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普希金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乔林。可是在日本，还没有人写出具有奥涅金、达吉雅娜、毕乔林这样有意义的人物。

我的话说得有些绕脖子。我想你会了解我的真意何在的。总之，在上述的意义上，我觉得它们对于今后我将写的作品倾向给与了一个重大的典型。（虽然，说老实话，在其他方面，这两部作品并没有使我感动得五体投地；例如“当代英雄”我念着有些沉闷，“奥涅金”则给人一种单薄、甜腻腻、甚至卑俗的感觉。）不晓得说多少遍了；在这里看的每一本书都叫我佩服到极点。因之也就发现自己写的东西的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可能有它好的一面，但也包含着一些危险的意义。现在的我，象鱼离了水，关在厚实的钢筋水泥之间了，失掉了真正的批判取舍的能力。所以见到一本书就认为是好东西。我想，将来出去以后，应该把在这里读过的东西在脑子里好好儿整理一番，该甩掉的甩掉，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就保留下来。反正，你瞧吧，当我打这儿出去的时候，一定带着当宝贝似的五花八门的東西滿載而歸的。

对于诗，我不理解。尤其是简直不会分辨诗和小說的区别。你听着觉得惊奇吧？每逢我一读诗，我就会常常碰到多年前只

听到过一次的、躲在“汉和辞典”的冷僻角落的生字；或者令我覺得：它象一个有着滿柜子从来沒有穿过的衣服的女人。可是我讀了叶賽宁<sup>①</sup>的两三首詩。这又是多么素朴易懂的詩啊！写得“深入人心”。它沒有那种难解的、象好修飾装扮的女子似的修辭。可是当我讀着这样的詩的时候，我更分辨不出詩和小說的区别了。我唯一能够認出詩和小說的区别，是当我在难涩地讀着日本无产阶级写的詩的时候。

外間世界寒冷得不得了吧？听说在小樽有一家七口集体自杀的事。我好象看到了腊月的寒风象刀割一样。都说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可惜这话仅适用于季节气候，在其他事情上，这话还是应用不上，真是令人悲伤啊。可别当我是叫苦。下次再談吧。山田清三郎近况如何？記得西田伊策君住得离你很近。見到了他請替我捎好。你的喉嚨要注意好好保养。

---

<sup>①</sup> 叶賽宁(1895—1925)是俄国詩人。



# 一一七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日

致中野重治<sup>①</sup>

昨天（一月十日）弟弟来看我，得悉你身体很好。不过，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們在过年的时候，过分地不顧周围环境地乱玩乱鬧，那可不大好。我在里边，呆在单身监房里謹謹慎慎地剥着橘子皮讀着書过年；时常想起了你們在外头那样做又是羡慕，又是嫉妒。說实在的，我把两条腿用毯子包得暖暖和和的，吃着橘子，含着水果糖，从早到晚讀書过日子，这种被强加在身上的悠閑，倒令人感到名符其实的小市民式的无上的舒适愉快。自从你出獄那天，我就觉得，听了一件事就應該知道一百件、甚至一千件事。从小樽——我留在后边的北国的家乡——来的信中說，有个工人家庭一家七口人集体自杀了。在北国，正是风雪交加、水管上冻的时候。我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乘汽車去法院的那天，看守指給我說，这就是东京岁暮的街。我觉得那曾經走过几次的街，拿北国來說，完全是五月的情景。

北国的十二月，水冻成冰，鉄沾手。冷得就象用刀来割工人

---

<sup>①</sup> 中野重治(生于1902年)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

的脊背一样。——而我却在这里无忧无虑地坐着讀書！

你是知道的，这里边并不象外边的人想象的那样不得了；可是你不知道，并不是經常如此。上次信里記得我也提到过，每逢我心里难过，精神不宁的时候，我就想，在这同一个地方隔着多少栋房子，你和村山也呆在跟我这间一样的屋子里，跟我一样踱来踱去，讀着一样的書。只要这样一想，我就能够沉住气，好好看書了，就好象是准备升学考試的人到什么温泉旅館来温功課似的。也許你从来沒有这样想过？可是自从你和村山君出獄之后，这个舒适不过的温泉旅館現在对于我成了挂着蜘蛛网的空房子了。我成了被遺留下的俊寬<sup>①</sup>那么悲惨。也許你从我这个感情里会发现危险的傾向吧？真是個不爭气的馬克思主义者。过年以来这五六天，使我感到象一个月那样长，那样不好过。——你看我这个不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固然我在精神旺盛这一点上現在也并不輸于任何人。——我現在正在讀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四五天前偶然看到文中 admit to bail（准予保释）一句話，乐得我象个孩子；可是过两三天又碰到 detain me（拘留我）这句話，我又垂头丧气了。你笑我嗎？且慢！也許我有意想不到的骨气的呢，你可能笑錯了人。听说美国的什么大王（記不起是卡乃基还是福特了）要雇用日本人的时候，还指名要东北地方的人呢，一笑。正月里，这里下了两三次雪，等于讓我看了北国的电视。沒有雪的冬天、新年、圣诞节，对我說来是不可想象的，可是看这兒下的那丁点兒雪，却又感到不象真东西。今天是个少有的晴朗天气，可是冷得很。想拿起笔来写东西，簡直伸不出手，不仅这样，脑袋瓜兒都冻得要发疯。我本

---

① 見第一卷第95頁注一。

来想把你沒有能在这里經驗到的新年写得有趣一些的，可是因为太冷，沒法子办。假如你問我，呆在阴暗的单身监房里，听除夕的鐘声是什么滋味的話，我只能散文式地回答你：什么也沒听见。我們在三十一号晚上，和同志們交換了一九三〇年最后一次互相問好，然后睡下了。（你应该知道的，我們也是怀着深深的感情和同志們互相問好。）

于是，眼睛睜开的时候，另一个年又来到了。

我打小时候起，就一点兒也沒有关于新年的回忆。因为我那时期傲慢得根本就沒有把过新年当作一回事兒。可是沒想到，現在在这里，却和世上的一般人那样，屈膝折腰地迎新岁，把过新年的意識銘刻在心中，和小川平吉<sup>①</sup>那样（这么說你就明白了）过了年。就象有人拿給了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看似的，我怀着奇异的感觉度过了今年的新年。在这里啃的硬年糕，却也比我以前在任何地方吃过的都要好吃。——不論什么东西，如果一天只能吃上很少的一点点兒，那它就是珍贵好的东西。你今年过年的时候，喝咖啡，或者吸上几根烟，噴云吐霧的时候，曾經想到过在里面的这个老友嗎？我有过这样一次事兒：审讯完了的时候，書記員由怀里取出一个小盒，我茫然地瞅見，他打里边拿出一个小小的粉笔一样的东西，塞到嘴里去了。当时我一怔，心想这是什么玩艺兒？过会兒才想到那原来是紙烟。这事兒后来連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可是当时我脑子就沒有轉过弯兒来，于是想，外部世界上原来还有叫作香烟的这种东西呢。——我想，你現在可能大模大样兒随随便便地抽着这玩艺兒呢吧？我真有点觉得怪可恨的了。我去法院的中途，对于电車、新宿的三越百

<sup>①</sup> 小川平吉(1869—1942)是日本反动政治家，曾任铁道部大臣因贪污案入狱。

貨店，和那個時代錯誤的議會都沒有感到驚訝；只是覺得，從來也沒有發現過，走在街上的女人們都是那樣美麗，那樣多……我不明白，為什麼過去我從同一條街上走過的時候，沒有見過那么多、那麼美麗的女人。也許你和正野君會笑我。我後來甚至覺得，可能我一路上光看女人來着。你是知道的，冬天早晨出庭，手銬銬在兩腕上冰冰涼。我就把襯衫的袖口反過來，讓他們把手銬銬在那上邊。走在半路，前邊的車挨個兒停了下來，我們的汽車也停到一個舖子前頭了。舖子裏的人，看到了坐在車裏的我，皺着眉頭走進去了。我想可能他是看見了我的手銬才進去的，我就把手縮回去；跟着另外一個出來，瞧着我的臉，作出“真可憐！”的表情又進去了。隨着又出來一個，也作了同樣的舉動。我覺得很奇怪，這才忽然發現，原來我把手銬藏了起來，可是不知不覺地把胸前的號碼整個兒露出來了。過後，獄卒和我都放聲大笑。——寫了這些事，越寫越冷。就此打住吧。

前天，收到了毛衣。我白天穿夾袄，夜里再穿它。

我的腦袋生得形狀不佳，而且又大，那件毛衣的領子好容易才套得進去；在這種場合，大的不能兼小的。沒有辦法，我穿着那毛衣，披着棉袍兒，把毯子包住兩條腿，每天晚上專心致志地讀着“大衛·科波菲爾”。過年的時候隔着高高的窗子可以看見月亮。古人贊美星月，他們的确很聰明，我這個笨人最近也領悟到，我和我那留在北國的老母親在同一時刻能看到的同一樣東西，不也就只有月亮星星嗎？因此，打那以後我就深深愛上月亮了。

渴望着你的來信。多告訴我一些消息吧！讓我全心全意地握你的手！

## 一二〇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

致壺井榮<sup>①</sup>

收到你送进来的橘子、羊羹、苹果，非常高兴，可是我一边吃着，一边却不禁想，壺井繁治<sup>②</sup>君离开家之后，你们是怎样为了每天的生活操心。上次弟弟来看我的时候，他跟我讲，听说立野君的太太生活很困难。不过，奇怪的是，虽然大家都是这样，却都是精神焕发，真是叫我们瞧着高兴。我想，你也一定是和别位一样精神旺盛吧。于是，我一这样想，自己也就放了心，吃起收到的那些东西来也就香甜了。

记得有一次从講演会回来的路上我们曾经碰到一起。我本来是个乡下人，那一回也无忧无虑地说过一些无忧无虑的话。可是作个无忧无虑的乡下人有时候却也有好处，比方说，现在我呆在里面，就和你们在外边的想象恰恰相反：无忧无虑地看着书呢。记得那次，您的小孩也在在一起的。现在他好吧？不觉得寂寞吗？现在我刚刚吃完了饭，还接着往下看书。在这里，吃饭这件事，对我们却有很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和钟表一样告诉我们时刻（其实打我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塔上的大钟），更重要

---

① 壺井榮(生于1900年)是日本进步小说家。

② 壺井繁治(生于1898年)是日本进步诗人，壺井榮的爱人。



的是，它可以“縮短”我們的時間。這是真的。還有“大王”那份雜誌也給我們帶來喜悅。（壺井君讀不讀這雜誌？）我是這裏的“大王”雜誌的每月固定的讀者。這雜誌在十月初就出十一月份，到了一月的四五號它就出二月份的。這個雜誌仿佛是為了我們而把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往前推進。——也許你會覺得可笑，為什麼我們把這枝葉末節的小事這麼當真。說實在的，在這裏呆着的我們這些人為什麼會變得這樣孩子氣呢？

我到這裏來以後，已經不止幾百次地洗飯碗，用抹布擦我的單身監房。早晨寒冷的时候，自己的手給凉水一冰，才意識到習慣成自然，每天不知不覺干着這事兒的自己。不過現在我這些事都干得相當熟練了。等我出去後，我要熟練地洗碗、使抹布給人看看，好使他大吃一驚。有時候，我也作作針綫活兒，不過這個可不象洗碗干得那樣漂亮，就象拉提琴似的，大概這輩子我是沒指望把它學好了。我用笨拙的手勢運着針，現在我已經放棄這一行了。所以我的內衣綻縫了只好隨它去，手伸進去隨便碰上個洞洞就可以伸出來。所以從現在起，我覺得會縫衣服的女人是值得尊敬的。裁縫的確可以說是一種藝術。

這封信不知道中斷了幾回。剛剛又有友人來看我。他們都象是在太陽下自由自在地活動，臉上帶來了充分吸收了陽光的神態，我是多麼貪婪地凝視着它們啊，覺得這比什麼都強。我在裏頭，本來自以為精神旺盛，還引為自豪。可是看到了打外邊來的棕色的臉蛋，我就不由得自愧不如了。這真是遺憾得很。在外邊，雖說是一月天氣，可是太陽暖和和地照在紅色磚頭上，使我覺不出來這是冬天。這種天氣，拿到北國去，那就是五月、十月的上好的天氣了。可是我現在象這樣回到房子里來，在這小小的、兩平方公尺的單身監房里，裸露的水泥發出冷氣，象頂



大的吸墨紙似的夺走了我們的本來就不多的体温。

去年年末，我打汽車里看到了東京的街，看到街上還是那麼多人，吓了一跳。自己不在路上跑，就徑自認為街上的人會少起來，這就是我的主觀的想法。看來我們的別的一些想法也都是屬於這類的。

你現在是到社里上班嗎？我又好象聽說有些麻煩事，你現在不去作了。說實在的，你可別嫌我絮煩，我實在為你每天的生活擔心。我自己雖然看來仿佛逍遙自在，實際上身子坐在这里，心里還是惦記着年老的母親、上學校的妹妹、到東京來學音樂的弟弟、給親戚領了去的女孩子……的生活。因為除了我工作以外，他們都是一分錢收入也沒有的。有這種情況的當然不僅是我一個人。不過這種想法在这里影響不好，所以我就吹着口哨，仿佛在銀座遊逛似的在單身監房里轉悠；或者敲敲牆壁來轉移我的思路。

寫得十分拉雜。好在我想你們也不會指望打這個洋灰修建的象牙之塔里得到什麼有趣的信的。所以只有請你們原諒了。再談。祝各位健康。

## 一三八

一九三二年三月上旬

致若林艳子<sup>①</sup>

信和“苏联之友”画报都一并从家人那里收到了。谢谢。那以后，小说写出来了嗎？你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熟悉农民的实际生活，如果再在理論方面用用功，是可以写出关于农民的小说来的。从妇女立場可以写的事情很多，而且女作家中写农村題材的人现在还很少。希望你努力一番写出一篇优秀作品来。谷本清<sup>②</sup>的“关于艺术的創作方法的感想”中“論階級分析”那一段，有必要重讀一次。

我对于农村，只知道“北海道”那种特殊的地方，所以很不利，现在还没有勇气去碰內地农村的題材。“沼尻村”<sup>③</sup>在杂志上登出以后，讀給母亲听，她說有不真实的地方。“誰讀了都馬上会知道那是假的。你千万不要写假东西。”仿佛我犯了什么大罪似的，被她厉顏厉色地这么一說，真叫我有點难堪哩。（当然，母亲所說的不真实的地方，是指其中农民的生活細节，我想你也会馬上看出来的；无产階級小說在这些細节上也絕不能简单地

① 若林艳子是当时的一位有志于文学的青年。

② 谷本清是藏原惟人从事地下工作时所用笔名之一。

③ “沼尻村”是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之一，完成于1932年。

馬虎了事，這一點的重要性我是承認的。)因此，作家想寫一篇作品的時候，最理想的是能夠到生活中去仔細調查一番，但在我來說，現在却已經很難作到這一點了。

你為了健康也好，為了再一次好好看一下農村也好，再回到農村住上兩三個月如何？可能的話，還應該找一個什麼關係去看看工廠。我從現在到同盟大會召開以前都很忙，在不自由的环境里進行工作，費時加倍，而事情進展不大，把身子分成幾半也不夠用。

因此，我想暫時是不会有見面機會的，小說寫好了，就送到家里來吧。

## 一四八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

致小林三吾<sup>①</sup>

不少日子未通音訊了。

今年热得出奇，母亲住在那間西晒的屋子里該有多么不好过，甚为惦念。我住的这間六鋪席的屋子<sup>②</sup>也滿是太阳，竟比去年夏天在监房里还热得难受。不过，我很平安，事情也作得很好，請放心。虽然老想什么时候去看看你，可是不是沒有錢（光是往返車費就需要一块錢），就是沒有時間，終于沒有作到。我最近跟小瀧会面，总好象談不出什么似的。虽然去的时候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想說。——然而还是想見她。

过两三天，我就可以結束一件工作。我想月末以前一定找那么一天，坐下来从从容容地談談。

附信寄上的錢，請把它当作我的贈礼（我是象爱护生命一样爱护錢的，要知道，有时候，我光靠淹茄子过上三天的呀！）用它把我們那在盛暑之下艰苦度日的母亲带到凉爽的地方去玩上一天吧。

望保重身体！

---

① 小林三吾是小林多喜二的胞弟。

② 小林从事地下工作时在东京广布新网町的住处。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小林多喜二选集 第三卷

作者 = 舒畅 李克异等译

页数 = 282

SS号 = 10938270

出版日期 = 1959年04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党生活者 & 李克异译 适夷校

短篇小说 & 舒畅译

回家过节

小点心铺

腊月

父亲病危

杀人的狗

贴在墙上的照片

单身监房

信

糖球斗争

母亲们

创伤

爸爸回来

评论 & 舒畅译

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

年谱

我的方针书

墙头小说和“短”短篇小说

小说写作法

我推荐的书和想读的书

写给北海道同志的信

“组织活动”和“创作方法”的辩证法

把我们的文章写得更简单更切实些

关于“必须明确地掌握政治”的问题

书信

五 致田口泷子 & 舒畅译

九 致田口泷子 & 申非译

三八 致斋藤次郎 & 舒畅译

四四 致藏原惟人 & 申非译

五五 致佐藤绩 & 舒畅译

七五 致田口泷子 & 舒畅译

八一 致村山筹子 & 舒畅译

八七 致斋藤次郎 & 舒畅译

九三 致鹿地亘 & 舒畅译

九八 致田边耕一郎 & 舒畅译

一 一 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办事处 & 舒畅译

一一一 致志贺直哉 & 刘仲平译

一一二 致村山筹子 & 舒畅译

一一七 致中野重治 & 舒畅译

一二 致壶井荣 & 舒畅译

一三八 致若林艳子 & 刘仲平译



一四八 致小林三吾 & 刘仲平译